經典價200
推廣價
99元

聖哲四傳3

蘇格拉底

以生命換取眞理的哲學家

南風◎著

勁草叢書
晨星

聖哲四傳 3

蘇格拉底

南　風⊙著

晨星出版

你們若殺了我，就很難再找到像我這樣的人。容我用粗鄙的口語來說，我是神賜給這個城邦的牛虻。牛因肥大而懶惰、遲鈍，需要牛虻的刺激；神把我賜予你們，讓我隨時催促你們前行，喚醒你們、苦勸你們、苛責你們。而你們卻像一個沉睡中突然被喚醒的人那樣，大感憤怒、惱火，恨不得立刻置我於死地。從此，你們的餘生就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

——蘇格拉底

目次

第一章
1. 哲人之死……10
2. 逃亡的道德……17
3. 靈魂不朽說……23
4. 伯里克利的時代……28
5. 伯羅奔尼撒戰爭……36
6. 民主政治理想……40
7. 著名的演說……46
8. 聖哲誕生……54
第二章
9. 石匠與接生婆……56
10. 未必貧窮……58

11. 幼少年時代 59
12. 青年的追求與夢想 62
13. 美少年阿爾西巴德 64
14. 同性之愛 66
15. 相貌奇醜生活簡樸 68
16. 神靈的聲息 76

第三章

17. 探究自然宇宙 82
18. 誰比我更聰明 88
19. 接受使命 94
20. 戰場上的回憶 96
21. 妻子詹蒂斐 100
22. 雅典的指責 105
23. 荒謬的控訴 112

24. 告發者的詭計 116

第四章

25. 聖哲辯白 120
26. 最後的判決 128
27. 最後的辯白 129
28. 神授的思想 132
29. 倫理學 137
30. 知識論 140
31. 詭辯家 143
32. 修辭學 148
33. 高材生柏拉圖 151
34. 小蘇格拉底派 153
35. 歸去來兮 156

附錄

拍拉圖《理想國》節選 158

第一章

1・哲人之死

公元前三九九年春末，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宣判死刑。執刑的日子延擱了一個月，蘇格拉底有足夠的時間逃亡，他的朋友克利多曾一再勸他遠走他方，但是他不爲所動，毅然遵守法律，面對死神。

夜幕漸漸低垂，死亡的腳步一步步向蘇格拉底逼近。克利多問他：「你還有什麼事要交待嗎？關於你的孩子或其他的事，我們都願意爲你效力。」

蘇格拉底回答道：「沒有了。只希望你們能照我平常所說的去做，好好照顧自己。你們若能好好照顧自己，就等於是幫助了我和我的子孫。可是，如果你們不善待自己，不遵從我剛才及以往所講過的道理，那麼不論你們現在多麼鄭重地答應我，都是無濟於事。」

克利多道：「我們一定會努力去做的。那麼我們該如何埋葬你呢？」蘇格拉底不失以往的風度回答：「隨你們便好了，只要你們抬得動我（因蘇氏身體肥胖，肚皮很大，所以這麼說），不讓我滑落到地上就行。你們要埋的不過是

我的身體，愛怎麼埋就怎麼埋吧！只要你們內心眞正感覺到我還存在，沒有離開你們，那麼就用你們所想的方式埋葬我吧！」蘇格拉底說完這話後微微一笑，環顧著身旁的人。

他接著又說：「各位！克利多不瞭解現在的我就是蘇格拉底，反倒認爲不久後看到的屍體才是我，所以才會問出要如何埋葬我的話。我服毒後，就必須告別你們到另一個國度去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剛才談了很久，這一方面是希望能使你們鎮定下來，另一方面也是在安慰我自己。但是，我們的談話似乎對克利多發生不了作用。我懇求你們去向克利多擔保，向他保證，我死後不會留在這裡，會到離這兒很遠的樂園去。如此一來，他的心情必能平靜；他看到我的肉體被焚化或埋葬時，哀慟或許可以減少，因爲他不會再覺得那對我是種虐待；同時，埋葬屍體時，他不至於說：『埋葬的是蘇格拉底。』克利多啊！你必須將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根除，以免傷害了心靈。你應該鼓足勇氣說：『埋葬的只是蘇格拉底的肉體。』至於如何埋葬，我想，按照一般風俗去做就行了。」

說完之後，在獄吏還沒有帶著那致命的毒藥進來之前，蘇格拉底就站了起

來，進入另一間房間洗澡沐浴。克利多和其他人都留在外面，並將蘇格拉底告訴過他們的事情，提出來互相討論，再一次地回想、思慮，也對於以往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哀嘆。大家都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好像一群將失去父親的孤兒，必須面對著寂寞而現實的人生。

蘇格拉底沐浴後出來，他的妻子詹蒂斐帶著一個大的和兩個都還年幼的兒子來與他做最後訣別。蘇格拉底在克利多與家人面前，將他所渴望的事，交待了之後，便讓女人和孩子們先回去，自己又回到大家中間。此時天快黑了，他坐了下來，便不再多講話。

一個刑吏官走到蘇格拉底的身旁說：「蘇格拉底，你和其他的囚犯實在不同。當我要他們服毒時，他們不是對我生氣就是詛咒我，而你卻從來沒有埋怨過我。自從你來到這裡，我已經瞭解你是這牢獄裡所有的人當中，最高尚、最溫和也最偉大的人物，這也是我現在才相信的。你是個明理的人，你知道這種事的負責者不是我，所以也不必生我的氣。想必你也知道，我現在想對你說些什麼，我請你保重，也請你把這無法改變的事，用輕鬆的心情忍耐下來。」

那人說完後，就流著淚離去。

蘇格拉底對著那人的背影說道：「你也保重，我會照著你的話去做。」然後他才向大家說：「那個人多麼親切啊！他一有空，就會來跟我說說話，現在再也難找到這種人了！我由衷的感激他。克利多，我們要照他的話做。請你叫他們拿毒藥來好嗎？如果還沒有準備好，就叫他們趕快準備。」

克利多說：「可是，蘇格拉底，太陽仍照耀山頂，還未西沉呢！同時我也知道，其他人在接到行刑的通知後，都拖延一段時間才服毒。他們會吃許多豐盛的菜，盡情歡樂，然後才死。所以您不要那麼著急，還有時間呢！」

「克利多，那些人若如你所說的那樣，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爲他們認爲這麼做對他們有益，但是，我不那樣做也是有理由的，我覺得延遲服毒的時間，對我也是沒有用的。如果到了這種時候，還依依不捨，只是憑添了一些自嘲罷了！因此照我所交待你的那樣做吧，不要執拗了。」

至此，克利多只好用目光暗示站在一旁的侍童，那位少年就走到外面去，一會兒又回來，並帶著一個捧了毒藥杯的獄吏進來，毒藥已經放入杯子裡，隨時可以喝下。蘇格拉底看到這個人就說：「請你告訴我，我該怎麼做。」那獄吏說：「你喝下這杯毒藥後，只要一直走，如果感覺雙腳相當沉重，就躺下

來，那麼毒藥就會生效的。」說完，就將毒藥杯交給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接過了杯子，鎮定得像往常一樣。然後他看看那個人，並問他：「我可不可以從杯子裡取一點獻給神呢？」那人回答：「我們所準備的分量剛剛好。」蘇格拉底說：「我只不過想向神禱告而已，禱告我從這兒到另一個世界，能夠平安幸福！」說完，用手沾了一點灑在地上，作為對神的獻祭，然後，舉起杯子，一口氣喝了下去。

剛開始大部分的人都壓抑著自己的情緒，使自己不致哭出來；此刻看到這樣一位父親般的人物喝下毒液之後，實在無法再抑制自己的眼淚，因而痛哭起來。如果說他們不該為失去蘇格拉底的肉體而哭泣，那麼就是因為自己的不幸而哭泣。克利多最抑制不住眼淚，因而站起來。早已哭紅了眼的阿波羅多勒斯，現在更是發出嗚嗚的痛哭聲，哭得非常激動，全部在場的人都彷彿感到世界末日到了，嚎啕之聲響徹牢房。蘇格拉底顯得有些不快。

他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眞令人受不了！我之所以不讓女人和孩子們待在這裡，就是害怕如此喧囂。我一向對你們說，男人應該要平靜地了結他的一生，所以你們應該鎮定下來，更要堅強。」

聽完這番話，大家覺得很不好意思，立時抑制了眼淚。一股涼氣開始從蘇格拉底的腳底往上蔓延，涼氣通過的地方也就沒了知覺。大家看著他，漸漸地發覺他的腳沉重起來。拿毒液來的那個獄吏，要他躺下來，用手摸摸他，並檢查他的腳踝，用力壓他的腳踝說：「覺不覺得痛？」蘇格拉底說：「不！」那人又按按他的膝蓋，並且告訴大家，蘇格拉底的身體已慢慢在僵硬，沒有知覺了。那人重覆再摸一次說：「如果僵冷到達心臟時，人也就死了。」

獄吏在他那頗具特色的臉上蒙上一塊布。涼氣漸漸到達他的腹部，他那帶著某種命運感的死亡就要如期而至。這時他突然把自己臉上的布揭開，有如想起什麼大事般的對克利多說了一生中最後一句話：「克利多呀，我還欠了阿斯克里皮爾斯（醫學之神）一隻雄鷄，請別忘了幫我還他！」（按古代希臘習慣，一個人在被醫生治好一場病之後，應當送醫生一隻公鷄作為答謝。）蘇格拉底大概是在受審判刑之前不久看過病，而未及送禮即受刑。

克利多回答說：「好的，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呢？」蘇格拉底已無法回答，一會兒，他的身子痙攣的動了一下，便安然的死去了。那個獄吏馬上將蓋布拿開，人們發現蘇格拉底的眼神雖已失去了光彩，眼睛卻還是睜開的。

這就是蘇格拉底臨終時的情景，詳情記載在柏拉圖所著《對話錄》中的〈斐多〉篇。從這樣一個場面，我們不難想像蘇格拉底所具有的獨特魅力，顯然具有某種聖人、殉道者的特質。

2・逃亡的道德

蘇格拉底與克利多年齡相仿，兩人是老朋友。克利多曾力勸蘇格拉底逃亡，並且爲他做了周詳的謀策——

那天的黎明時分，在牢獄中等待行刑的蘇格拉底被偷偷溜進來牢房的克利多喚醒。克利多帶來一個消息，雖然不是蘇格拉底馬上就要被處死，卻也令人摒住了呼吸。

克利多對蘇格拉底說：「前往提諾斯島奉獻祭品的船，今天就要回來了！」

原來，雅典人每年都有用船滿載貢物，獻給提諾斯島上的阿波羅神的習慣。這種習俗源起於托爾休斯的誓言：許久以前，一條載著托爾休斯和少男少女的船，在前往庫拉島的途中遇難，他發誓道：「我們要是能被救起，我每年都會奉上祭品給阿波羅神。」後來，他們果眞被救起，這個允諾也就作爲一種風俗如此沿襲下來。一直到蘇格拉底的時代，雅典人仍愼重地遵循這個習俗以紀念這件事，因而在這艘祭品船從出港至歸航的期間，一律不准執行死刑。

也有時，這艘船會因遇到暴風雨，延後返歸。但是，克利多確實聽說它今天將從提諾斯島回來。如果消息屬實，蘇格拉底只能再活一天，第二天就將被處刑了。

克利多對獄卒略施小惠，冒險踏入了蘇格拉底牢房中，來告訴他船就要回來的消息，沒想到蘇格拉底卻無動於衷，一點也不覺意外。

他剛做了一個夢，夢裡有位秀麗嫻雅的女人對他說：「蘇格拉底啊！你將在第三天，前往天堂般豐饒幸福的弗塔雅（phthia）。」（弗塔雅一語，出自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原意表示歸故鄉，此處意指人生歸宿。）

克利多聽完蘇格拉底所描述的夢境後：說道：「這個夢眞奇特！可是，我最敬愛的蘇格拉底啊，請你聽我的話，趁現在還來得及，趕緊逃走吧！如果你眞的死了，我不但失去一位良友，更會蒙上不白之冤。不瞭解我和你的人，會以爲我將金錢看得比朋友重要，不願意花錢救你出來。天下最可恥的事，莫過於重財富而輕朋友；世人必然不相信我曾經盡力勸你逃亡，而你卻輕易的拒絕我。」

蘇格拉底聽了克利多的話後說道：「親愛的克利多，我們何必顧慮一般人

的想法呢？只有賢者的意見值得我們尊重。」

「您說的不錯，但是，大衆的意見、社會的輿論，還是不能忽略的。如今你被審判，就是最好的例證，足可證明，任何被衆人詆毀的人，不僅會有小禍害，還會蒙受極大的冤屈。」

蘇格拉底聽了克利多的這一番話後，頗不以爲然，他說：「克利多！我倒很願意看到衆人的力量能造成大惡。因爲群衆若能製造大禍害，必然也有能力做大善事，這不是很好嗎？可是事實不然，大衆既不能使人成爲賢者，也無力使人成爲愚者，他們所做的事，全都是偶然造成的。」

雅典的巴特農神殿—西元前450年。

克利多雖然沒法反駁這個論點，但仍繼續對蘇格拉底說：「你不要擔心我和其他的朋友，你若能逃走，其他的我都打點好了。雖然我們會被告發，但頂多損失些錢財罷了。為了救你，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請接受我的哀求，逃走吧！」

蘇格拉底確實考慮過逃跑後朋友的安危，但他想到的還不僅這些，他認為自己應該依公理、正義而行，不能被輿論左右。克利多仍然絞盡腦汁、費盡口舌想說服蘇格拉底，他繼續說道：「其實，你不必為我們擔心，那些獄卒所要求的費用並不高；告發你的人胃口也不大，不需花很多錢，就能滿足他們。只要能救你出去，花多少錢都無所謂，我相信我有這份能力。如果你不希望我破財，常來看你的外國朋友，也很願意解囊相助。塞凡的希米亞斯，已準備了一大筆錢，專為幫助你；另外柯美斯等人，也都已準備了一些錢。所以，請你不要為錢財的事操心。至於逃走後的去處，你更不用擔心，到處都有朋友歡迎你，如果你有意到塞桑尼亞，那兒也有我認識的朋友，他們都很仰慕你、敬重你，你一定能在那兒過得很愉快的！」

克利多思索了一會兒又說：「我不認為你所做的事是正確的。你明明可以

自救，爲什麼不自救呢？你犧牲自己就等於落入控告你的人的圈套。爲了毀滅你，他們千方百計地設下陷阱，你這樣豈不成了幫凶嗎？而且人們會認爲你不顧自己的孩子，你原本可以養育他們，但你卻決定捨棄他們，對他們未來的命運置之不顧，今後，他們就像孤兒一樣。你應該知道，如果不打算撫育子女，就不應該生育，你如今的作爲等於是捨難就易，不是勇者的作法！你曾公開說過，要奉獻生命於追求道德涵養的境界，所以，你更不應該如此做。」

蘇格拉底靜靜的聽著，沒有答腔，克利多又口沫橫飛的繼續說道：「關於這件事的發展，我和你其他的朋友一定會被人批評成膽小、無能。本來，人們告發你的這件事不循法律途徑就可解決，但事情的演變卻令人意想不到，你不但被帶上法庭，甚至被判死刑。仔細思量這次事件的演變，眞令人哭笑不得！世人一定會以爲我們懈怠懦弱，我們本可救你，你也可以自救，但卻讓機會一一錯過。這對你或我們來說，都是不名譽又不幸的事。蘇格拉底啊！請你好好想想吧！」

克利多表情憂戚，顯得非常無奈。忽然，他又若有所悟的說：「其實現在根本沒什麼考慮的必要了，因爲方法只有一個——今天夜裡就必須採取行動，

如果動作不夠迅速就會失敗。蘇格拉底啊！請照我的話做，不要再猶豫了！」

蘇格拉底很感激克利多的熱心，但仍未改變不願逃亡的初衷。在蘇格拉底的道德觀裡，脫逃不是正當的行爲，好友的勸告，使他的心情更沉重，因爲，內心發出的聲音告訴他逃亡不是正確的舉動，而好友的美意又令他不忍拂逆。

任何一件事都必須用道德來衡量，力求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無論遭遇什麼樣的打擊，都不可改變信念，這是蘇格拉底的信條。他不願因脫逃而破壞了他一生所遵行的原則，他只能對克利多說：「在沒有發現比現在更好的辦法之前，我不能聽你的話、照你的意思去做，請原諒我。」

蘇格拉底甚至說：「即使衆人使用比現在更殘酷的手段，如禁錮、沒收財產、殺戮等，我仍然不願逃走。」

人類永遠的師表，影響歐洲思想界幾千年的蘇格拉底，他似乎肩負有獻身眞理和正義的神聖使命，這使命禁止他接受逃亡之類流俗的社會風氣，他勇敢地面對了死亡，他的死亡正是他生命最光榮的頂點。他是一位眞正的哲學烈士。

3·靈魂不朽説

處決蘇格拉底服毒酒的那天早上，他的朋友、弟子、親戚及其當地的人，都聚集在監獄外。

唯獨他最偉大的弟子——柏拉圖，因當天生病未能前來，然而柏拉圖在蘇格拉底行刑後，與數位蘇格拉底的好友，聽取了目擊者的描述。

他先前曾目睹了老師受審的場面，受到極大的刺激。蘇氏一死，他便遠離雅典，在以後幾年裡，完成了大多數對話體著作，一般被稱爲《蘇格拉底對話錄》，構成我們今天了解蘇格拉底思想言行的直接材料。另一位爲我們提供第一手材料的人叫色諾芬，公元前四〇一年，他帶著兩萬希臘人參加了居魯士爭奪波斯王位的遠征，回國後聽說老師的死訊，極其悲痛地寫下一系列的回憶，即我們現今所見的《回憶蘇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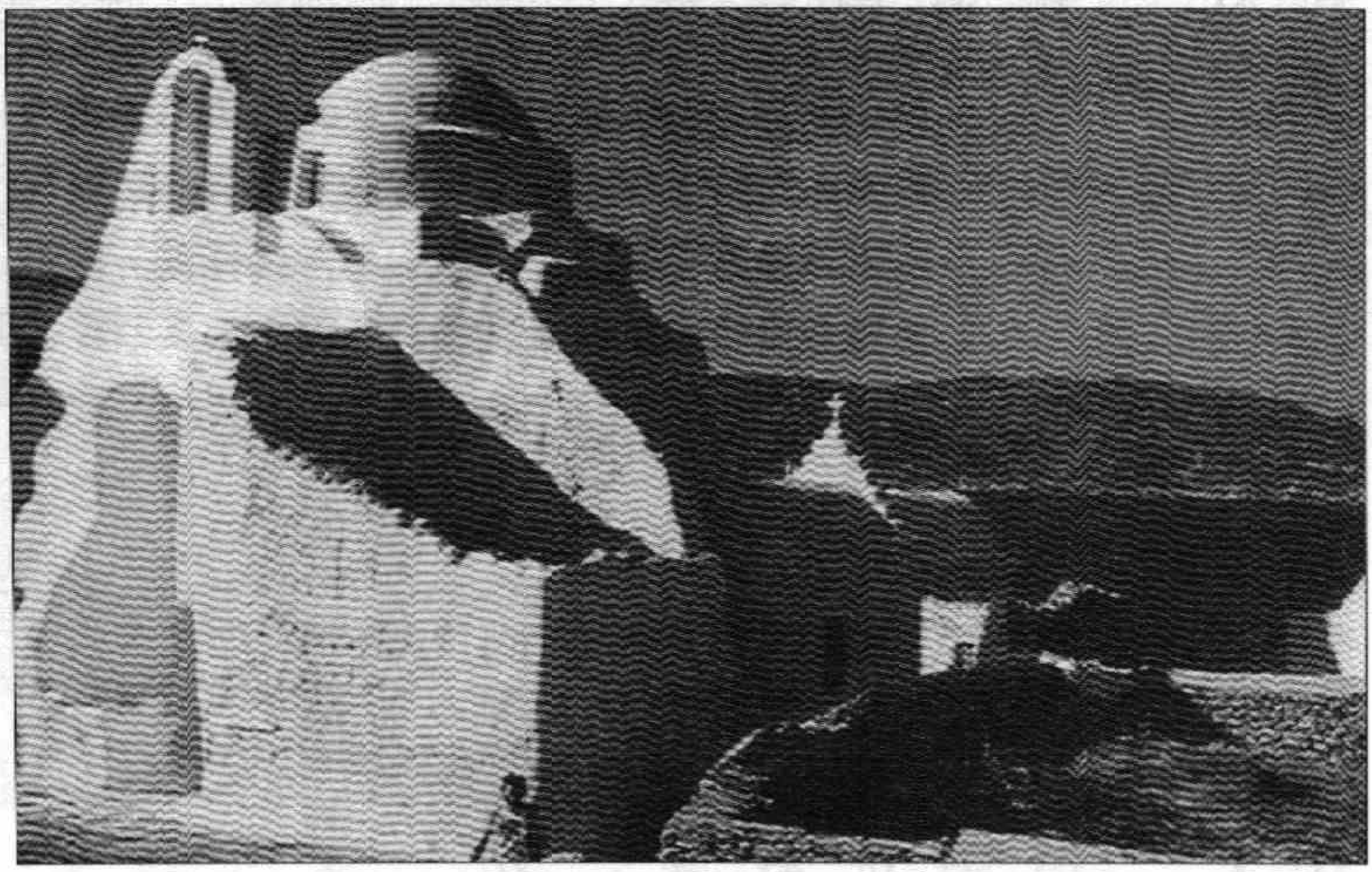
柏拉圖和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六十歲以後的學生，同時期的還有斐多等人，這些人中最優秀、最突出的無疑就是柏拉圖。傳說在柏拉圖被父親帶到蘇格拉

底那兒的前一天，蘇格拉底夢見一隻大雁落在他膝上，翅膀漸漸長大。

克利多出生在雅典的愛羅匹格，與蘇格拉底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又是一向以自己外表自豪的雅典美男子克利多普羅斯的父親。斐多是在愛利斯出生的，愛利斯是雅典的同盟國。斯巴達軍占領了斐多的故鄉（公元前四〇一年），斐多成爲俘虜，被抓到雅典當奴隸。是蘇格拉底爲他贖了身，爲此斐多對他仰慕不已。柏拉圖的名著《對話錄》中的〈斐多〉篇，就是以他爲男主角。

其它守在監獄外面的人還有：

阿波羅多勒斯，有「狂人」的綽號，他是柏拉圖《對話錄》裡的〈饗宴〉



藍天下的帕阿尼亞教會。

篇的男主角，他與安提斯西尼斯（犬儒學派創始者）較親近。

赫摩基尼斯——他的兄長卡里亞斯很富裕，赫摩基尼斯為研究哲學，追求更高的境界，花了不少錢，都是由卡里亞斯資助的。色諾芬寫蘇格拉底《回憶錄》時便從赫摩基尼斯那兒，聽到許多有關蘇格拉底的言行，作為著述資料。

亞士契尼斯——人家都說他是蘇格拉底的亞士契尼斯（與同名的雅典雄辯家不是同一個人）他年輕時相當落魄，故柏拉圖推荐他到戴奧尼索斯二世的宮廷，封他相當大的官位。

庫托西帕斯——住在雅典的帕阿尼亞，生性善良，年輕而不傲慢。他的堂兄弟美尼克西納斯，是柏拉圖《對話錄》裡〈美尼西納斯〉的男主角。

希米亞斯與塞比斯，是〈斐多〉篇中主要的兩個對話者，兩人在塞瓦（塞瓦是被意大利逐放的普洛塔高勒斯派的避難所）是普洛塔高勒斯派菲力勒斯的弟子。——但色諾芬卻把希米亞斯與塞比斯視為蘇格拉底的弟子。

艾烏庫勒斯他信奉美格拉派的學說。

特普西安與艾烏庫勒斯有交情，蘇格拉底死後，由於政治的理由，使得柏拉圖暫時住在這兩人的家裡。

蘇格拉底的這些朋友集聚在監獄外。門房來了，要他們稍候片刻，並下令未獲得允許之前，不得私自闖入。門房又對他們說：「現在正有獄吏，在蘇格拉底的獄室中，爲蘇格拉底解開鎖鏈，因爲今天一定要處死。」說完就走開了，仍將這群人留在門外。

不久，又一名獄吏出來，通知他們可以進去了，蘇格拉底鎮定地坐著，把腳彎曲，用手揉了揉，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似乎準備悠閒地談到日落。在一旁的斐多，看到即將被處死的蘇格拉底居然沒有流露出一點哀傷的表情，覺得很不可思議。

蘇格拉底能以平靜的，甚至喜悅的心情迎接死神，是有理由的。他認爲，那些恐懼死亡的人，自以爲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把死當成最大的惡運而恐懼，殊不知那也可能是最大的好運。人死後可以到達另一個世界，那裡應該是「充滿希望」的開始；他的靈魂將遷往此地，並與一切死者會合。在那兒，公正的法官維護眞理，我們也將遇見許多被不義的宣判而處死的人，大家整天交談，繼續探問誰是智者，尤其是能夠結識往聖先賢，更是幸福無窮。無論死亡的眞相如何，善人是不會遭遇惡事的，生前如此，死後亦然。

靈魂不朽——那是毫無疑問的。蘇格拉底能平靜安詳地迎接死亡，正是基於他所主張的靈魂不朽。他一生致力於哲學，爲使「靈魂致於盡善盡美」而努力。他強調要想免除對此一認識的疑惑，必須行事合乎正義，並不斷追求眞理。事實上，蘇格拉底也正是懷著不朽的希望去生活，去冒險的。因爲不朽的觀念形成「一種絕對正確的信仰，值得我們冒險爲其獻身。又因爲這種冒險壯麗無比，而且心靈的平靜也需要這些了不起的觀念。」

4·伯里克利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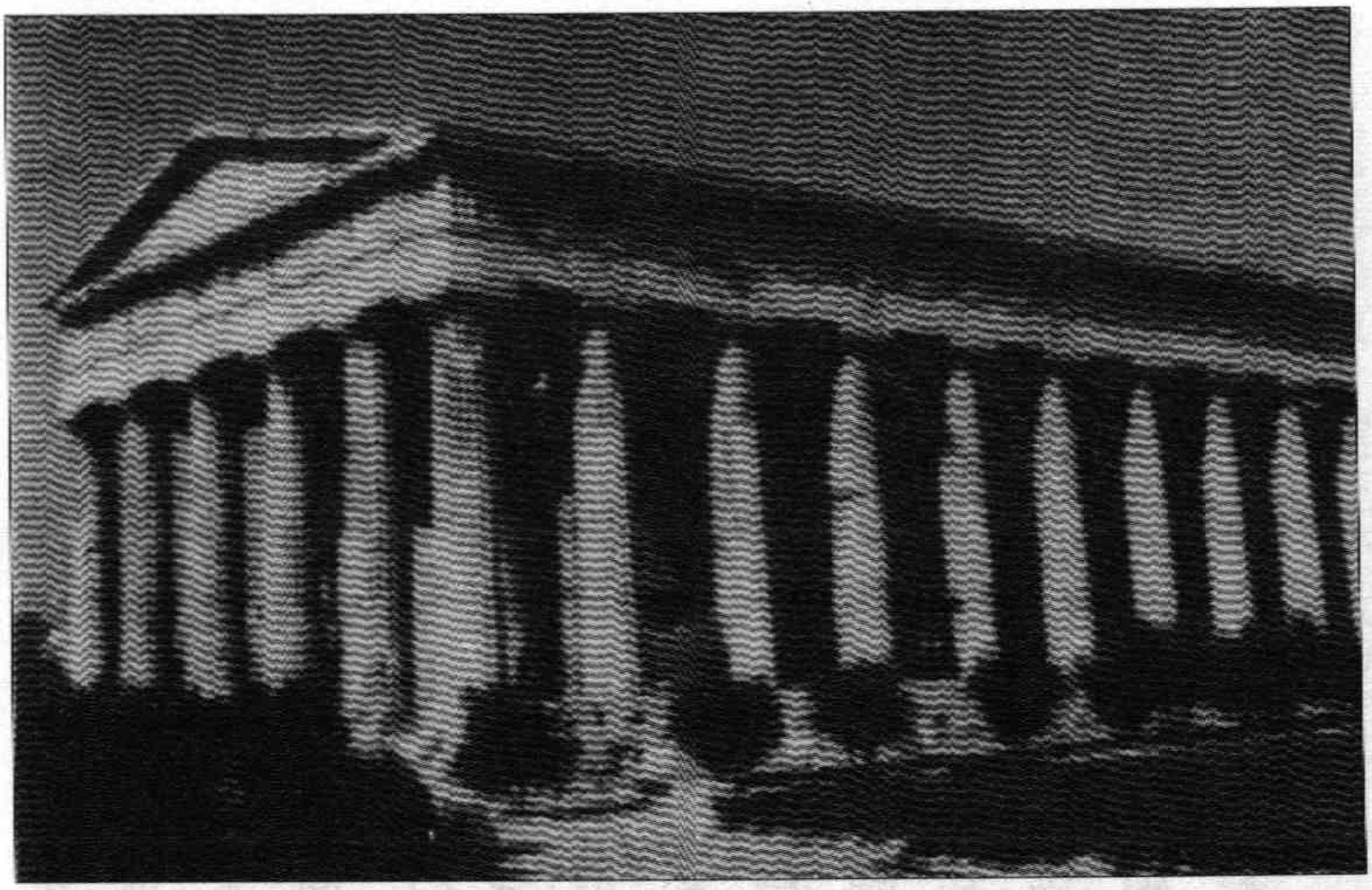
蘇格拉底生長在什麼樣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對他的影響如何？這是後人瞭解蘇格拉底的關鍵之一。

雅典大史學家蘇西德地斯（公元前四七一～四〇一年）曾說：「在人性的範疇裡，歷史很可能不斷重演。如能使後人在回顧過去時，有所依據，能認清歷史的價值，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了。」這句話，正說明了歷史的重要。

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但我們知道他不但在雅典生長，而且把命也賭在雅典，他的一生與雅典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探究蘇格拉底之時，自然得先瞭解他所生存的時空。

雅典附近有一個叫阿提加的地方，土壤貧瘠，穀物幾乎年年欠收，但這未嘗不是好事。因爲自古以來，這兒很少發生戰亂，居民代代傳衍，安分守己地住在這個地方。

後來，阿提加漸漸繁榮了，因爲戰爭或內亂而被國家驅逐的難民不斷湧入



特修斯神殿。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曾在此廣場聚會。

這裡，紛紛想在這塊安定的土地上獲得雅典人保護，其中又以王公貴族居多。這些人成為當地的市民，使這個「普利斯」（即指城邦如雅典、斯巴達）日益壯大。不久，阿提加已無法容納那麼多人，便在愛奧尼亞群島建設殖民地。

蘇格拉底未出生以前，雅典人的作風是——不喜歡追根究底、探查事實、喜歡道聽塗說，並且始終相信「最小的錯誤可以換得最大的幸福」。他們認為最好少惹比自己強大的人；與其為了眼前的利益做冒險的侵略，不如守住眼前所有的。

然而，波希戰爭以後的雅典人可

就不那麼保守了，他們精力充沛，是革新主義者。他們快速地策畫行動，而且一旦定出計畫，就徹底執行，即使非能力所及，也絕不退縮。因此，爲了達成目的，即使付出再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們看重城邦利益，把個人生死看得和羽毛一樣的輕；充分發揮自己最高的知性，從失敗中記取教訓，補救損失。

「壓制侵略是人類本性的表現，自己雖擁有權力，但卻不濫用它，而用道德力量來影響他人，這種人才值得讚賞。」蘇西德地斯在《歷史》一書中，曾如此記載著。這也反映了當時雅典的道德觀念。

蘇格拉底在公元前四六九年生於雅典，就在他出生前二十年，雅典城東北六十里處引發的馬拉松之戰，把波斯王大流士從正面入侵馬提卡的希望化爲泡影。而自那十年以後，雅典人又在薩拉米海灣幾乎殲滅全部的波斯海軍。

波斯軍從雅典的領土撤退，勝利的雅典無暇慶祝勝利，便投入了城邦的重建。戰爭使大部分的民屋已被戰火摧毀，只有波斯軍官住過的地方仍然完好。雅典人爲了使自己的城邦復興，紛紛出錢出力，苦心經營，終於使雅典城從戰爭的廢墟上重建了起來。一切就緒已是公元前四五七年，此時，蘇格拉底正好十三歲。

年幼的蘇格拉底，也許不太淸楚自己國家的情形，可是誰能說他的血液裡沒有雅典人的精髓呢？

隨著蘇格拉底的成長，雅典步入空前繁榮的伯里克利（雅典最偉大的政治家、大將軍及雄辯家）的黃金時代。伯里克利生於公元前四九五年，比蘇格拉底大二十五歲左右，伯里克利無疑要將雅典城建成全希臘最值得讚美和驕傲的城邦。由於他的努力，雅典城處處洋溢著公民的喜悅。新修的帕塞儂神廟中的雅典娜女神像竟然是用鍍金的象牙製成。新興的雅典城吸引了四方的遊人，各種文化紛紛湧入，成了名副其實的「希臘的學校」。無論是伊奧尼亞傳統的自然哲學；還是意大利的思辯哲學；或者畢達哥拉斯派熱衷於數學的神祕學說；以及專司辭令的智者派，都通過各種渠道流入雅典。而伯羅奔尼撒同盟與雅典之間訂立五年的和平條約時，蘇格拉底已二十歲。

這時的伯里克利已經在當時的政治家中，擁有無上的地位與權力，他制定雅典政策，不與惡勢力妥協；遇有戰爭時，他知道如何激勵雅典人的士氣。此外，他能言善道，才華出衆，踐履篤行，無人能出其右。所以，雅典人視他爲最高的統治者，沒有人不欽佩他的政治手腕與自信。從他的演說中，我們就可

以明瞭他的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雅典的人們！我想說的，與平時沒有什麼不同，我們不能與伯羅奔尼撒（以斯巴達爲盟主的同盟）妥協。人們支持戰爭時，會被某種感情左右；對於事態的發展，也會有好與壞的不同判斷，這些你們都懂。但是現在，我要與從前一樣，再將我的見解告訴你們。你們一旦決定服從我的意見，就必須徹底，即使遇到挫折，也絕不可半途而廢，應該同心協力；否則勝利到手時，我們就無法將它當成智慧與勞力的結晶，而引以爲榮。戰場的勝敗，是無法預卜的，如同人們的想法一樣，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對於無法預測的事，我們只能歸之於命運。」

蘇格拉底生長在這樣的時代，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中，蘇格拉底開始了他青年時代，也開始了他一生的追求。他在無形中學到了伯里克利式的自信心與實踐力。

他成了一個實踐家，既已決定的事情，除非萬不得已，否則絕不輕易變

更。當時流行的歌曲中，就曾形容蘇格拉底與伯里克利一樣，是個實踐主義者。同時，社會的繁榮，文化的繁榮，也造就了蘇格拉底超人的才智。

從柏拉圖的衆多對話中可以推測，他很早可能就在詩歌、音樂、幾何、哲學等方面表現出天才。據說當時伯里克利的情婦艾絲帕西婭是一位迷人而富有才華的女子，身邊聚集了一群名人，而蘇格拉底與她的交往十分密切。柏拉圖的一篇小作品〈曼勒克塞奴篇〉中蘇格拉底就轉述了她的一篇頌辭。還據記載，六十五歲的巴門尼德曾帶著芝諾訪問雅典，當時只有二十歲的蘇格拉底慕名前往，與這二人進行了一場相當深奧的討論。（柏拉圖〈巴門尼德篇〉）而在這之前，阿那克薩哥拉帶著他的「種子」與「心靈」（奴斯）從遙遠的小亞細亞來到雅典，並且旋即成爲伯里克利的好友，一起討論過有關法律的問題。他不僅爲雅典帶來新鮮的學說，而且爲雅典培養了第一個土生土長的哲學家——阿開勞斯。

據說這位阿開勞斯不僅關心自然哲學，而且開始把哲學引向對生活問題的考慮。年輕的蘇格拉底可能就是從他那裡開始學到哲學的，兩人曾同去薩莫斯島住了一段時間，研究哲學與天文。此外，年輕的蘇格拉底曾跟智者普羅底柯

學習語言學與修辭學；這位智者在區分名詞的細微差別方面有很好的造詣，還提出「神是不存在的」，對蘇格拉底有極大影響。

成年後的蘇格拉底與智者們的哲學活動與特別密切，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前與普羅塔哥拉、高爾吉亞、希皮亞斯等等智者有過極其嚴肅的討論。那時的智者們還享有極高的聲譽，他們所傳授的修辭學爲公民們政治上的成功提供了極有力的武器。

只要他們來到雅典，青年們就蜂擁而至。普羅塔哥拉宣稱他教人們如何在私人與公共事物方面作出最佳的判斷，從而可以在爲城邦服務時發揮自己的全部能力。然而，對修辭術的強調導致這樣一個結果：不強調什麼東西確實是眞的，而只強調人們可以被說服去相信什麼。而且，由於各種文化的輸入，雅典人逐步發現自己的法律與道德並不是獨一無二的，道德問題開始被人們廣泛討論。

公元前四三三年，蘇格拉底與普羅塔哥拉進行了一場討論。在討論中，普羅塔哥拉主張並論證說：人們在一種特定的政治氣氛中被說服去相信的東西，就是對這個城邦及個人確實如此的東西；因而根本就沒有什麼眞實可言。在這

場交談中，蘇格拉底正式提出了他的「無人自願犯錯」的信條，構成了他以後長期討論的一個課題。

柏拉圖還記載了蘇格拉底與高爾吉亞有關修辭學的一次討論。在這場討論中，蘇格拉底首先反對高爾吉亞，認爲他缺乏對道德與修辭學關係間的明確認識；他並且反對修辭家波洛斯，因爲他可以使一個僭主即使行爲不公也同樣可以憑藉言語的力量取得成功；最後反對加利可，認爲他取消了公正的生活方式與不公正的生活方式間的界線。蘇格拉底對智性的信任及對知識的強調在此期間都已經得到表達。

5・伯羅奔尼撒戰爭

雅典的衰史與蘇格拉底息息相關，三十歲前後的蘇格拉底同其它雅典公民一樣被捲入了戰爭。那時，雅典在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領導下，國泰民安，富強康樂，勢力之強大是無庸置疑的。

斯巴達人的使節曾晉見伯里克利，伯里克利代表雅典人作出答覆——

一、斯巴達人如果廢除曾對雅典市民及同盟國市民頒布撤退的命令，我們能讓美加拉市民利用阿喀拉港。

二、你們這些國家，若參加同盟，訂立和約，同樣給你們自治的權利。

三、合約上規定：若自己國家沒有和別人作戰之意，而遭他國侵略，仍須應戰抵禦。

雅典一直很相信伯里克利的決策，因爲這個提案，使斯巴達的使節回去後，再也沒來造訪，形成雅典與斯巴達同盟對峙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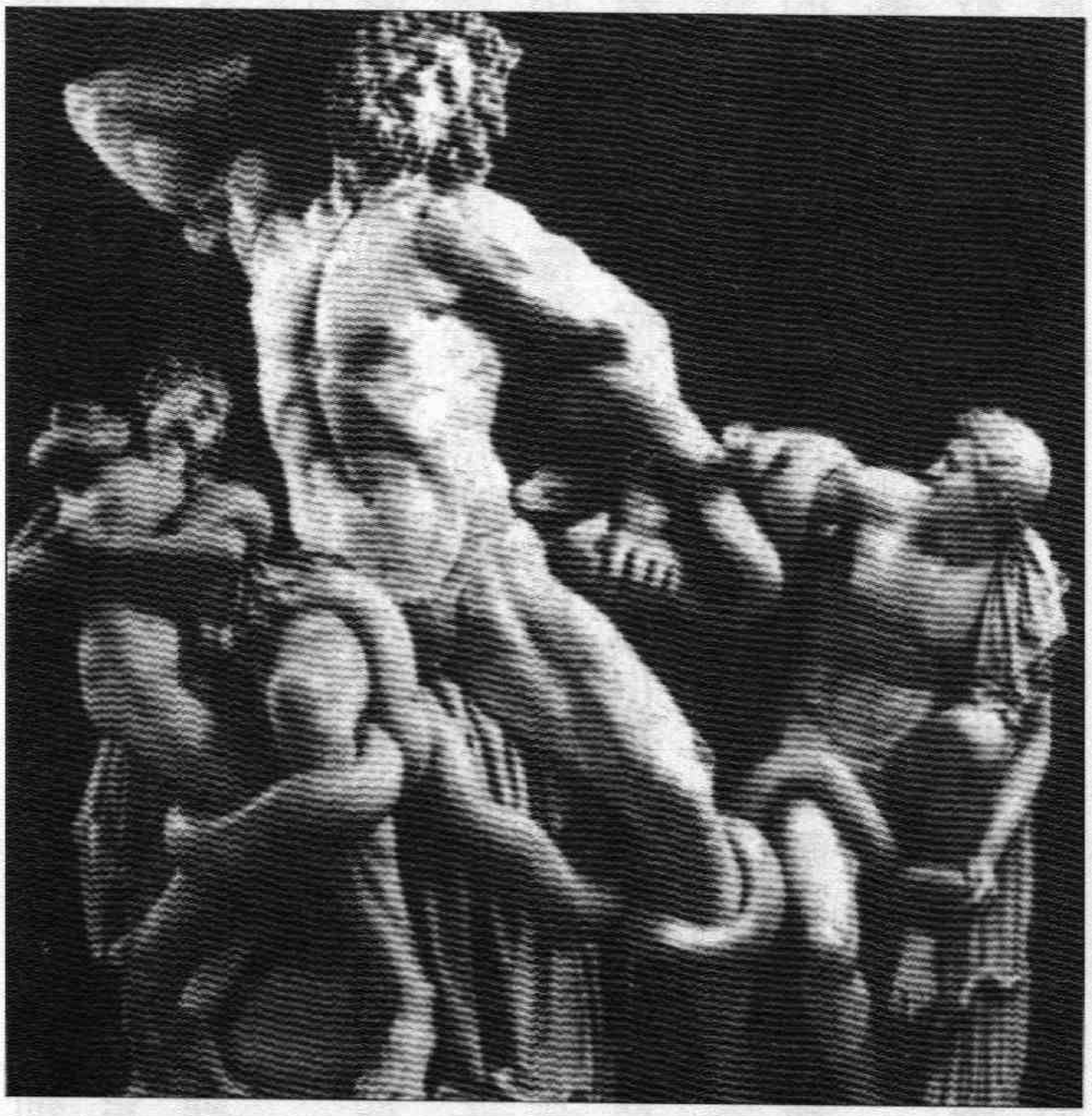
當時，斯巴達人的同盟國是伯羅奔尼撒群島諸國，除此之外，尚有麥加

拉、拉克利斯、普契斯、安普拉琪亞、留卡斯、安那庫都第亞等國家。

雅典人的同盟則是巧斯、來斯佛、普拉第亞、麥沙尼亞、阿卡陸拉尼亞、肯陸卡拉、薩肯托斯、及卡利亞、多利斯的殖民地、愛奧尼亞及赫拉斯奔多斯的城市、色雷基城、伯羅奔尼撒至克里特島爲直線的東方的海洋上等島嶼。

斯巴達王阿契戴摩斯訓示各城市的指揮官，要如何對付雅典同盟國，他說：

「我們攻擊的目標是雅典的都市，雅典人



拉實孔雕像（西元一世紀）希臘神話中特洛伊的祭司。

對自己隨時都在備戰，一向感到自豪。因此，若能讓雅典人看到我們將他們的樹砍斷、房屋燒毀，他們一定會應戰的。因爲，他們一旦遭受攻擊，一定會憤怒異常，以致不計成敗、失去理智，任由情緒支配，而捲進戰爭的漩渦裡。雅典人喜歡支配他人，自己的領土若不幸被蹂躪，絕不會坐視不救。」

這時在雅典，伯里克利抱有勝利的信心。他命令雅典人將所有家當從城外搬到城內；至於家畜、馬、或驢子等可載重的動物，則移到近海的島上。

雅典人向來習慣於田園生活，深愛著土地，所以對這種集體移居的生活很不能適應和忍受。好不容易才使家園從波希戰爭後恢復舊觀，如今卻又要遭受另一次戰亂。

然而爲了保衛自己的家園，爲了抵抗伯羅奔尼撒沿岸的敵軍攻擊，他們整裝待發，準備好戰船和武器，上上下下，正爲迎接戰爭而忙碌著。

公元前四三二年，位於愛琴海北岸的波提底亞似乎有背叛雅典的意圖，雅典人於是發兵圍攻，苦戰兩年終於令對方膺服。這次戰爭導致了次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全面爆發。

三十七歲的蘇格拉底參加了波提底亞戰役，並且有出色的表現。他吃苦耐

勞，堅定勇敢，還在一次戰鬥中救了後來在雅典政治中很出鋒頭的阿爾亞比亞德。阿爾亞比亞德相當感激，請求將軍發給蘇格拉底勳章，卻被蘇格拉底回絕了。

此後的八年他還隨拉該斯將軍參加了戴硫姆戰役。傳說在這次戰役中，他還救過色諾芬。此一役令雅典盡失以往的威風，被波提底亞人打得慘敗，全軍撤回。據說在撤退途中，蘇格拉底表現得比將軍還要鎮靜，仍是挺胸闊步而行。事後拉該斯將軍回憶說：「如果所有士兵都像蘇格拉底那樣勇敢，雅典就不會失去自己的光榮，大撤退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柏拉圖〈拉該斯篇〉）。又過兩年，已經四十八歲的蘇格拉底還參加了與斯巴達人在安菲城展開的一場血戰。這一仗極其殘酷，雙方將領都死在血泊中。次年雙方簽定尼西亞五十年和約，同意休戰。然而過沒幾年戰火又燃起來。

6·民主政治理想

雖然戰爭使雅典的伯里克利黃金時代失去光彩，但作爲政治家伯里克利在治國上的卓越見解，仍是值得稱道的。這在他的一篇演說中可以看出來。伯里克利被推選在國葬典禮中致辭時，述說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領導人物應該具備那些條件。

這段話記載於柏拉圖《對話錄》中，其政治精神與蘇格拉底所談的自由與法治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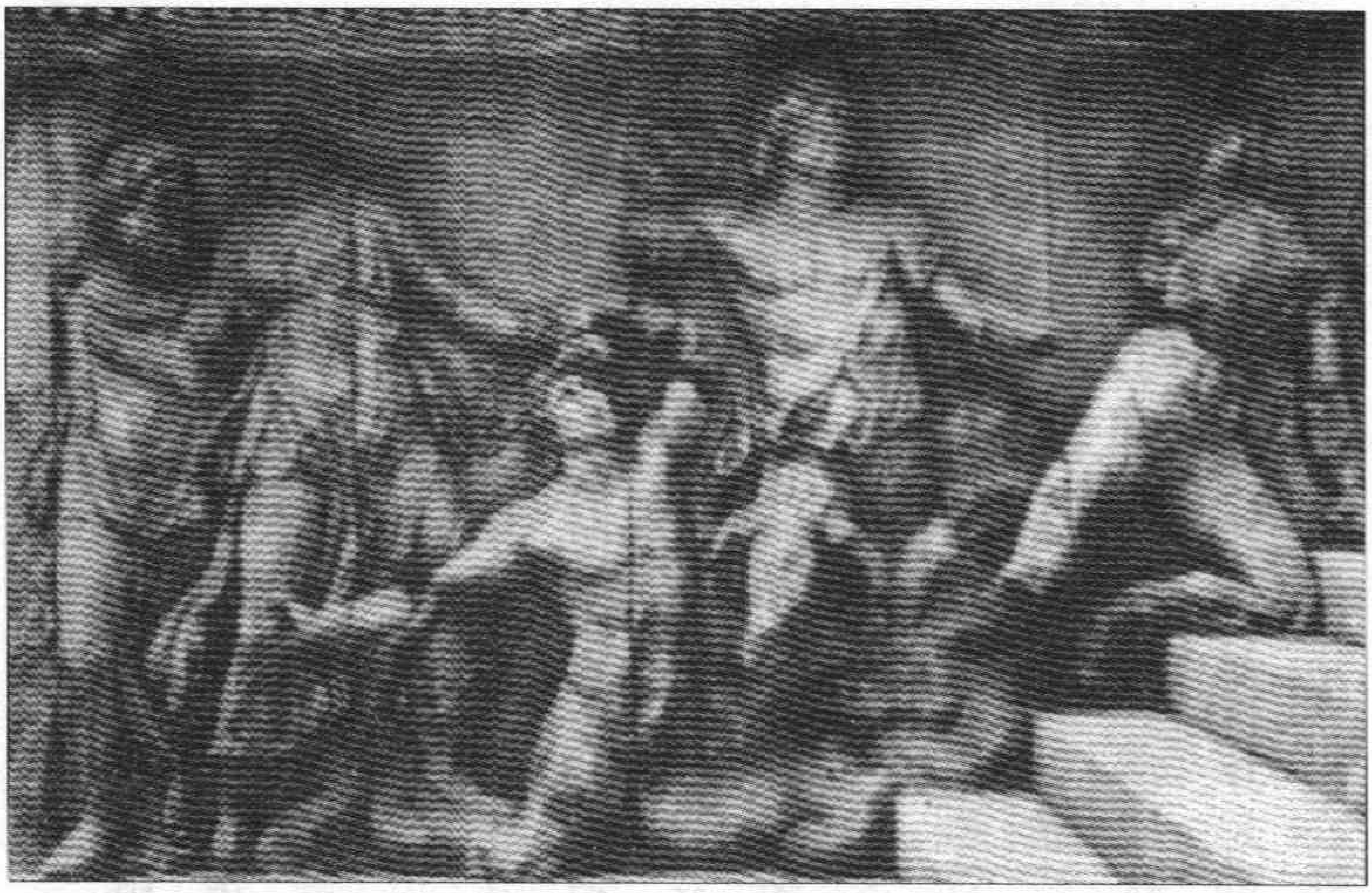
「我們的政體非學自他國的制度，更非追隨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讓別人以我們爲模範，效法我們。民主政治不是被少數人獨占，而是由多數人所共有。在我國，依法律的規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發言權，但是，若一個人的才能超出衆人之上，那麼，我們必須超越一般人所謂平等觀念，而特別任用他，給他很高的地位；假使有一個人能爲國家做事，雖然他是貧窮出身，也不能因此而阻

斷他進仕之路。

不要害怕別人用懷疑或怨恨的眼光看自己；只要你的生活不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你天天都可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則只有用法律來約束。因此，喚醒衆人知廉恥的心，雖然是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但大家仍必須遵守。」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以自由的理念爲基礎，其自由並非無秩序，而是有法律來保障、規範的。所以要自由就必須守法。當時，雅典的民主主義雖是反映民衆的意見，但卻也是富裕階級的政治。它有一個特色：就是由民衆選政治領袖，卻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政權，這是一個限制。而伯里克利所談的雅典民主主義的理念，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蘇格拉底雖然置身於戰火的硝煙，但卻沒有放棄他的哲學使命。即使在打仗時，他也時時陷入沉思出神。從波提底亞回到雅典的第二天，他就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學生，打聽城裡的「哲學狀況與青年人的狀況」。從柏拉圖的許多對話來看，政治問題及種種倫理正是他此時所關心的焦點。柏拉圖《理想國》中大多數對話，都是尼西亞和約後，蘇格拉底與別人討論問題的紀錄。



宙斯的祭壇（西元前170年）。

蘇格拉底曾問耶烏提都摩斯：「你現在被民衆選爲一國的領袖，你是否知道民主的政體是什麼呢？」

在色諾芬的《回憶錄》中，曾記載蘇格拉底對王道與假民主政治的看法。蘇格拉底認爲王道是用國法來治理國家，使人人順服；假民主政治則是不順從民衆的意思，是沒有法治的一種獨裁政治；貴族政體是依照傳統選出爲政者；富者政體是依照財產多寡來授官；而民主政體則是從所有人中，選出賢能者而任命。

在柏拉圖著的《克利多》中描述到，雅典的法官曾經告訴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啊！現在你心中企圖

做的事，是不正當的，我們生你、養你，又把好的分給你，是希望你成爲我們理想中的雅典人，更何況你曾對雅典發過誓。現在你已長大，也瞭解國家的情況，及我們的法律，如果我們的行事，我們的判決，不能如你的意，那麼你可以帶走你的財產，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其他人若有這種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的殖民地或別的國家去，我們決不妨礙或禁止；若你們沒有離去，留在我們的國家裡，就必須接受我們的判決，瞭解我們如何處理國政；也就是願意遵守我們的法律，接受我們的約束，否則，等於犯了下面的三重罪：

(一)我們賜給你一切，但你沒有盡到義務，也沒有服從我們的命令。

(二)不順從生你、養你、教你的雅典。

(三)你願意順從我們，但沒有切實做到。如果說我們有任何錯誤，你應該立即提出改革的方法，讓我們知道法律的錯誤；但這兩者之間，你卻不做任何選擇。」

雅典的法律是蘇格拉底一心要遵守的，也在他心中產生很大的迴響，這是

他不離開雅典的理由之一。既使死到臨頭，也絕不逃亡。雖然，蘇格拉底與伯里克利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蘇格拉底並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地，他深愛自己的祖國，這種愛並非單純的感情，而是跨越雅典自由、平等的愛。

然而，蘇格拉底在那時卻並不願意染指城邦政治。他唯一一次參加政治活動是公元前四〇七年。雅典海軍總算在一場海戰中打敗斯巴達人，公民們欣喜萬分，然而他們卻執意要處死十位由於大風浪而未能妥善安置死難士兵遺體的將領。這一次蘇格拉底正好擔任「五百人會議」的值日主席，認爲他們之所以未能安置好遺體純粹是因爲風浪過大，而非他們不盡職，因而在法律上不能處死他們。「群衆向他發怒，許多有權勢的人發言恫嚇他，要他表決，但他還是拒絕了。他認爲遵守誓詞比違反正義以滿足群衆的要求、或在威逼之下委屈求全更爲重要。」（色諾芬《回憶錄》）

最後的結果是，這些將領還是被處死了。這是蘇格拉底唯一一次參加城邦政治生活，而這次的經驗足以使他對當時的政治風氣提出最激烈的批評。

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徹底敗在斯巴達手裡。這年，曾是蘇格拉底學生的

克里底亞與查米迪斯組成了「三十人」僭主集團，曾經被公民們引以爲榮的民主制被廢止了。然而在他們執政的短短八個月中，就「處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亞里士多德《雅典政治》)，並促使人民大量的流亡。

蘇格拉底對這個政權極爲不滿，對許多人說：「一個牧人使自己的牲畜越來越少，卻不覺得自己是個愚蠢的牧人，實在令人感到奇怪；而更奇怪的是，一個領袖弄得公民越來越少，竟一點都不覺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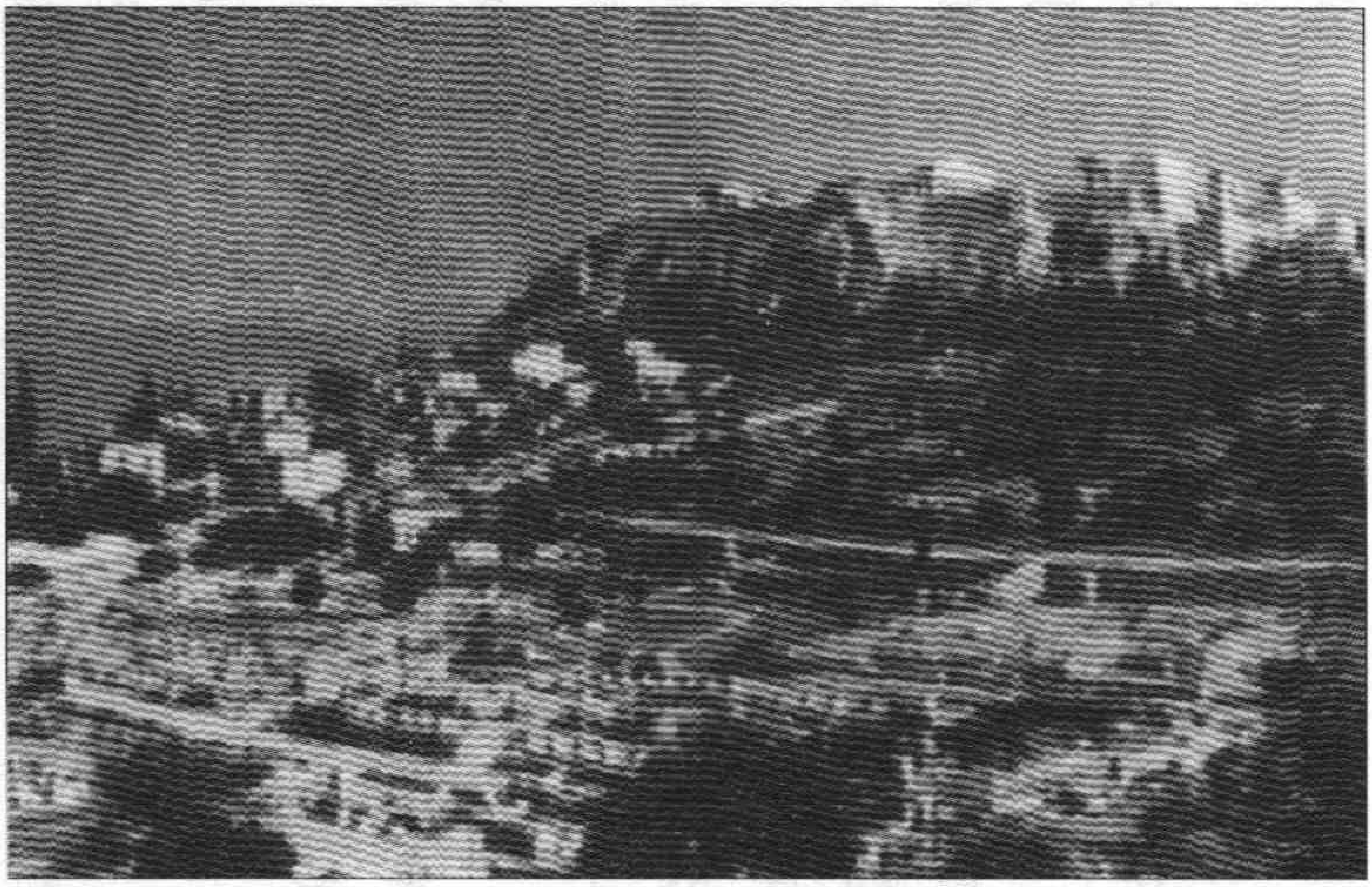
惱羞成怒的克里底亞於是在法律中加上「不許任何人講授哲學」一條，企圖限制他長久以來的交授學生的活動。僭主們有一次還命令蘇格拉底與另外四個人一起去逮捕逃亡在外的公民萊昂，其他幾人都執行了，而唯獨蘇格拉底認爲這不合法，因此拒絕執行。柏拉圖晚年回憶這件事時寫道：「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拉攏蘇格拉底進他們的政府，但是他拒絕了，寧可承受一切惡果也不願成爲他們的同夥，參與他們惡劣的行徑。」

不久，「三十人」集團就垮了，爲首的克里底亞與查米迪斯被恢復的民主政府處死。

7·著名的演説

文化或思想不是一天就可形成的，它是風土、人情加上時間和血汗醞釀出來的。蘇格拉底生長在思想、道德觀念紛歧、戰亂不停的雅典，卻能保有崇高的哲學素養與精神，實在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城的精神特色是崇尚自由的風氣。雅典人相信只要能崇尚自由，表揚有德行的人，那麼，國家一定會繁榮的。而「普利斯」（城邦）是整個希臘人追求理想的顯現，有了它，可以使市民擁有更廣泛



雅典舊城的今貌。

的活動，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方面培養自由人的特性；一方面期待知性與思想的成熟。

的確，自由的空氣孕育出一個嶄新的文化。新文化的內涵是——勇氣、正義、德行、知性等。這種新精神正以蘇格拉底爲代表。

伯里克利統治下的時代，是雅典極盛時期，政治上自然以他爲代表人物；而思想、哲學上則應首推蘇格拉底。戰爭雖然頻繁，文明的種子卻依然在雅典萌芽、茁壯，這些必須歸功於這些偉人的精心培育。

蘇格拉底的思想，我們會在後面進行較詳細的介紹，現在先看看戰爭到底帶給雅典什麼？

公元前四百三十年的五月初旬，伯羅奔尼撒同盟軍違反和約再度入侵阿提卡，不久雅典就發生了兩次極爲嚴重的瘟疫。據記載，人們相繼「像蒼蠅一樣死亡著」，那時蘇格拉底將近四十歲。

雖然，原因不明的疾病在每一個時代都可能發生，但是，發生在伯羅奔尼撒同盟軍總指揮入侵阿提卡之時，卻令雅典人的方寸大亂。

對內，雅典人面臨疾病的威脅；對外，常有開墾的土地遭到蹂躪。雅典人

面臨雙重的困難，正在死亡邊緣掙扎；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也面臨了考驗。

伯里克利的同僚指揮官哈陸隆所率領的四千名重裝兵，因感染疾病而死去一千零五十名，只好重返雅典。雅典人面臨戰爭與疾病考驗，家居田園又都遭到破壞，因此，開始責備伯里克利。他們追根究底的分析，認爲伯里克利的專斷導致戰爭的發生，於是有意再度與斯巴達人講和；但雖然已派了使者前去，但卻沒得到預期的效果，所以，人民更加的對伯里克利不滿。

伯里克利爲了挽回雅典人對他的信任與尊崇，使他們平靜下來，並給他們自信與士氣，於是召開國民議會，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這次演說內容對蘇格拉底影響很大，也是蘇氏後來經常討論的重要論題。

這篇演講的內容如下——

「各位！你們已被目前的劣勢擊倒了嗎？你們若因此而責備我，是值得原諒的，但是，你們可否想想，爲什麼我要這麼做？你們曾否爲你們的責難找到適當的理由？

今天，我要強調的是，城邦的安危，比個人的利益更重要。假如你個人擁

有財富、幸福，而你的祖國卻危在旦夕，那麼你的幸福也不會持久，終究是會消失的。假如，你現在遭遇了困難，但國家很強盛，那麼，你遲早會被解救。所以，我要再強調一次：我們應該下決心爲城邦犧牲奉獻；而且決不可爲個人利益而背叛城邦。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同心協力守住城邦。

我深愛著城邦，我和它之間已有很深的感情，金錢無法引誘我背叛它，利益也無法薰染我的心。一個人如果對事情有良好的判斷力，但不能具體的實踐，猶如紙上談兵。一個人既具備正確判斷又能實行，固然很好，但如果這種人反對城邦的話，反而會帶給城邦更大的禍害。今天，許多人口口聲聲高呼崇尚道義，背地裡卻接受賄賂，僅憑這一點，就可能導致亡國。

今天，如果什麼事都未曾發生，我們自然有權利選擇和平與幸福。相信誰都不願意打仗，但是，目前只有兩種情況可選：其一是屈服並歸屬他國而成爲奴隸；其二是即使冒最大的危險也要獲得自由、勝利。你我都必須在這兩者之間作一個選擇。在我認爲，與其逃避危險，不如面對危險；數十年來，我一直抱定這種想法，並且付諸於行動，至今，我仍未改變。

現在，你們的意志已經動搖，信心已蕩然無存了。未開戰以前，你們一致

同意我的主張；戰爭開始後，你們卻開始後悔，受自己薄弱的意志影響，而懷疑我的立論。

戰爭的殘酷清晰地留在每個人的腦海裡。它的苦痛大家都已感受到；可是戰爭的成果，目前誰也料想不到。無法預料的突發事件，會使人心惶惶，現在各位正面臨這種情形，而疫病的蔓延可能就是最大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這偉大城邦當成自己的家，並試著培養因城邦而感到自豪的勇氣。

各位！財富才是眞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財富就像果樹園一樣，失去了仍會再長出來。所以，不要難過，只要能保有眞正的力量，確守我們的自由，獲得最後的勝利，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可輕而易舉地得回。

各位的祖先，並非平白得來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擁有的；守住城邦，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比搶不到所帶來的屈辱，還叫人難以忍受。

現在，你們必須守住代表榮譽的雅典，目前，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如今，你們的義務就是忍受無法忍受的痛苦，才能在歷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所以，請你們鼓起士氣，振奮起勇猛的心，爭取現在與未來！」

伯里克利終於再度說服了雅典人，他們又繼續聽從伯里克利的指揮。但是，不久，憂勞過度的伯里克利也因染病而與世長辭。那是公元四二九年。從此，一個令雅典人自豪而驕傲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英雄傳》的作者魯塔克曾說過，伯里克利是因感染疫病而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出任雅典最高指導者的十幾年期間，他的政策比較保守，而且作風穩健，可能就因爲這點，所以能保有穩固的政治地位。

總之，在這段期間，雅典的政治生活一直很順利、平靜，人們以民主政治爲第一號召。

伯里克利頗有見識，他的演講和辯論，顯示出他對雅典人的誠意；他熱愛城邦，將自己與城邦合爲一體；他不受金錢的引誘，確實做到了「富貴不能淫」。這是伯里克利的三個優點，也是一個民主政治家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可能只有伯里克利具備這些條件。

伯里克利死後，雅典政局急遽衰落。戰爭屢遭慘敗，內政方面一些卑劣的政治家趁火打劫。公元前四一三年迪卡利之戰大敗後，緊接著就發生了兩萬名

奴隸大逃亡，「其中大部分是有技術的工匠」。物質的匱乏日見嚴重，而在已經習慣於黃金時代那種輕鬆愉快、不事生產生活的雅典人，在缺乏物質的地方隱隱覺得有某種精神暗中作祟。公元前四一一年他們指控年邁的普羅塔哥拉蠱惑人心，動搖他們城邦的神，他們於是放火燒掉這位智者的書。這一年還發生了貴族政變，組成了一個僅維持四個月的「四百人會議」。而面對雅典的種種困境，作爲哲人的蘇格拉底也在尋求著積極的解決之道。

一天，有個叫阿里斯塔庫的公民向他抱怨說：「許多親戚都跑來避難，由於土地已被斯巴達人占據，房產因城裡人口稀少收不到租金，家具也賣不掉，「要想借點錢甚至比到馬路上搶還難」，大伙兒簡直難以活下去。」蘇格拉底於是叫這位他甩掉所謂公民的臭架子，放棄那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組織全家從事有用的生產，從而吃自己的飯，爲城邦服務。這一家於是都幹起了活，擺脫了貧困。色諾芬還記錄了蘇格拉底與伯里克利的兒子的一次談話。談話中蘇格拉底提出應當效法已經成爲「希臘領袖」的斯巴達人的治國方式。

雖然雅典人付出了血的代價，雖然曾經輝煌的時代不再復返，但雅典這塊土地上卻造就了蘇格拉底及一批哲學家，雅典由力量和財富的輝煌，轉而表現

爲文化、藝術、思想等方面的輝煌，開始了希臘哲學的黃金時代，也逐漸喚回伯里克利死後雅典王國的光輝。

8·聖哲誕生

關於蘇格拉底的出生日期，歷史上雖然沒有留下正確的紀錄，但大部分人都同意蘇格拉底在公元前四百六十九年誕生於雅典的愛羅匹格區。這個區是如何產生的呢？雅典民主政權的先祖克雷斯提勒斯改革以後，建立了許多區，人們才開始以「某某區的某某人的兒子」，來稱呼新生兒；未改革以前，仍叫做「某某人的孩子」。總之，蘇格拉底是在波希戰爭的中末期誕生的。

蘇西德地斯在《歷史》一書中，曾說波希戰爭是以兩個海戰與兩個陸戰一決勝負的，這是指薩拉密斯與密禾卡雷的海戰，及塔陸摩提拉與普拉第亞的陸戰。在普拉第亞，使用長矛的雅典兵占盡優勢，壓倒了波斯的弓箭兵。這場決定性戰役勝利之後的第九年，蘇格拉底就誕生了。

柏拉圖是最早推測蘇格拉底生於公元前四六九年的人，根據他的解釋，蘇格拉底在雅典被處死的那一年是公元前三九九年，這時他正是七十歲（柏拉圖〈申辯篇〉），由此倒算回去，就是前四六九年了。這個算法，大概沒有什麼錯誤。

第二章

9・石匠與接生婆

一般史書上記錄：蘇格拉底的父親叫索福羅尼斯庫，母親叫菲安娜蕾蒂。

索福羅尼斯庫住在雅典的愛羅匹格區，可能是一位雕刻家，因爲和當地有名望的亞里斯第德來往甚密，所以，該區人民都對他另眼相看，在當時似乎挺有聲望。正因爲此，成年時代的蘇格拉底時時不無驕傲的把自己的祖先歸於神話時代的能工巧匠戴達勞斯，他常開玩笑的說：「我是戴達勞斯的子孫。」一般人猜測，索福羅尼斯庫可能就是一個工人，當時雕刻師也可叫石匠、石工吧！

母親菲安娜蕾蒂可能在接生方面有專長，但不一定是接生婆，似乎只是有相當高明的接生技術罷了，未與索福羅尼斯庫結婚前，曾有過另一次婚姻，並生有一子，叫派特羅克。

蘇格拉底最早可能從父親那得到一些基本的啓蒙教育，習得一些幾何學與音樂知識，還學到一手不錯的雕刻技藝。但蘇格拉底對父親的行業顯然缺乏熱

誠，成年後就迷上了別的東西——可能就是他終生追求的哲學，並因此變得極其窮困，生活時時沒有著落。據說每當他手頭拮据時，與他年齡相仿的好友克利多總是積極的幫助他。

10·未必貧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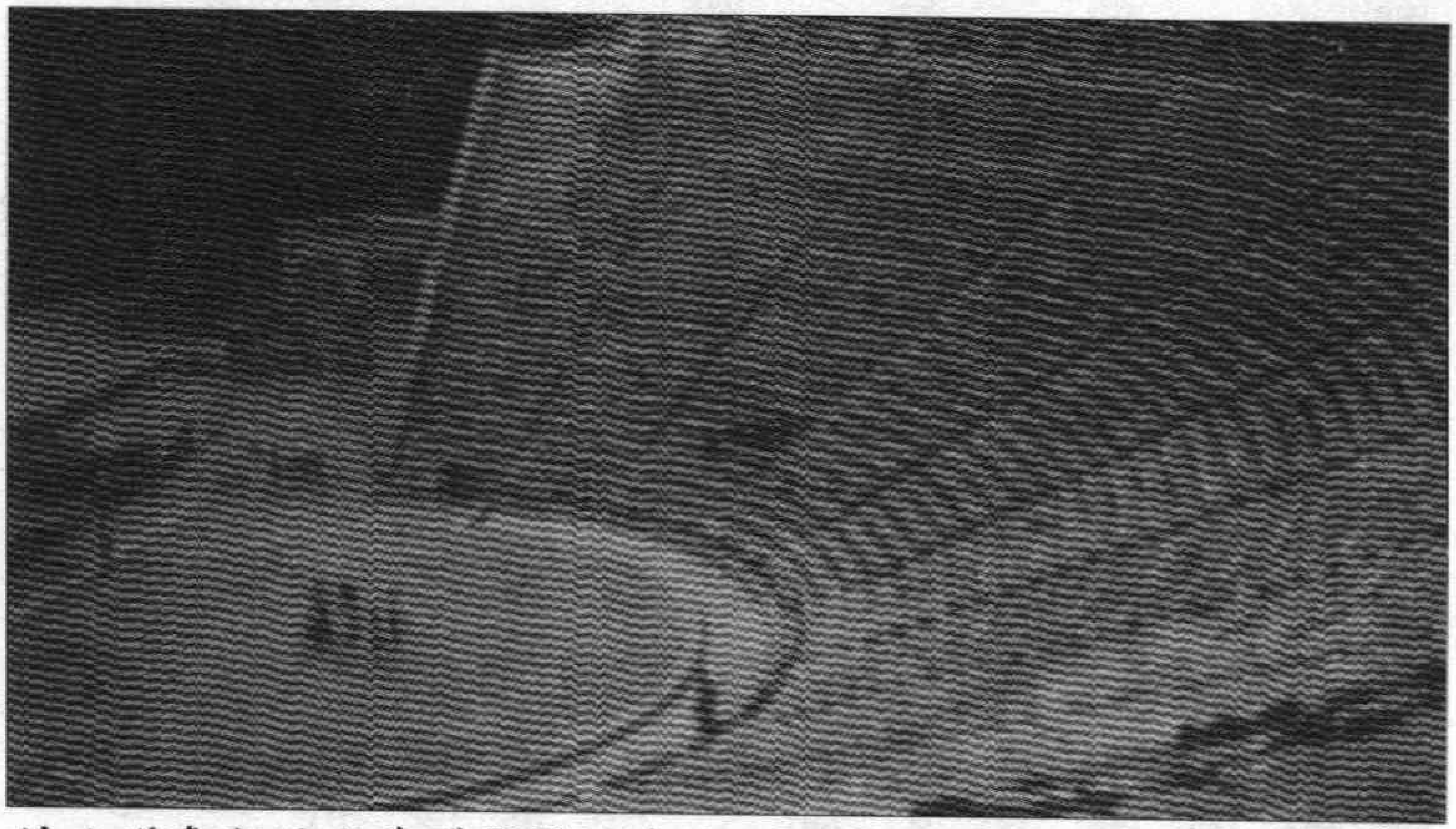
我們不能因爲蘇格拉底的父母是工人與接生婆就斷定他的家境貧窮。泰勒在《蘇格拉底》一書中提到，從菲安娜蕾蒂這個名字看來，她是出生於良好家庭的女子，由此可見蘇格拉底誕生時，他的家境不但不會差到哪裡去，而且很可能頗有一些財富與地位。

柏拉圖在《克利多》中也曾說到，蘇格拉底的父親很注重教育，舉凡體育與音樂等基本教育，他都讓蘇格拉底去參與、受教。假如，這些記載都是眞實的，那麼蘇格拉底所學的，不僅僅是音樂而已，因爲在當時的希臘，所謂的音樂包括了文學、藝術、歌劇、詩、天文、科學等（在希臘神話裡，九個繆司女神專門管理這些），所以，蘇格拉底不僅有哲學的素養，也有相當的藝術修養。如果不是家境良好，他怎麼會有機會自由學習呢？

11．幼少年時代

蘇格拉底在幼年、少年時的情形，一直未有詳盡的資料供後人考證。有一本書上記載，蘇格拉底從未接受他人指導。不論各方臆測是否正確，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公元前五世紀希臘雅典，可說是蘇格拉底最直接最偉大的老師。

在這輝煌的世紀中，出現了一些偉大的人物，例如悲劇家愛斯庫羅斯，他去世時，蘇格拉底四十歲；另外兩位一流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及歐里庇得斯，則只比蘇格拉底年長十歲。伯里克利則比蘇格拉底長二十五歲。蘇格拉底出生前兩年或三年愛斯庫羅斯愛國悲劇《波斯人》公演一舉獲得首獎，從而使詩人成爲「人類的教師」，取得了顯著的社會地位。蘇格拉底十歲左右，可能看過這位悲劇詩人的《阿加門儂》（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軍的統帥）一劇的演出，而索福克勒斯的《安蒂岡妮》與《伊底帕斯》則更應該是他熟悉的。他接觸到希臘三大悲劇詩人的每一部偉大的悲劇。



埃比道魯斯的古希臘劇場，建於西元前350年。

不僅如此，年少的蘇格拉底眼前，還有現在已成廢墟的巴特農神殿、希臘菲迪爾斯的雕刻、令雅典人引以爲傲的宏大建築物……這些偉大的藝術品都以完整的姿態呈現在蘇格拉底面前，它們必定讓蘇格拉底留下深刻的印象。

泰勒曾說過：「海洋帝國雅典茁長期的提諾斯同盟，在蘇格拉底誕生的十年前，就已成立了。這個同盟是亞細亞以及愛琴海諸島的希臘人，爲了王位而組織的，雅典被選爲盟主。想要對抗波斯，必須有強大的艦隊，這是必要的條件。在這些同盟國裡，強大的國家提供船隻與船員，其他各國則以錢財支援。同盟國的基金，由提諾斯島的阿波羅神殿負責保管，

所以叫做提諾斯同盟。公元前四百六十一年，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權基礎已經鞏固，蘇格拉底在那時又十分懂事，能注意周遭所發生的事。」

對年少的蘇格拉底來說，他所面臨的時代，實在過於激烈，但是，他始終抱著不屈的信念，追求清高、樸實、善良的人生。對普通人而言，這些理想太過於崇高了，但是這份決心在蘇格拉底心中萌芽、滋長，雖然面臨時代的考驗與衝擊，他仍一本初衷，嚴格地要求自己，絕不動搖心志。

人類處在這個偉大與殘酷交會的時代裡，如果不自己決定時代的方向，那要讓誰來做主呢？年少的蘇格拉底，胸懷大志全力以赴，由他少年時代的奮發來看，就不難想像他日後的成就。

12・青年的追求與夢想

希臘的神諭說，蘇格拉底是全希臘最聰明的人，人們也承認他非常不平凡，但他青年時期的事，卻沒有被記載下來。

有人說，蘇格拉底繼承了他父親的工作，也成爲一名雕刻師，但這究竟是幾歲時的事，已不可考。著名的旅行家歐根尼・拉修斯，在公元二世紀時寫的一本書《希臘旅遊介紹》中提到，雅典衛城的入口處有一尊「美麗的女神像」，傳說即是蘇格拉底的傑作，可是，直到現在史家仍不相信這種說法。

像蘇格拉底這樣偉大的人物，一定留下許多傳說軼事，有些傳聞或許並非憑空杜撰，但卻具有某些可信度。我們今天只能從傳說中約略揣摩蘇格拉底年輕時的情形。比方有人傳說，蘇格拉底是專放高利貸的人，可是，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曾以蘇格拉底的事跡作爲喜劇的題材，寫了一部名叫《雲》的劇本，其中並未提到蘇格拉底是放高利貸的人。實際上，蘇格拉底的青年期一直是團謎。

一提起青年期，就不免使人聯想到愛情。戀愛這個問題，及所有與異性之間的問題，似乎也很少發生在蘇格拉底的身上，至少這些事並沒有被記載下來。當他已經七十高齡時，卻還有個襁褓中的幼兒，如果說，他對男女間的性愛，抱以非常純然的看法，那似乎又不太正確。但在當時雅典那種混亂不堪的社會裡，他又是出名的節制家，所以，在這種疾風怒濤的時代，在感情上，他是否眞的始終如一，我們也無法肯定。

蘇格拉底相信靈魂的獨立而且不滅，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加以推敲，蘇格拉底的生活應該是很單純，他天性善良，他關心所有地下、天上的事情，所以，對於性愛不可能漠不關心的。總之，蘇格拉底是一位神祕人物，他的性愛似乎夾雜於神祕與慾望的氣氛裡，也就是傳說的「同性戀」。柏拉圖在〈饗宴〉中，曾經提過這點，這或許是雅典當時的風氣。

雅典是當時文化、藝術的中心，蘇格拉底與阿爾西巴德的交往遭受最多的評論。他們的交往情形至今仍被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的確是一件很神祕的事情。

13・美少年阿爾西巴德

蘇格拉底的愛大概是比較浪漫的，柏拉圖在〈饗宴〉中說，蘇格拉底對美麗的外貌著迷，甚至到達狂戀的地步。

蘇格拉底曾用一顆赤裸裸的心面對他所喜歡、欣賞的人，而在道德上是絕對高貴、純潔的。阿爾西巴德以爲，蘇格拉底對他的美貌狂戀不已，所以覺得很幸運，他相信只要能順從蘇格拉底的意思，那麼他一定可以從蘇格拉底的內心發掘不少珍貴的東西。

因此，阿爾西巴德絞盡腦汁的對付蘇格拉底，除非達到目的，否則絕不輕易放棄。阿爾西巴德想藉著與蘇格拉底相處時，對他撒嬌，所以經常邀蘇格拉底一起吃飯，但蘇格拉底並沒有馬上答應，後來禁不起阿爾西巴德的力邀，才答應下來。吃過飯後，蘇格拉底想馬上離去，可是阿爾西巴德總是以聊得很晚爲藉口，故意留住蘇格拉底在他家過夜。

有一次，阿爾西巴德告訴蘇格拉底：「你最適合當我的愛人，但是你猶豫

不決，不把心中所想的事告訴我。未與你想法符合的事，我盡量不去想。對我來說，沒有比成為更完美的人這件事還重要，只有你最適合當支持我的人。」

蘇格拉底回答：「親愛的阿爾西巴德，你真的不是傻瓜，如果你剛才說的話是眞實，而我眞的能幫助你，使你的靈魂變好的話，那我心中一定存在著奇特的力量，使你發覺到有比你美貌還要高貴的美。你一直企圖用你的外在美換取我的內在美；不僅如此，你拿毫無價值的美換取眞實的美，就如拿青銅換取黃金一樣。但是，你仔細想想，你不是已經看透了我並沒什麼與常人相異的地方；肉眼看不見時，人心的眼睛才會張開，可是，你離這種境界還很遠！」

阿爾西巴德接著說：「整個事情的發展對我們彼此應該都有利，希望你能往好處想！」

這時蘇格拉底嘆口氣，然後說：「你這樣說，也有道理，以後我們就照這樣做吧！」

柏拉圖的〈饗宴〉篇中，曾提到蘇格拉底與阿爾西巴德同時參加波提戴亞之役，當時正是公元前四三二年，蘇格拉底已三十七歲了，應屬於壯年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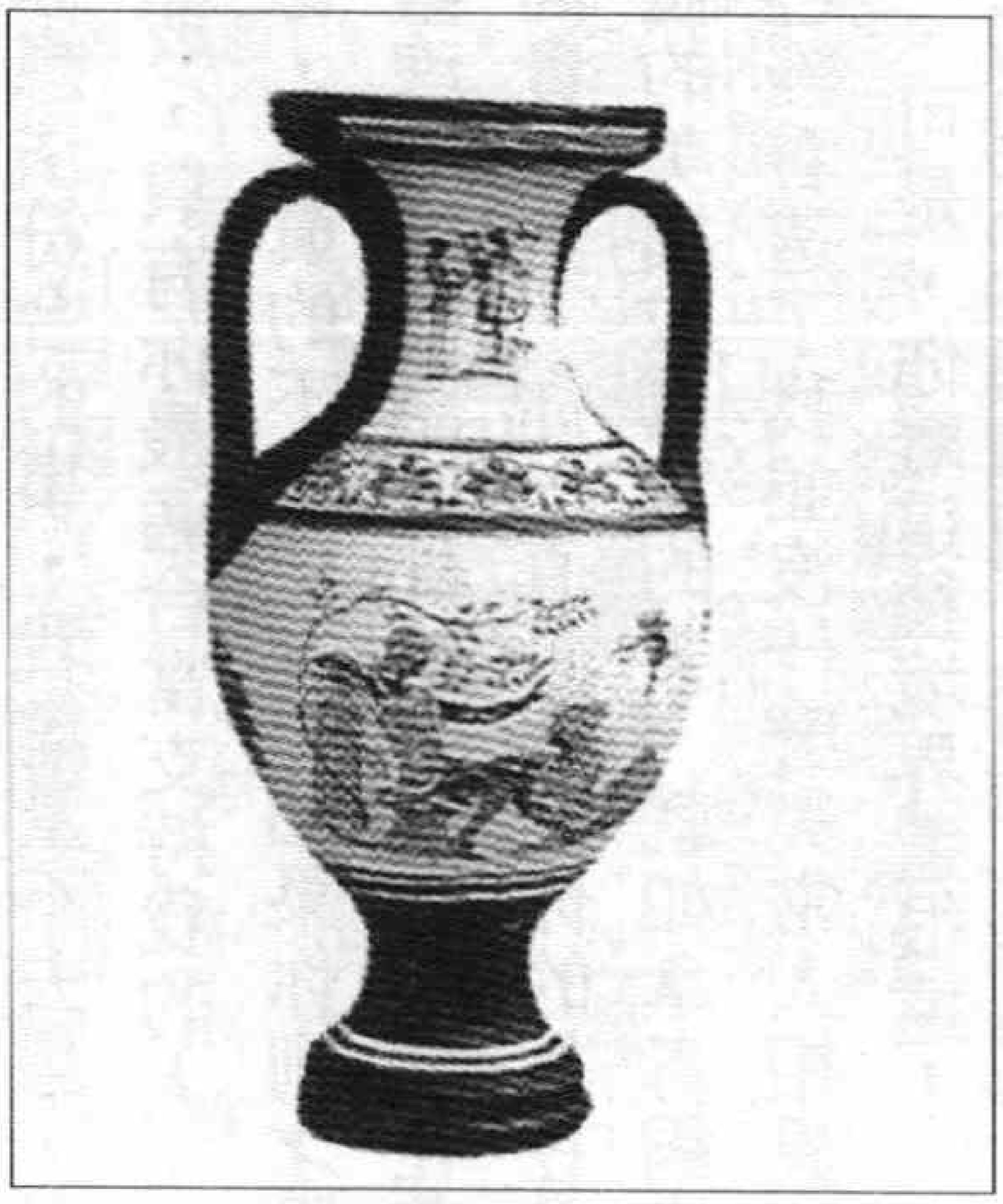
阿爾西巴德比蘇格拉底年輕十五至二十歲，當阿爾西巴德是少年時，蘇格拉底應是壯年期，他們的關係繼續維持下去，可以說是「神祕美」的典型。

14·同性之愛

自古以來，神祕主義者擅長用色情的象徵手法來表達他們的思想，似乎神祕與色情之間有不可分的關係。蘇格拉底受到當時的上流社會人士的影響，也常借用浪漫派的同性戀者的語彙來作比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與阿爾西巴德之間的交往，蘇格拉底經常戲言，自稱是「愛神」，而且自認自己是「懂得愛的眞諦」的人。

雖然這是蘇格拉底的戲言，可是卻代表蘇格拉底人格的重要一面。柏拉圖與色諾芬都曾經強調，不要忽視蘇格拉底的戲言，也不要誤解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被控告的理由，也與阿爾西巴德有關，罪名是「蠱惑青年」。

阿爾西巴德與蘇格拉底這件事，並



刻著美麗神話的陶壺。

不牽涉到「蠱惑」的問題，事實上，它是以蘇格拉底的純潔和道德思想作前提。蘇格拉底並沒有置身於色情的濁流裡，更沒有沉溺在感官的享樂裡。

蘇格拉底一心想從情慾中解脫，使「神祕的愛」獨立、自由、淨化，不含任何雜質。所以，阿爾西巴德這位美少年雖然與蘇格拉底很要好，但蘇格拉底並沒有沉溺在愛情裡，他只想繼續擁有與美少年之間的「純粹的愛」。

他與阿爾西巴德之間的愛，在本質上正是精神自然的交流。

在蘇格拉底清澈的眼睛裡，我們可以發現無限的美與魔力，超過人類的夢想與想像，它可以扭轉乾坤，它可以振奮精神，蘇格拉底如此注重精神層面的人，不可能不知道。

15・相貌奇醜生活簡樸

蘇格拉底這個名字，即是「健康的力量」的意思，雖然名字與他本人的長相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內心確實有不尋常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他天生的稟賦，及後天的執著。

蘇格拉底可能從來就不是雅典人審美標準上的那種儀表堂堂的男子漢。據說他的長相極醜，大扁臉，突眼睛，朝天鼻，嘴巴奇大無比而且嘴唇特厚。而他又常常說到對於美的看法，這甚至使他的學生不禁問他：你如何說明你自己的美呢？這位哲學家不無自嘲地這樣回答：實用的，才是美的。一般人的眼睛深陷，只能往前看，而他的眼睛可往兩邊看，一般人的鼻朝下，因而只能聞到自下而上的氣味，而他的鼻子則可以在更廣的範圍內嗅出氣味；至於他那大嘴巴，厚嘴唇，則無疑能夠使他的吻比一般人來得更有力、更豐潤而且接觸面大（色諾芬《回憶錄》）。他唯一覺得不大方便的就是他大得「超出了自己的期望」的肚皮，因而時時不顧別人的驚訝靠跳舞減肥。

蘇格拉底的生活非常簡樸，他常告訴別人應該如何節制，而自己也會自動節制，所以，他要求的東西很少，生活也很簡單。吃飯的時候，只求能吃飽。他常說：「吃簡單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飲食方法。」他的生活，眞可用「一簞食、一瓢飲」來形容，肚子餓了，就隨便吃一點，渴了才喝點飲料，絕不耽溺於美食。他曾說：「必須抗拒有誘惑性的食物，如果肚子不餓還吃東西，不渴卻喝飲料，會使人的頭腦和靈魂墮落。」他並且戲言：「魔女一定會使用各種方法，將那些受引誘的人變成豬，我們知道，奧德修斯（荷馬史詩《奧德塞》的主角）之所以沒有被變成豬，就是因爲他一直遵守漢密斯的忠告，盡量節制自己，細心地控制自己的肚子。」雖然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出這段話，但在玩笑中卻蘊涵著極深刻的意義。

蘇格拉底如此節制飲食，但絕不矯情。他平日雖不飲酒，但遇到要飲酒的時候，卻是很有酒量的。柏拉圖在《對話錄》中曾形容他與朋友共飲，一邊喝一邊大談哲理，後來大家一個一個的醉倒了，只剩下蘇格拉底依然清醒，從容地離開了杯盤狼藉的筵席。

在衣著方面，無論冬夏，蘇格拉底都穿同一件大褂子，那件大褂子的質料

是最平常的，一點也不起眼。他習慣赤腳，常常光著腳滿街與人辯論，而且幾乎不洗澡。他身體奇好，具有非凡的耐力，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柏拉圖在〈饗宴〉中記載，蘇格拉底在參加波提戴亞戰役時，曾赤著腳在冰上行走，令其他士兵刮目相看。而《費德拉斯》中也有一段話，描述了他的簡樸生活。

蘇格拉底：「費德拉斯！你到底是從那個地方來？又要往那兒去呀？」

費德拉斯：「哦，我是從希法勒斯的兒子利西亞斯裡的。一早，我就在他家坐了很久了，現在我預備到城外去散步。我是根據你我的朋友亞休美那斯的意見，想到郊外去走走，據他說，到回廊去散步會覺得很舒服。」

蘇格拉底：「他說得不錯！利西亞斯是不是在這條街上？」

費德拉斯：「對，他在伊皮克里特家裡。他家是座落在莫里修雅和莫里佩旺旁邊的房子。」

蘇格拉底：「你們到底在他家做什麼事？是不是聽利西亞斯講話來打發時間呢？」

費德拉斯：「假如你有空與我一起去散步，我就告訴你利西亞斯所說的一些話。」

蘇格拉底：「……」

費德拉斯：「哦！等一下，我想將你當作學習的對象，可是你把我的希望摧毀了。不過你有沒有想要到外面去坐下來看書？」

蘇格拉底：「好啊！我們離開這裡，沿著伊利索斯河走下去，然後找一個地方坐下。」

費德拉斯：「幸好沒有穿鞋子來，不過你平常就沒有穿鞋子的習慣。我們可以把腳浸在河水裡行走，那一定很舒服，尤其在這個季節和如此晴朗的天氣裡。」

蘇格拉底：「你走在前面，要注意看看有沒有能夠坐下的地方哦！」

費德拉斯：「你有沒有看到那棵高高的筱懸樹呢？」

蘇格拉底：「嗯！」

費德拉斯：「我們可以坐在那樹蔭下的草地上，迎著習習的涼風看書。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躺下來。」

蘇格拉底：「那麼我們就決定到那裡去！」

費德拉斯：「蘇格拉底，請你告訴我，歐蕾琉雅被克里亞斯搶來當他的妻子，這個故事，是否發生在伊利索斯河的附近？」

蘇格拉底：「嗯，有此傳說。」

費德拉斯：「想必是在這兒附近，因爲這兒的河水令人覺得舒暢，既美麗又清澈，最適合年輕的女孩子在這裡玩了。」

蘇格拉底：「那是在這條河流下游的地方。有條道路可以通到亞特密斯神殿，附近也有克里亞斯的祭壇。」

費德拉斯：「過去我不太清楚這故事，可是蘇格拉底，你告訴我吧！人是否相信這是件真實的事？」

……

蘇格拉底：「啊，這眞是個宜人的地方！繁茂的筱懸樹和灌木叢，長得如此地蓊鬱；樹蔭下，透著令人舒暢的涼意。百花爭放，四周飄溢著陣陣芳香。同時，腳由筱懸樹下伸出去，就會有令人感到舒暢的水流過。而且從附近的畫像和雕像看來，這裡可能是精靈或河神的聖

地。涼風飄送，好像在迎著我們，蟬鳴鳥唱，充滿了夏季的風味。特別令人愉快的是，還可以使身體躺下來，使頭腦好好地休息。這片柔軟的草地眞令人覺得舒服！總之，費德拉斯，你能夠帶一個外地人來這裡，是非常高明的。」

費德拉斯：「可是你這個人實在很怪，看起來不像個本地人，倒好像是個外地人被我帶到這裡似的，你一定很少走出城門，到街市以外的地方去散步！」

蘇格拉底：「眞不好意思，因爲我是個想多學習的人，可是草原和樹木並不會教我任何事情，而街上的人卻可以教我。不過你好像已找到能帶我出來的良藥，使我樂於外出。就宛如在一隻飢餓的野獸面前，使用樹葉和穀類當誘餌，想讓野獸走過來一樣。你也在我面前晃動著活餌，把我帶到這個你喜歡的地方來了。可是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方，我只想躺在這柔軟的草地上，而你也可以找個你認爲最合適的地方開始讀書吧！」

戴奧眞尼斯・雷爾修斯也這樣敘述：好幾次聽到他引用如下的詩句——

「銀器和緋衣，是演戲的好道具，卻不適用於平常的家居生活。」

蘇格拉底那奇特的外貌，確實能使別人一眼就認出他來，而且，據說他不僅長相不英俊，走起路來還像隻昂首闊步的鴨子。

不過，蘇格拉底的形象和性格卻具有相當的魅力。與他交談過的人，都被他的親切態度所吸引而捨不得離開。他高貴的內涵吸引了許多人。若與他更進一步交談，更能發現他談話內容之深刻廣泛，而且頗具幽默感，能達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一個人的外表往往是他內在的投射。蘇格拉底的外貌，究竟被人們作何種的評估呢？

看過希臘人的雕刻，就可知他們很注重內心和外在相互間的影響，而且凡事皆應從調和這兩者的精神出發。希臘人認爲：美麗的靈魂要寄託在漂亮的肉體上；更認爲要有健全的精神，必先有健康的身體。蘇格拉底長得醜陋，但他的精神和內在呢？

蘇格拉底雖非美男子，但靈魂卻非常高貴。作爲一個希臘人，美麗的靈魂

卻停留在不怎麼美的肉體上。尼采曾形容蘇格拉底是「醜陋的希臘人」，根據他的解釋，「醜陋」本身就是一種「反抗」。對希臘人來說，「反抗」蘊涵著「否定」的意義，若由此來推斷，蘇格拉底應是最早的現代人。他的容貌正象徵著「現代」與「反抗」。他的容貌與意志，表現出調和的美。

柏拉圖〈筵話篇〉中記述了阿爾西巴德的一段話：「你們怎麼會不知道這只是他的外殼呢？相信我，朋友們，如果你們把他撬開，那裡面所充滿的老練與智慧，簡直會使你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們所關心的金錢啦，榮耀啦什麼的，全不在他眼裡。所有這一切，還有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不足掛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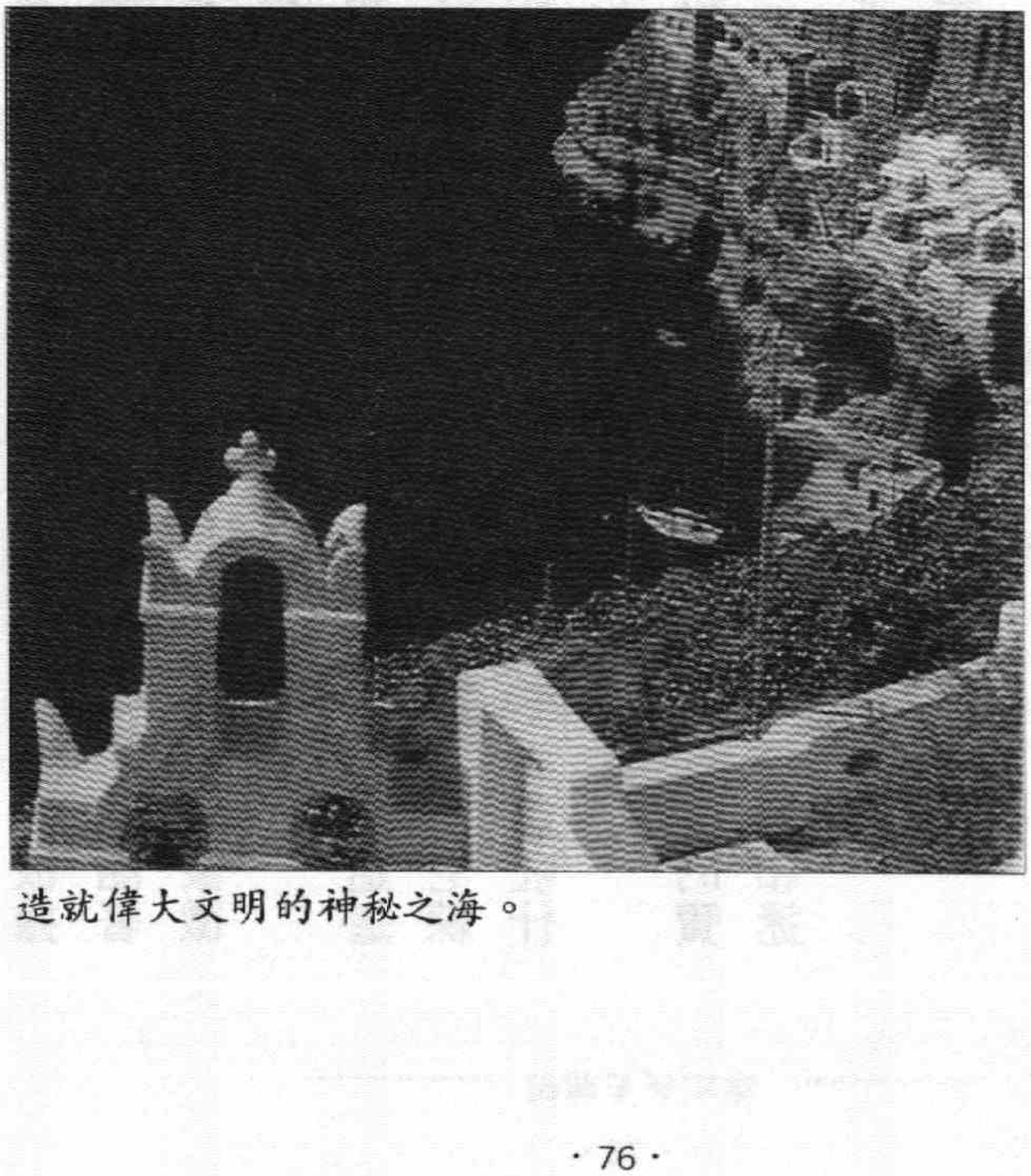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別人在他嚴肅認真的時候是否撬開過他的肚皮，看見裡面的寶物，反正我自己是看得淸淸楚楚，那些東西是如此的神聖、珍奇、美妙和迷人，以至你除了想到要跟隨他以外，就再也想不到任何別的事了。」

16·神靈的聲息

蘇格拉底自稱，他的行爲受一種無形的內在聲音所指導。這種聲音稱爲「神祕的聲音」或奇異的徵兆。

這個「聲音」，在他小時候就跟在他身邊，而且常在他身上突然發生，也是使他繼續生存的一種魔力。這個徵兆後來被稱爲「守護的靈魂」，而柏拉圖將這種現象稱是「奇異的徵兆」或「奇異的東西。」

一旦這種奇異的聲音在他心中響起，他就會進入忘我的境界，看



造就偉大文明的神秘之海。

起來有些神情恍惚。而事實上，他並不是在考慮或硏究某些問題，只是在體驗某種神祕性的東西，這就是「冥想」。

冥想的時間和地點是不一定的。冥想時，周圍的事物完全與他無關；冥想的時間或長或短。有一次，他在波提戴亞的陣地中，整整站了一天一夜，未曾走動。蘇格拉底周圍的人全知道這件事，以後，大家都由他去，若遇到這種情形，不再去妨礙他。

究竟蘇格拉底體驗了什麼呢？在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否聆聽了「神的聲音」或是接受了「神的委託」呢？

他內心的這種現象，可以稱爲超自然的聲音。這聲音似乎在向他提出某種警告，如果，他忽略了這種警告，會有不幸的事降臨，這種情形，和「良心之聲」又有何區別呢？一旦有危險逼近或有不幸的事將發生時，這種力量緊緊地抓住他，然後，這奇妙的聲音會告訴蘇格拉底。蘇格拉底非常尊重這種聲音，一定服從指導別人的行爲。這種指示與正邪沒有關係，因爲它並不發出與倫理有關的行爲的指示。

根據泰勒的說明，所謂「神祕的聲音」是蘇格拉底對「凶事」的一種敏感

的察覺力。便是這種「奇異東西的指示」被廣泛的宣傳，甚至有人認為蘇格拉底妖言惑眾，僭立新神。不久這便成為蘇格拉底被控告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蘇格拉底被邀參加亞加東的宴會，他一邊走路一邊思考，因此步伐很緩慢。後來，他請與他同行的人先走，自己卻走到隔壁人家的大門前，站在那裡，別人喚他，他彷彿沒聽見，仍然站著不動，這種情形經常在他身上發生。人們若看到他這樣，就知道他又在冥想了。

不久，蘇格拉底走入亞加東家。亞加東請求蘇格拉底告訴他所產生的奇想，蘇格拉底回答道：「智慧這種東西，如果在我們之間互相撞擊、激盪，會從我們當中比較多的一處流到比較匱乏的部分，正如滿滿一杯的水，會通過毛線，再傳到空杯子一樣。」

蘇格拉底認為許多事情不能全由理性決定。有時人需要神明的幫助，這幫助是指一種限制，超過這限制之外，人只能奉命行事。他談到自幼年起就不斷有神奇的聲音在重要的時候對他說話時，說這種聲音「總是禁止我而不是指令我去做我正要做的事」。譬如，這聲音在他每次要從政時，都明說不准。對於那些離開他的學生又想要與他恢復師生關係時，則有的默許，有的不准。而他

受審時，這聲音卻沉寂無言，使他既覺奇怪又覺坦然。「我向來都有神靈之聲，無論對於任何事情，只要是不該做的，它都會出而諫阻；如今擺在眼前的是世人所公認最大的惡（判處死刑）忽然加在我身上。但神靈並不出來示警，從我今晨離家到法庭，每一次我發言時，皆被神靈禁阻……」（柏拉圖〈申辯篇〉）

從這些文字中我們似乎感到，這奇異的聲音並不帶來知識的東西，也不指示確定的行爲，它只是說不准。它禁止蘇格拉底去說或去做任何有可能產生不好的後果的事情。蘇格拉底每每奉命唯謹，卻從不設法去瞭解那些禁令的意義。這聲音不是某種客觀存在而無法交往的權威；它僅僅適用於蘇格拉底本人的行爲。蘇氏也不可能呼求它替他做任何判決，而只能被動的接受它的指示。總之，對於蘇格拉底來說，那是一種來自外界的奇異而神祕的、卻絕對值得依從的聲音。

第三章

17·探究自然宇宙

宗教與哲學都是人類生活的精神支柱，兩者也經常相互影響。

根據柏拉圖在《對話錄》中的記載，我們知道，當時的奧斐克教派對蘇格拉底主張的「靈魂不朽」及「來生」有某些影響。大概，蘇格拉底童年時，即受到該教義的薰陶。

蘇格拉底很關心「死亡」的問題，他堅信人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斐多〉與《理想國》都引述了蘇格拉底談論天堂與地獄時充滿想像的神話，這些都與奧斐克教義中的思想有關。

奧斐克教的教理中，主張人類身上具有某種「神性」，但是人們卻往往自甘墮落，迷失了「神性」，如果能加以洗淨、澄清罪孽和死亡就能得到解放。換句話說，靈魂是永生不朽的，是一個墮落而被流放在外的「神」，如何使靈魂獲得解脫，超出「生死輪迴」，恢復它的不朽與神性，正是奧斐克教派所努力的目標。

除了奧斐克教對蘇格拉底的哲學發生影響外，還有許多學術與社會風氣，在蘇格拉底少年及中年初期時流行，並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這些也是探究蘇格拉底哲學思想時不能忽略的。

蘇格拉底出生時，愛琴海小亞細亞西岸的一個希臘古城美里塔斯所產生的哲學和科學已經發展了一個世紀。

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不但是政治和商業的中心，也是各方思想的匯聚地——一個名副其實的思想交流中心。

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美里塔斯的科學與哲學（當時二者尙合爲一體，並未分爲兩種學問），經由愛奧尼亞的數學天才畢達哥拉斯，從愛琴海地區傳到了義大利南部；同時東方的一些文化也在

早期的基督教壁畫。

此時漸漸傳到了西方。東西方在天文學、數學、生物學各方面彼此影響，而影響的方向不依經驗，而依理性。

大約在蘇格拉底二十歲左右，東西方宇宙說已各自發展成一個體系，而且相互對立。東方的宇宙觀是一元論，西方則是二元或多元論。

東方的一元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物質（包括人類的心靈）都由「氣」構成。而西方的看法則不同，西方二元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恩貝多克利的說法。他認為，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土、水、火、空氣所組成的，它們彼此撞擊混合而成了萬物。

另外一個與東方的一元論對立的說法，是畢達哥拉斯派所提出的。畢氏派認為，數學是解開宇宙奧祕的鑰匙，所以他們提出的原理等於是一些嚴密的數學公式。他們認為萬物是由「點」或「單位」組成的，這些單位或點以特定的幾何形態排列。

東西方對萬物起源的不同看法，成了哲人們討論的好話題，這些討論必然是年輕的蘇格拉底關心的，而這些爭辯所激起的火花，也刺激了蘇格拉底的思想在自由的園地裡，日益成長。

蘇格拉底年輕時，也對自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熱衷於追求自然科學的知識。他也常常思考萬物如何生成、如何消滅等宇宙觀的問題。他很希望能爲這些問題找到自己的答案。

根據色諾芬《回憶錄》記載，蘇格拉底那時已對當代科學有了相當的認識；而柏拉圖在〈斐多〉中也有類似的記述。由此可知，蘇格拉底確實研究過東西方流行的各種不同的宇宙萬物形成說。

因爲研究自然，他腦海中浮現了許多問題：爲什麼人們會有冷與熱等感覺？爲什麼人們說某些東西腐爛後又會變成其他的生物？他想，這或許是空氣造成的，或許是火、或許是生物本身，也或許都不是。

這種種問題困惑著他，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安納薩哥拉的自然哲學著作，他忽然覺得自己總算找到了答案。

安納薩哥拉主張「萬物種子」說，並認爲「理性」爲萬物建立秩序，也是萬物存在的原因。

蘇格拉底從安氏的書中發掘到「萬物生存的原因」，覺得異常的興奮。安納薩哥拉在書中所說：「理性是維持萬物秩序的原因。」這句話對蘇格拉底來

說具有重要意義，當他繼續閱讀此書時，又發掘到不少問題，他以爲，他已經找到通往他所追求的獨特世界的途徑。

所謂「理性是維持萬物秩序的原因」，也就是說，理性（心）規定了萬物存在的地點，讓萬物站在最適當的位置，也讓行星依照一定的法則運行。人類如果想發現每一種東西如何誕生？如何消滅？如何存在？……就必須淸楚別的東西對它的影響，或是它本身對別的東西的影響，能夠如此，才能知道究竟在何種狀態下建立良好的秩序。

在蘇格拉底看來，安納薩哥拉的學說等於告訴他宇宙萬物的法則，而人類必須做的事就是考察人類本身及其他與人類有關的事物。

蘇格拉底期待進一步瞭解大自然，明瞭天體的運動。他希望知道太陽、月亮、和其他星球如何移動，它們之間是否能彼此影響？但是安納薩哥拉卻一直強調，所有物體都基於理性而建立秩序，他們現在的情形，就是最好的情形。換句話說，他只指出「理性」是萬物存在的法則，卻沒有進一步說明運用理性去解釋宇宙和人類的眞正問題。

安納薩哥拉的理論曾使蘇格拉底以爲找到了眞理，但是當他進一步研究

後，他失望了，他不滿足了，他只好承認自己「毫無研究自然科學的頭腦」，又去尋找另一條道路。

因爲他在心中淸楚的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具有一種神聖的任務。他像先知一樣，肯定自己受到的召喚，但是不同於先知的是，他沒有任何眞理要宣示。他不曾被神挑選以召告神的旨意。他的使命只是與衆人一起探討，探討那衆人之一的自我的眞相。他的探討是毫不容情的，要揭穿一切的隱祕。他對自我或一切事物均不存信念，只是要求思索、質問、試探，然後再使人回歸到他的自我。便是人的自我只能存在於那屬於「眞」與「善」的知識中，因此一個人若想眞正成爲自我，就須正視這些思索，並且心無旁騖的追隨眞理的指引。

18・誰比我更聰明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得其解而別人又無法代爲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苦惱的根源。而每個人的情形不盡相同，有些人的苦悶時期很長，有些人則很短。蘇格拉底可能在三十至四十歲左右，或者是二十多歲時遇到這種苦悶煎熬。

蘇格拉底想盡辦法才找到安納薩哥拉，並對他抱以無限的期望，然而他終究令蘇格拉底失望了。蘇格拉底沒有眞正的老師，他必須在黑暗中獨自摸索，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找尋眞相、找尋自我。

蘇格拉底從安納薩哥拉的書中，學到如何用感覺去接觸事物和用眼睛去觀察事物，於是就轉而研究理論，再由理論研究事物的眞相。蘇格拉底假定，自己判斷的理論是攻不破的，在研究的過程中，原因和結果應該都會顯現，並且和理論一致，假設這些理論是眞理，那麼不與這些理論一致的其他情形，就是不眞實。

綜觀蘇格拉底的一生，我們發現他的人生探索歷程是這樣的：第一，從研

究自然到研究人類靈魂的變化。起先蘇格拉底盡心地研究自然，後來發現人類的靈魂比樹林、星辰、石頭更爲重要，於是開始考察一切思想的正確性。第二，他有一種代表全人類自覺的神聖使命感。第三，從被控告到被判死刑，他都致力於靈魂不朽的思索。

在他之前的哲學家，從沒有考慮或主張人類該如何追求智慧，而蘇格拉底則始終以愛智者自居，並不承認自己是智者。他常說自己無知：「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他在一種使命感的驅使下，奔走於世間，探究眞正的智慧，考察人們的理智水平，並告訴他們「對知識的炫耀是一種不光彩的無知。」

我們來看一段蘇格拉底所說過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名叫凱洛豐，他向來做事認眞，由於他瘦小、皮膚很白，所以，被朋友叫爲『蝙蝠』或『夜的孩子』。阿里斯多芬及一些喜劇作家，常用這些綽號嘲笑他。凱洛豐曾到特耳菲的神殿，接受神的指示。（凱洛豐實際上是他的一個學生，並總想知道是否還有人比自己的這位老師更有智慧。）凱洛豐問阿波羅神，究竟世界上有沒有比蘇格拉底更有知識的人？女巫回

答說：『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

我聽到這句話後，頗為疑惑，自問：『神究竟想要對我說什麼話呢？這句話是不是含有什麼暗示呢？』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比別人有知識，而神卻說我是最有智慧的人，神向來不說假話的，因為說假話就不足以成為神了。我迷惑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再度思忖著，究竟神要對我說些什麼？終於，想出了一個方法，來試驗神諭的意義。

神說我是最有智慧的人，如果我能找出比我更有智慧的人，就可以反駁神的證言，所以，我將以政界的大人物為對象，和他們辯論。經我仔細的觀察，我發覺這麼一個人——這裡無須提出他的名姓，他只不過是個雅典人，我和他談過一回就罷了——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這個人很有知識，而他本人也這麼認為。但依我看來，他並非如此，凡是自認自己有知識的人，實際上並沒有知識，我想讓他明白自己的愚昧，沒想到他卻怨恨我周圍的人，因為不明瞭此事，也對我產生誤解，於是我只好離開。但是，每當我獨處時，腦海裡總會浮出這麼一個念頭：無論如何，我比這個人更有智慧。或許，我們不知道善與

美，但是這個男人卻自以爲什麼都知道；而我雖然不知道，至少沒有自認什麼都知道，所以我似乎比這個人聰明一點，我聰明的程度，恰好和我不妄自以不知爲知的那種自知程度成正比。後來，我又跑到許多看起來很聰明的人面前，我仍然得到與前面相同的經驗，一些沒有知識的人，總自認自己很有知識。如此看來，神的證言，是不能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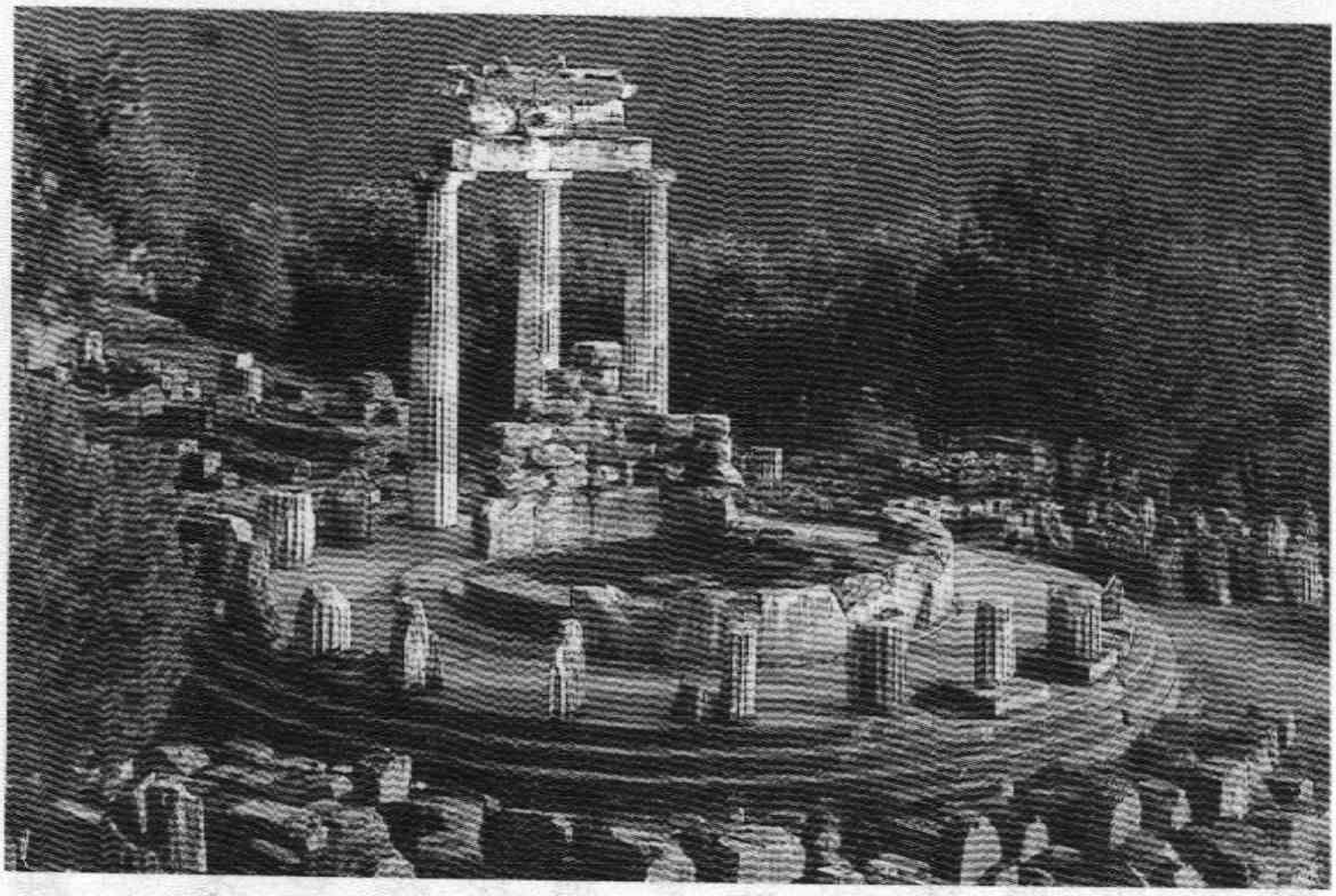
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眞實的人格。

蘇格拉底繼續探討自己是否比別人聰明，每一次都引起別人的不滿，被別人憎恨。但是，這種情形反而使他更出名，也因此使他走上被控告的命運。換句話說，這種被控訴的結果，正根源於他的性格。

柏拉圖《對話錄》的〈申辯篇〉，所引述的蘇格拉底的話語，很值得我們重視。他對於人性的細膩而深刻的探求，使他發現他的周圍，有一些追求名譽或好金錢的所謂聰明人，這些人把眞實當作小蟲，不經意地將它踩碎；而且這類人竟然多得不勝枚舉。

那特耳菲神殿的神所詔諭的證言，據說是這樣的——

「索福克里斯很聰明，歐里庇得斯更聰明，而萬人之中，蘇格拉底最聰



那特耳菲神殿。

明。」

這無意間得來的名譽，反而造成他的困擾。他理智的去找眞理，探索智慧。他自認爲無知，而神卻說他最聰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蘇格拉底又前往詩人聚集的地方，拜訪那裡的「悲劇詩人、頌酒神的詩人及其各種詩人。」他發現這些詩人並不能憑藉理智解釋他們的詩句，於是得出這樣的結論：「詩人的創作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他們就像一些占卦的人那樣，能夠說出一些好東西，但不理解它們的意義。」於是他又離開了詩人。

他接著又去考察工匠們，到那些擁有特別技能的人匯聚的地方去，這些人確實知道蘇格拉底不知道的事，但是，他們仍然犯有相同的錯誤——只因爲自己有特殊才能，能做出很好的作品，就自認是最有智慧的人，並且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也裝出很內行的樣子。

蘇格拉底出外尋求最聰明的人的這段期間裡出現了一種現象。不知什麼原因，有一些有閒又有錢的人，自動跟在他後面，站著旁聽，他們似乎對蘇格拉底的舉止很感興趣，甚至經常模仿他的舉止、行爲。也在尋找比他們自己更聰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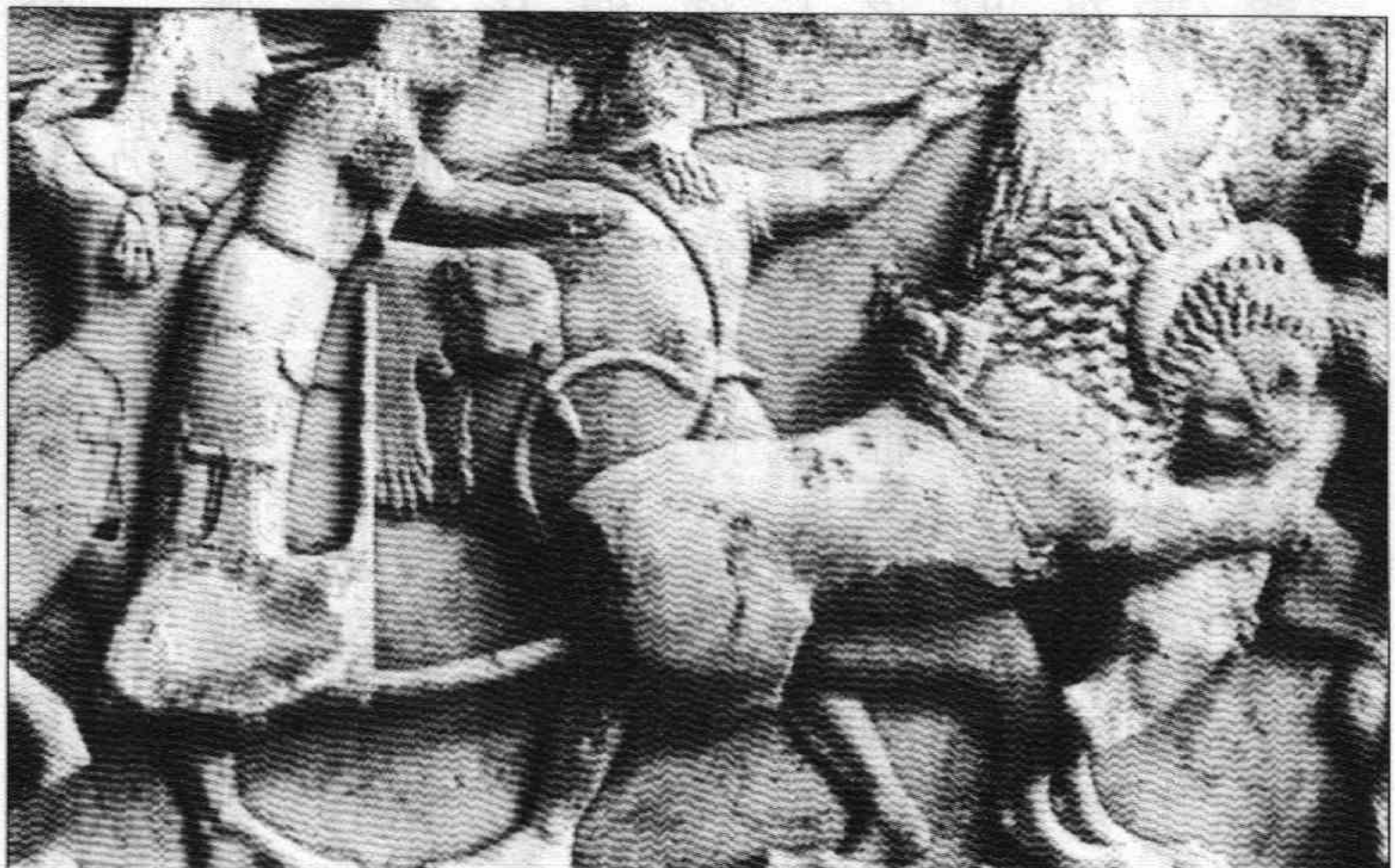
蘇格拉底的名聲，已經傳得很遠，別人模仿他的行爲，也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他不僅在雅典赫赫有名，甚至很多希臘人也知道他有「最高智慧者」之稱，大家都稱他爲「研究智慧和道德的人」，另外，也有人稱他爲「不承認神存在的人」或「強辭奪理的人」。

當時，蘇格拉底已將近四十歲，他曾經說過：「照顧自己的靈魂，使其臻於至善至美。」他所說的「照顧」，就是指培養理性的思考與理性的行爲，從而認識自己。

19・接受使命

人的生命是有限而短暫的，平凡的虛度一生，無疑是一種浪費；如果，我們能理解蘇格拉底的思想和生命，便可知道人類該如何生活。從他的經驗中，我們得到一種啓發，使我們隨時可以勇敢地面對死亡，而無所遺憾。他對生與死的意義瞭解得十分透徹，他以眞實爲中心，追尋善美的生活，並且相信靈魂不滅，所以，他隨時都有赴死的勇氣。這也源於他的使命感。

蘇格拉底對神的話語思考、驗證



諸神與巨人的戰爭，建於西元前530年。

的結果，使他從此獲得一種使命，一種以探索全人類的命運爲自己畢生追求的使命。他認爲神不是在說我蘇格拉底什麼，而只是借我的名字作個例，好像是說：「**人們呀，一個人若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他就是最有智慧的。**」

因此他爲追求智慧而生存，仔細研究人類、研究自己和別人；這種生活方式，不會因死亡或其他危難而改變。他曾說過：「假如我拋棄這種生活方式，你們可以隨時將我帶上法庭。」

蘇格拉底不能否認特耳菲的神諭，終於接受神諭作爲他的使命。他常用冷靜的態度詢問雅典的青年，何謂名譽？何謂道德？何謂愛國？何謂德性？他永遠問多於答，讓青年發表意見、思索問題，然後他三言兩語地就能使青年們茅塞頓開。然而，也正是他對人類心靈許多問題的答案，及他受青年人歡迎的程度，觸犯了那些自認是智者的雅典人，指控蘇氏爲「蠱惑青年」。

20・戰場上的回憶

蘇格拉底參加過三次戰爭，他以勇敢和耐心爲祖國雅典奉獻，他認爲：有雅典才有蘇格拉底，並非有蘇格拉底才有雅典。

戰爭紀錄是：公元前四三二年至四二九年之間，參加波提戴亞戰役；公元前四二四年參加戴利旺戰爭；公元前四二二年參加安費伯里斯戰爭。

蘇格拉底受審後，在法庭上進行自我辯護時，伸張自己的勇敢善戰，他說：「各位雅典人，我曾被你們選中去參加波提戴亞包圍戰、戴利旺會戰和安費伯里斯之戰。當指揮官命令我，守護某個據點時，我絕不會比別人遜色，爲了保衛和守護指揮官所配置我的崗位，我是不惜犧牲生命的……」

戰友戴奧眞尼斯、雷爾修斯也曾回憶同樣的事實——

「蘇格拉底參加安費伯里斯戰爭之前，曾在戴利旺會戰中，拯救過從馬背上摔下來的色諾芬的生命。當大家處於危急的情況下紛紛撤退時，蘇格拉底卻仍沉著應戰，不時環顧自己的周圍，有人要襲擊他，他都能隨時提防和應付，然

後才從容不迫地隨軍隊撤退。他也參加了波提戴亞包圍戰。當時因爲陸地在戰爭，軍隊無法走陸路，就坐船出征。記得有一天晚上，船彷彿受到符咒一樣，被困在一個地方動彈不得。而從蘇格拉底在波提戴亞包圍戰中所表現的偉大態度來看，他是應該受到褒獎的，但聽說他卻將榮譽給了阿爾西巴德。」

阿爾西巴德在柏拉圖〈饗宴篇〉中也將會戰爭中所發生的事情，談得很清楚。他首先描述了蘇格拉底曾經因爲陷入自我的沉思，而站了整個晚上這件事。然後他敘述道——

「那次的會戰，就和你們所知道的一樣。在戰爭發生之後，我從指揮官那裡獲獎，其實，蘇格拉底也應該受到稱讚才對。因爲他沒有丟棄受傷的我，而解救了我，並且還將我的武器一起帶回。不管你們是否將責備我，或者說我撒謊，我眞的曾經向指揮官主張應該贈獎給蘇格拉底，但指揮官卻因爲我是貴族，所以給我獎賞。而且那時候的蘇格拉底，認爲自己沒有資格受獎，也非常贊成我獲獎。」

公元前四二四年的戴利旺會戰，雅典嚴重敗北。這次會戰的指揮官拉克斯，也有這樣的敘述——

「李西馬卡斯！你要把那個人（蘇格拉底）留住，因爲他在任何地方，都知道要尊敬自己的父親和祖國。當戴利旺會戰失敗時，我正與他在一起，所以我能斷言，如果其他的人也像他一樣勇敢，那麼我們國家的尊嚴就可保住，決不致於陷入不名譽的地步。」（柏拉圖《對話錄》的《拉克斯篇》）

在戴利旺會戰中，與蘇格拉底並肩作戰的除了拉克斯外，還有阿爾西巴德，他在〈饗宴篇〉中再次回憶道：

「各位，瞭解戴利旺的派遣軍將要撤退時蘇格拉底所採取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那時，我騎著馬，那些沒有裝備的就徒步，因此，我必須等軍隊全都疏散後才

花瓶上完美表現希臘戰事。

能撤退。這時，我看到蘇格拉底與拉克斯兩人一起行動，我叫他們鼓起勇氣，繼續奮鬥下去，我絕不會把他們丟棄的。在此戰役中，我能夠比在波提戴亞包圍戰裡更詳細地觀察了蘇格拉底——因爲我本身騎著馬，而且也沒有恐懼感——我充分瞭解到，他比拉克斯優秀得多。當時，他非常鎮定地觀察敵人的軍隊，以極其冷靜的神態前進，任何看到他這種神采的人，都會覺得跟這個人一起行動非常安全，因爲他一定會很勇敢的保護自己。後來，果然他本身沒有受傷，而且平安地離開了戰場；連和他一起行動的人，也同樣平安地脫離危險。

所以在戰況危急時，若保持冷靜沉著的態度，就不會遭受到敵人的襲擊；相反的，如果慌張失措，就容易遭受到敵人的追擊。」

21·妻子詹蒂斐

蘇格拉底結婚時究竟幾歲，已無從考證。他被判死刑時，有三個兒子，長子叫蘭卜拉庫立斯，另外兩個則都還很小，由此推定，他和詹蒂斐結婚時，可能已是中年了。有人計算爲四十七、八歲，總之蘇格拉底的婚姻生活開始的相當晚。

柏拉圖在〈斐多篇〉中，形容蘇格拉底的妻子詹蒂斐是一位對愛情專一的女性。色諾芬在「蘇氏回憶錄」中也不曾說她什麼壞話；但是，亞歷山大的學者，卻認爲詹蒂斐是一位固執而凶悍的潑婦，稍不如意就會惡言相向。事實是否眞的如此，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人傳說，蘇格拉底還有一位前妻叫蜜爾多，是亞里斯多得的女兒或孫女，但多數認爲根據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記載，應該比較正確。

據說有一次，蘇格拉底的長子蘭卜拉庫立斯惹母親生氣，蘇格拉底看到這個情形，就當場教訓他，但他反而對蘇格拉底說：「母親那種暴躁的脾氣，誰

都無法忍受！」

「野獸的殘酷及母親的殘酷，那一種更令人無法忍耐？」

「我認爲是母親這一邊。」

「那麼到目前爲止，她有沒有咬過你，踢過你？有很多人被野獸咬過、踢過。」

「雖然她沒有如此待我，但是，就算她能將全世界的東西統統給我，我也不願跟她在一起，我實在不想聽她罵人的話。」

「小時候你就很頑皮，常說些不該說的話，增添你母親許多麻煩，尤其是你生病的時候。」

「但是，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事，或說過一句話，使母親覺得羞恥。」

「你母親所說的話，會比演戲時兩個人的對話還要難聽嗎？」

「戲是戲，與現實生活不同。演戲時的打罵是因劇情的需要，不會使對方心靈受到傷害。」

「但是，你應該也很清楚，你母親所說的話並沒有惡意，相反地，她卻是希望你比別人更好、更有出息，你何必生氣！難道你認爲，母親對你懷有惡意？」

「我沒有這樣想。」

這時，蘇格拉底繼續說：「你生病時，你的母親向神禱告，希望神賜福給你，你認爲她冷酷嗎？像這種母親你都無法忍耐，我想，你大概對任何事都缺乏耐心。難道有人指使你如此做嗎？或是你已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人高興，無論他是誰，你都不願聽從他們的話。」

「當然不是這樣！」

「你冷時，母親會替你生火取暖。人人都希望周圍有幫他做好事的人，你若不信，可想想看，當你失敗時，是不是希望有人爲你帶來好運，援助你呢？你是否也希望鄰居都喜歡你呢？」

「沒有錯，我是這麼想！」

「還有，當你在陸地或海上旅行時，你的同伴或是你曾經遇見的所有人——無論這些人是你的朋友或是敵人——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嗎？或許這些人的好意，對你是很重要的！」

「我認爲是很重要。」

「既然這些事你全懂，爲什麼對你的母親如此不尊重？這樣做對嗎？國家對

忘恩的人，不會加以懲罰；對受到恩惠而不報答的人，也會原諒；但是唯獨不能原諒不尊重雙親的人。不孝順的人會受到懲罰，他成為領導者的資格會被取消，國家進行祭典時，這類人的禱告不會被接受和感激。不僅如此，如果有人不去參加過世雙親的祭典，國家就會派人調查他的身分，並懲罰他。所以，孩子！你要好好想想，假使有不孝敬父母的行為，要立刻請求神原諒你，否則神會認為你是一個不知感恩的人，而不賜福予你。其他人也會因你對雙親不尊重而輕視你。最後你將成為沒有朋友的孤獨者，因為人們一旦發覺你是不知感恩的人，就會認為沒有必要與你打交道，更沒有必要對你好，因為你不會感謝他們。」

蘇格拉底又開導兒子說：「你應該不會認為人類是為了情慾，才生孩子的吧！」蘇格拉底希望緩和兒子與母親之間的隔閡，並使兒子感覺父母責任的重大與艱鉅。他接著又說：

「男人必須照顧妻子，必須為即將誕生的孩子的一生利益打算，並且做好準備。女人冒生命的危險懷孕，不但擔負著很重的責任，還要忍受痛苦，費了很大的力氣才生出小孩子，她不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報，還要照顧和養育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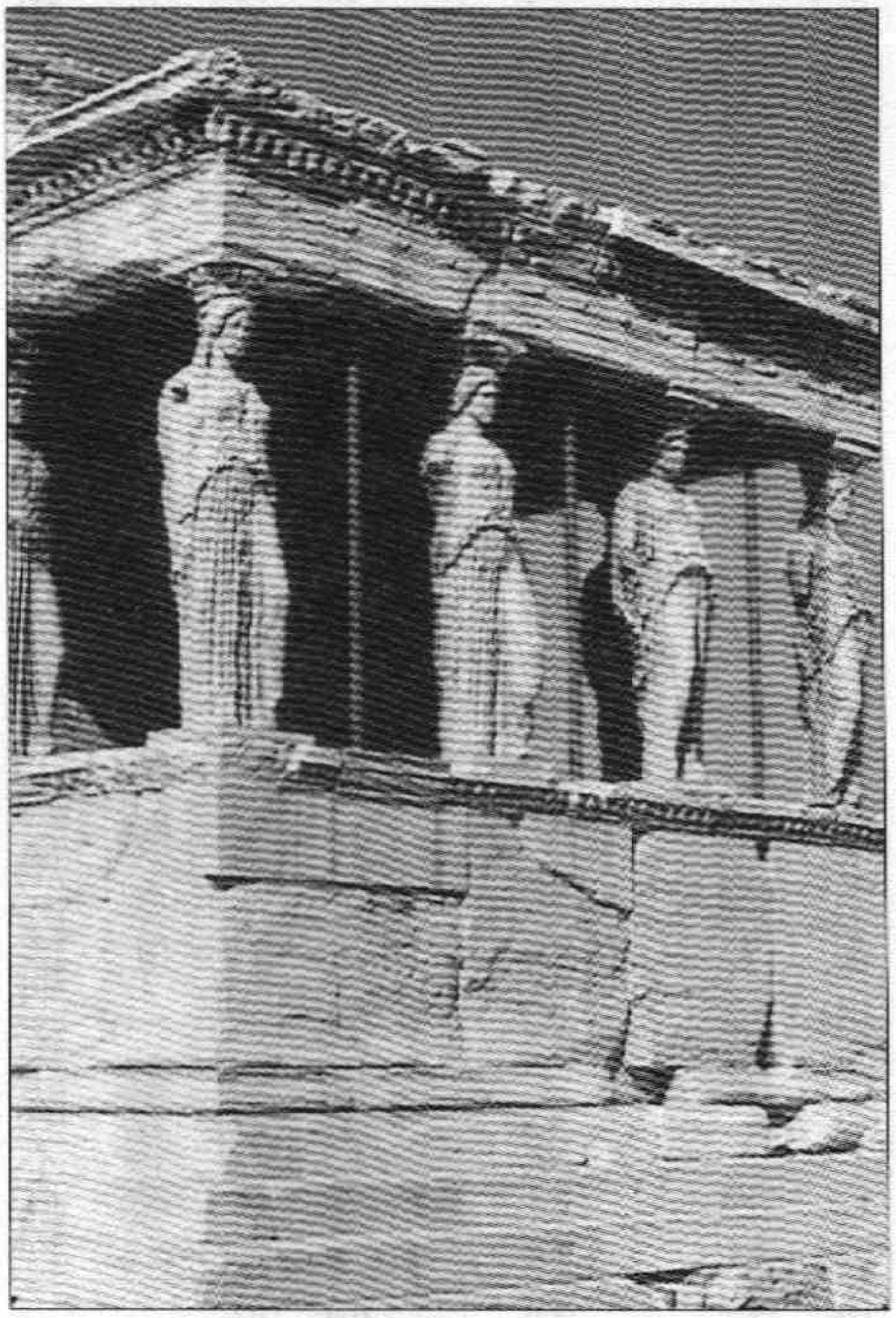
剛出生的嬰兒不知道是誰在照顧他，也無法說出自己的需要，身為母親的人，必須主動而耐心地去瞭解嬰兒究竟喜歡什麼、需要什麼。母親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不分晝夜地照顧孩子，但卻從未想過，孩子將來會如何的報答她。一般父母都認爲，光是讓孩子衣食飽暖仍是不夠的，小孩一旦到了學習的階段，雙親必須將自己所知道的，有關爲人處世的方法全部教給他，假如有學問比自己更好、品德比自己更優秀的人，還必須花錢讓小孩去向那個人學習。總之，爲了使自己的子女成爲更完美的人，父母親總會傾其全力的。」

兒子似乎感到了羞愧，默默地低下頭。

22・雅典的指責

公元前四百一十三年，蘇格拉底五十七歲。斯巴達軍占領了雅典的一個城堡戴凱利亞，從此，雙方發生了全面性的戰爭，而雅典人卻頻吃敗仗。

這時，蘇格拉底的弟子阿爾西巴德自認自己是雅典的寵兒，極力鼓吹他的美夢，向大家提出征服西西里的建議，激起了公民們對光明前景的希望，希望能在他率領下擺脫每況愈下的局面。公元前四一五年，他終於成為雅典海軍艦隊的總司令，率領艦隊遠征西西里。



艾克洛玻里的迴廊建築。

但是才出發不久，阿爾西巴德和他的黨徒，就在耶魯烏西斯密謀不軌。雅典城裡，每一個家庭的四方石柱上，都刻有神的臉，叫「赫魯麥」。有一天夜晚，它們全部被毀壞，大家都認爲這是阿爾西巴德一行人幹的，因此，以污辱神的罪名，將他召回接受判決。在回雅典的途中，他逃到斯巴達，雅典法官判決他死刑。

逃到斯巴達的阿爾西巴德，對雅典放出弓箭，宣布背叛雅典，並且建議斯巴達人在阿提卡興建城堡。

後來，阿爾西巴德終於反悔，發誓忠誠祖國，獲得雅典人諒解，於是在公元前四〇七年，返回雅典。但他無法久居祖國，終於在公元前四〇六年再度逃往斯巴達。作爲蘇格拉底最親密的弟子，他的叛國自然使人們認爲蘇格拉底應負責任。

公元前四〇六年夏，雅典的軍隊在萊斯波斯島與阿基紐西群島間的海面上大勝斯巴達軍隊，卻因海上風浪襲擊，犧牲了二十五艘戰艦和四千名士兵。當時一般人認爲，若非指揮官的怠慢和不負責任，這些人一定能得救。

當時由五百人評議會所選出的五十個委員，對這次戰爭的指揮官進行審

判，蘇格拉底也被選為委員中的一名參加評決。關於這個判決的經過，柏拉圖〈辯白篇〉中有這樣的記載——蘇格拉底說：「你們知道，到目前為止，我尚未被提任過公職，只當過政務審議會的議員。你們決定訊問那些在海戰中沒有救助漂流者的將軍。他們罔顧士兵死活的作法，被公認是違反人性的行為。在執行的委員中，只有我一人反對如此殘酷的判決，其他的議員都想要彈劾我、逮捕我。我相信，如果我害怕被關在牢中或被判死刑，我隨時可推翻我的主張而參加各位的行列。但拘禁和死刑，已不再令我害怕，我永遠都是法律和正義的信徒。」

蘇格拉底抱定這種信念，面對生命的危險。他所具備的智慧，使他在死亡與拋棄正義的選擇時，毅然決然地選擇前者。

蘇格拉底不斷地研究人類問題，他以清晰的思路、精密的理性分析、找尋答案。何謂敬神？何謂不敬？何謂美？何謂醜？何謂正義？何謂思慮？何謂瘋狂？何謂國家？何謂政治家？何謂政府？何謂統治者？宗教是什麼？害怕和膽怯又是什麼？

蘇格拉底絕不會為討好權力而違背正義，他不害怕，更不屈服。公元前四

○四年，雅典對斯巴達無條件投降，在斯巴達將軍賴山德的命令下，雅典的民主政權被迫解體，同時產生了一個「三十人委員會」實施獨裁制，而蘇格拉底依舊堅持他的理想，不因局勢改變而變節。有一天，三十個委員應用「庫里契阿斯的獨裁制」，下了一道命令，把蘇格拉底和其他四人召去，命令他們到沙拉密斯島將萊昂抓來處死。他們常常下達這樣的命令，他們整日忙著陷害人，似乎要殺盡異己而後快。蘇格拉底沒並有聽從他們的這個命令，而且用行動表明對死一點也不在乎，蘇格拉底抱定決心不做不合乎正義的行爲。所以當時的統治者，雖然那麼凶狠，仍然不能威脅、逼迫蘇格拉底做出不正當的事。

其他四人前往沙拉密斯島，將萊昂帶來，然後對他執行死刑，蘇格拉底卻獨自一個回家。假使當時的政權不是馬上崩潰的話，蘇格拉底可能也會被抓去處死。

他說：「我曾經想過，只要我擔任公職，一定採用好人的好方法辦理公事、維持正義。若非我在此時才擔任公職，可能我不會活到這個年齡。無論是擔任公職或私人生活，我絕不會輕易改變態度的。」

公元前四○三年，蘇格拉底六十七歲，柏拉圖二十五歲。雅典的民主政治

恢復，但是，這時的民主政治已不是蘇格拉底理想中的有人性的國家制度。他本人也居然被某些人指責爲「培養叛逆者的人」。而說這句話的人中，也有蘇格拉底的朋友，例如，克利提亞和查爾米底斯等。克利提亞是柏拉圖母親的堂兄弟，曾是「三十人委員會」中最極端派的一位。查爾米底斯也是柏拉圖的舅舅。

查爾米底斯與蘇格拉底另一弟子優西德摩斯過從甚密（與柏拉圖所寫的「優西德摩斯」並不是同一個人）。查爾米底斯利用他、誘惑他，蘇格拉底看到這個情形，曾說：「君子不會像乞丐要求食物一樣，對自己的朋友懇求、哀求，這不是自由人應有的行爲。」

但是，查爾米底斯不聽這句話，也不改自己的行爲，因此蘇格拉底在優西德摩斯及許多人面前大罵：「查爾米底斯的脾氣簡直像豬一樣，豬用身體去碰石頭，就如同查爾米底斯用身體磨擦優西德摩斯的身體。」

查爾米底斯因此非常痛恨蘇格拉底。

當蘇格拉底批評政府不遵守法律而任意處死庶民的行爲「像牧牛人殺死牛群」卻不覺羞恥時，他們便把蘇格拉底召來，拿法律給他看，表示法律是曾禁

止他和年輕人談話「講授哲學」的，於是蘇格拉底質問他們兩人說：「對於這個命令，我實在不瞭解。我願意聽從法律，可是擔心自己因不瞭解而違反法律，所以想問問你們，你們禁止我教哲學的目的是什麼？是你們認爲我指出了事實嗎？還是你們認爲我講了虛僞的話？如果你們認爲我講的是虛僞騙人的話，那麼以後我就要講事實了！」

卡里庫勒斯很生氣地說：「蘇格拉底！你可能不瞭解我們話中的意思，我再清楚地告訴你，無論如何，你不可以和年輕人說話。」

蘇格拉底又質問說：「我擔心會在無意中違背了你們的命令，所以請你們告訴我，年輕人的界限究竟是幾歲呢？」

回答：「凡是還沒有能力明辨是非以及尙未成熟的人，都不許交談。講清楚一點，就是沒有到達審議員的年齡，也就是說，你不可以和三十歲以下的人說話。」

再問：「如果我上街去買東西，而那位老闆正是三十歲以下的人，那我也不可以問他東西的價錢嗎？」

答：「這是可以的。可是，蘇格拉底！你好像對自己所熟悉和明瞭的事

情，有一種不斷質問的毛病。你應該知道，這種習慣是不好的。」

問：「照你這麼說，如果有年輕人問我一些我所知道的問題，比如說：請問卡里庫勒斯住在那裡？或是克利堤亞住在那裡？我也不能回答嗎？」

卡里庫勒斯說：「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可以回答。」克利堤亞插道：「蘇格拉底，你千萬要記住，不可再去騷擾木匠和鐵匠了！因為根據我們的觀察，如果你時常談到他們的事情，就會妨礙到他們。」

問：「假如那些工匠，問我有關正義、信念，或者其他思想上的問題，我也不能回答嗎？」

答：「是的，你不可以回答。而且你也不能再講到有關牧牛人的事情，如果你不改掉這些，那就要小心你本身的牛群會減少。」

柏拉圖在晚年時對於恢復後的民主政權曾這樣說道：「在這些日子裡，局勢的混亂依然如故，仍然發生了不少過火的行為；不過，在一個革命的年代由於某種特別的情況，對敵人實行過火的報復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然而莫名其妙的是，幾個當權的人給我的朋友蘇格拉底安上一個荒謬無比、與他毫無關係的罪名。他們把他送上法庭，於是人民就把這位曾經拒絕逮捕他們的一個朋友（萊昂）的人給處死了。」

23・荒謬的控訴

蘇格拉底已經被禁止與青年人談論哲學。光榮的雅典，已經無法保證蘇格拉底的生命，過去的光榮與輝煌已經遠去。假使還存在，也只存在於支持和理解蘇格拉底的人們的內心裡。

公元前三九九年，偉大的蘇格拉底被米利特斯、安紐托斯、李康等三人控訴到雅典的法庭，起訴狀的內容如下——

「匹托斯區民米利特斯的兒子米利特斯，宣誓關於以下這件事：我告發愛羅匹格區民索福羅尼斯庫的兒子蘇格拉底，他不承認國家所規定的衆神，引入其他的神（宗教行爲），並且蠱惑青年犯罪，我們要求將他判決死刑，以整肅國法。」

事實是如此嗎？這些罪狀眞能成立嗎？

起訴書中說，蘇格拉底「不承認國家所規定的衆神」。事實上，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幾乎個個都不相信國神，甚至有人否認神的存在；而蘇格拉底則是

唯一沒有否認神的存在，並且還常常勸人們敬神、按禮節膜拜神明。

至於說他「引入其他的神」，更是荒誕了！控告者所依據的，是蘇格拉底自稱受某種無形的內在聲音所指導。但是，如果這就叫「僭立新神」的話，也免太牽強了。

另一項罪名是「蠱惑青年犯罪」，關於這一點，勉強可引爲依據的是他的弟子阿爾西巴德背叛雅典，至於說他對雅典青年有不好的影響，那實在是人們的誤解。

蘇格拉底相信，自己的言論絕對是眞實而不違背眞理的。他從來沒有刻意地鼓動風潮，那些追隨他的人，都是心甘情願，自動聚攏的。無論在家裡、在市場，或與弟子討論時，他都能提出精確的理論，來說明眞實。

但是，有些人卻認爲蘇格拉底虛僞、有罪，他們著手調查他不正當的言論，並公開討伐他的罪行。因爲這些人的控告，蘇格拉底背上了莫須有的罪名。

他們控告蘇格拉底花了許多心思致力於天文學、地質學的研究，是歪曲事實；想煽動青年，使青年不明事理，誤入歧途。這種說法，在各處流傳，散布

範圍很廣，連蘇格拉底也不得不承認這些人很可怕。因為按當時的風尚，研究天文學、地質學，就等於是不相信神的存在。

而最令蘇格拉底迷惑的是——究竟誰在散布這些謠言？他只知道其中有一名是劇作家，叫阿里斯多芬，他所寫的一部喜劇《雲》，極力諷刺蘇格拉底。

這部戲劇的內容是——某位哲人（**指蘇格拉底**）主持一座思想工廠（Notion-factory **即學校**），他召集了一幫面色蒼白、營養不良的弟子，和他們一起探究一些異想天開的問題，告訴他們天文、氣象、自然現象等，企圖認識宇宙的奧秘，認為「雲」才是宇宙眞正的神，宙斯是不存在的。他教學時不依賴經驗，而依靠理性，並且教導學生研究文法、聲韻學、蚊子和跳蚤的生理學，及詭辯術（**把無力的言論，變成有力量的言論**）。劇中的這位主角看來像一位滑稽而又愛冒險的老師，他拋棄古代傳下來的神，卻崇拜以太、空氣和雲；他說明打雷和下雨並不是宙斯神做的，而是雲使然。阿里斯多芬稱他們為「望天者」（Sky-gazer），即研究無聊問題的人。

由於這齣戲的上演，使蘇格拉底更為有名，但是反對他的人卻更認為他是個危險的哲人，拋棄了信仰，顚倒了眞與善。起初，蘇格拉底似乎並沒有作出

什麼反應。但從《理想國》中，我們可看到他說過這樣的話：「難道在一艘民主的船上，一個航手因爲要觀察天氣就要被說成是個『望天者』？一個說無聊話的蠢人嗎？」

事實上，蘇格拉底執著的追求智慧，愛好眞理，所以一生都在研究和蛻變中，他主張思想自由，他爲每個概念尋找定義，他不自以爲聰明。他爲了證明特耳菲神諭的正確與否，曾到各地尋找比自己聰明的人，無論在市場或街角，他都隨時請教人們；並對自以爲是的人提出反駁，他這種行爲，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些無知的人，一旦缺點被暴露，就惱羞成怒對蘇格拉底懷有很深的敵意。

不僅如此，蘇格拉底還被誤認爲是「販賣知識的教師」，在蘇格拉底的觀念裡，教育別人而接受報酬，是合理的事，但是他教導青年，從不收取費用。因爲他覺得他和那些青年都是朋友，將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好東西教給朋友，是對彼此都有益的事。

24．告發者的詭計

關於蘇格拉底的憎恨與毀謗，似乎愈來愈多了，但這些都不足以減損蘇格拉底的言論和行爲的價值。他一生的眞實、正義、勇氣、道德和思考的坦蕩，任何外來的污蔑都擊不倒他，告發他的三個人也絕不例外。

米利特斯是曾被蘇格拉底傷害過自尊心的詩人代表，他並不太出名，是一位沒有才華的年輕悲劇詩人。

李康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三流政治家和演說家，因爲告發蘇格拉底而出名。

安紐托斯則是一位富有的人，藉財富而得到名譽，是皮革業者。他有一個兒子，頗具才華，因此，蘇格拉底曾經質問他爲什麼不讓他的兒子研究學問發揮才能，卻讓他做皮革匠？

歷史學家索瓦基曾對安紐托斯有如下的記述——

「距蘇格拉底時代已經二、三世紀的我們，對他充滿神祕的外表仍熱心地研

究著。三流詩人米利特斯和辯論家李康，只不過是配角而已。假使安紐托斯有卑賤的動機，也不是這件事情最大的致命傷，因爲他只是用錢收買米利特斯和李康，希望他們支持這件事。像安紐托斯這類的人，根本沒有心思要重視哲學家或討論哲學。」

安紐托斯是一個商人，他不但富裕，又是個盲從執拗的愛國者，自以爲十分瞭解自己在雅典社會所擔任的角色和責任。他的自負心和責任感，使他自認社會需要他，國民仰賴他，以他爲支柱，並確信自己可以在歷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每一個時代，都有像安紐托斯這類的人，如此說來，安紐托斯不但是特定階層的代表，也是整個社會組織的代表。

阿里斯多芬愛開玩笑和搗蛋，但安紐托斯是一個很認眞的人，他只不過是雅典城裡，思想上比較跟不上時代潮流和沒有度量的代表人物罷了。

米利特斯、安紐托斯、李康等三人將蘇格拉底告到了雅典的法庭。蘇格拉底認爲這些罪行是虛妄的，然而，這次的判決對他來說，卻另有一層更深刻的涵意，這是一次在人類心靈裡考驗死亡和正義的承受力。

告訴狀由當時的執政官審理，執政官主要的職責是調查訴狀是否合法，在罪狀上記錄被告的答辯及雙方證人的口供，然後將全案交付公民陪審團。審理過程由公民陪審團進行，陪審員一方面調查證據、一方面也是裁判官，共有五百人。

開庭的日子以抽籤來決定，爲了避免陪審人員被收買，凡是三十幾歲以上，沒有負債的任何市民，都可以成爲陪審員。

審理過程的重心，在於原告和被告的辯論，辯論的結果可以左右裁判官的想法，影響投票的結果。審理方式是讓蘇格拉底質問和答辯，然後再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有罪或無罪，量刑共有三種：死刑、名譽刑、財產刑等，有時候也會被判決驅逐出境。

第四章

25・聖哲辯白

蘇格拉底的「申辯」（柏拉圖〈申辯篇〉）證明了他一生的清白，在他身邊所有發生的各種疑問和誤解，從此除盡，蘇格拉底眞正的形象，已刻印在世人的心中。

「各位雅典人：你們從告發者的說辭中，對我有什麼樣的印象，我不太清楚；那三個告發者的指控，幾乎使我忘記自己的存在，他們的指控，是那麼具有說服力。

然而，我敢說，他們不曾說過一句眞實的話，他們的假話中，最令我吃驚的是——居然把我當成演說家，並且警告各位不要被我欺騙。

如果，我現在能證明自己並不是演說家，他們的企圖立刻會暴露，如果，他們尚不自覺羞恥的話，他們就是無恥的人。

他們還對我作以下的告發，『蘇格拉底研究天文、地理、並灌輸青年不正

當的言論，使他們從事對社會、國家不利的事。』」

但是，各位雅典人！這些事完全與我無關。阿里斯多芬曾在喜劇《雲》中提起我。說我，自稱能在空中飛行，並做了許多其他的怪事。他用這些事來諷刺我，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這些諷刺更無稽的了。

米利特斯認爲我犯了那麼多的罪，實在很令我感到意外！坦白地說，他所說的都沒有事實根據。

而且，告發者還責備道：『蘇格拉底是天底下最壞的男人，他使青年腐敗。』」

蘇格拉底義正詞嚴地申辯著，漸漸地，他轉而質問起他們：

「各位雅典人：米利特斯才是眞正犯罪的人。他把神聖的事，當作開玩笑的材料，以這種不謙恭的態度，加入審理訴訟事件的行列，其實，他並不眞正關心此事，卻假裝很關心！

米利特斯！我可否請教你，引導青年人向善的是誰？

是國法。

好，那麼知道國法的人是誰？

是在座的各位裁判官。

他們是否有教導青年、引導青年向善的力量。

有！

是每個人都有，還是部分人？

是全體。

那麼，這裡的聽衆呢？他們也會帶引青年向善嗎？

是的。

喔！那麼參政官又如何？

情形相同。

情形相同？這麼說來，除了我蘇格拉底，全雅典的人都在指導青年成爲善良、有道德的人，只有我讓青年腐敗。

如果，事情和我剛剛所講的一樣，那麼我是一個很可憐的人。

你們認爲馴馬的情形如何？會不會發生上述情形——所有的人都認眞地馴

馬，只有一個人使馬變壞了。

事實上，情形卻剛好相反，因爲馴馬師只要一人就行了，太多人一起馴馬，反而會使馬變得更壞。

無論你（指米利特斯）和安紐托斯對我所說的話贊成或反對，事實原本就是如此。

如果使青年腐敗的只有我一個人，而別人都在善導青年，那麼青年們應該很幸福才對！然而，現在我清楚地瞭解，你並不關心青年人的事情，從你對我的告發中可知，你是一個糊塗的人。還有，可否請你告訴我一件事，這裡有善良的市民和邪惡的市民，你喜歡和那一類人住在一起呢？邪惡的人做壞事，善良的人是否就做好事呢？

確實是如此嗎？

那麼，世界上有沒有一種人，希望從自己的周圍得到壞處，而不希望從自己的周圍得到好處呢？

當然沒有了。

如此說來，我會故意讓青年腐敗，成爲壞人嗎？或者是我無心做了這種

事？假如，我眞的故意這樣做，那麼我如何讓青年腐敗，是不是教導青年，不要相信國家所承認的神？

如果，你們認爲我在教導青年們相信某種神的存在，這麼一來，我不是也變成相信神存在的人嗎？那麼，我就不是『無神論』者，我應該沒有罪。

你們又說我的衆神，不是國家所信仰的神，而是別的神，或者說我完全不相信神，也唆使別人不要信神。不錯，我是完全不相信神的人。」

「你曾經說過，我不相信日神赫利阿斯和月神西莉尼。我現在對神發誓，各位裁判官！蘇格拉底把赫利阿斯叫做石頭，把西莉尼叫做泥土，他們並不是神。

親愛的米利特斯，你想要控告安納薩哥拉嗎？你認爲我不相信神的存在嗎？當然，你不相信，其實你自己也是如此吧！

各位雅典人！這個人傲慢而且任性，所以才會起草這份訴狀。他認爲我是有罪的人，並且說「蘇格拉底一方面信神，一方面不信神」，這種話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

米利特斯，還有一件事，全世界的人中，有沒有人相信人類的存在，並且

也相信人類的不存在？一個都沒有；有沒有人相信神靈的功用，同時又不相信神靈存在？沒有！那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不論我是否相信神靈的功用，至少我是傳佈神靈功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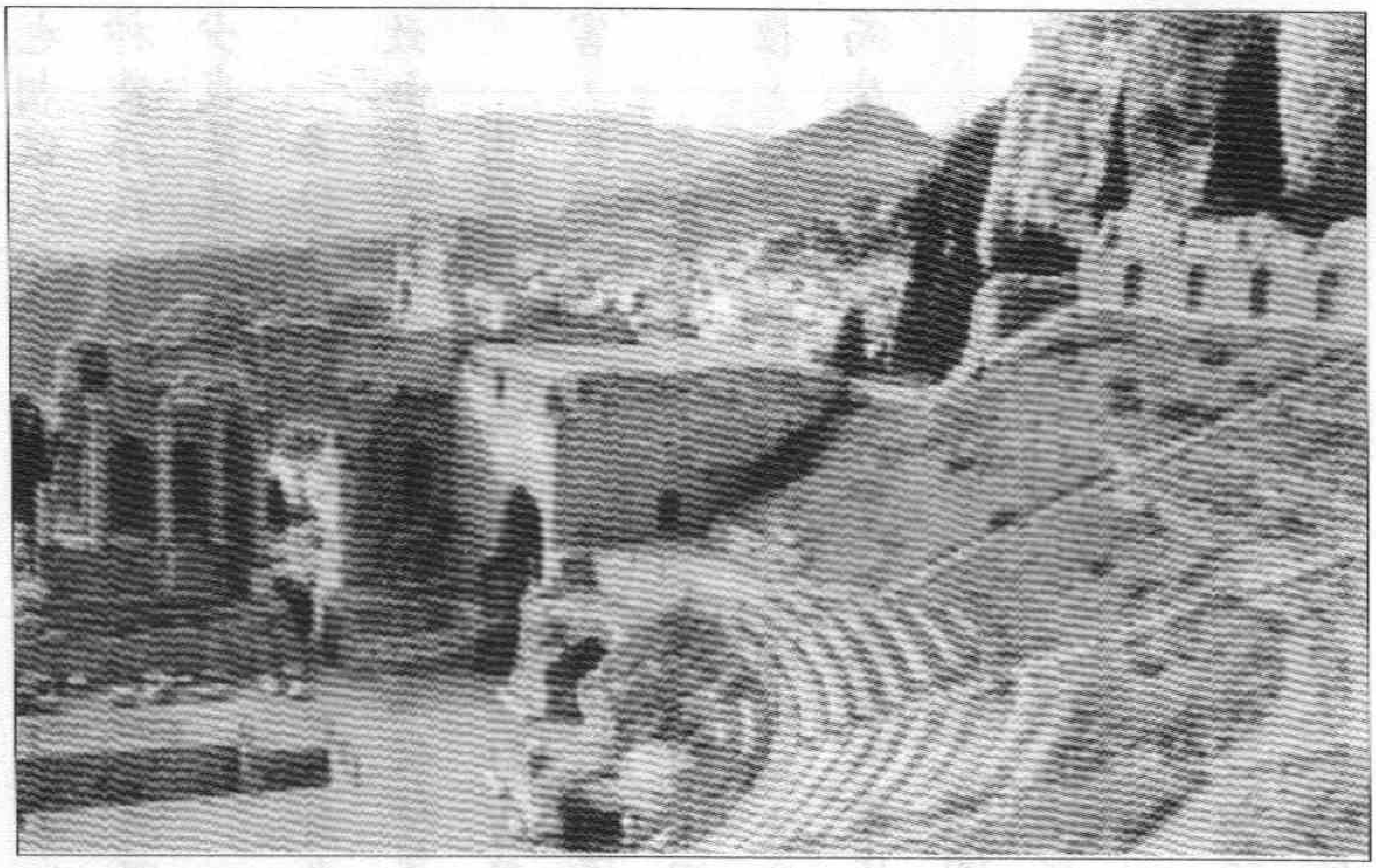
各位雅典人！的確有很多人對我懷有敵意，假使我被毀滅，一定是敵意導致如此，而不是被米利特斯或安紐托斯所害。

由於人們的毀謗和猜忌，殺害了許多好人，現在開始還會有許多好人被殺害，我很慶幸，自己不是最後一個遭此命運的人。

各位雅典人！無論處在任何的困境，無論需冒多大的危險，也必須堅守崗位，心存羞恥之心。不要將死和其他的事放在心上，我是爲了求智慧、愛智慧而生存，絕不能因怕死而畏縮，停止研究學問。」

當蘇格拉底作了以上精彩的辯白後，安紐托斯有氣無力地說：「各位法官！如果你們赦免了他，你們的子弟都會再服從他的教導，那麼每一個人都會成爲完全腐敗的青年了。」

這時，庭上的雅典人紛紛接著說：「蘇格拉底啊！我們不想聽從安紐托斯的話，我們要赦免你。但是，你要答應我們的條件：從現在開始，不可以再求


雅典的露天劇場。

知、愛智，假如你不順從，而做了那樣的事，並且當場被看到，那你就會因此被叛死刑。」

蘇格拉底果斷地回答：「如果各位要我服從這樣的條件，才赦免我，那麼，我可以告訴各位——我對雅典心中充滿著一份熱情，然而，要我順隨各位的意見，我不如跟隨神的旨意。只要我能繼續呼吸，我還有力量，就不會停止愛惜知識、追求知識的意願。

我可以再對各位說明，在雅典，有少數的人充滿了智慧，又有充實的武力，也是偉大而著名的教師，他們為了賺更多的錢，增加自己的財富，

而做出這些事，難道不覺得羞恥嗎？爲了名譽和地位，不考慮眞實，也不做使精神變得高尙的事，這樣難道不覺得羞恥嗎？

各位可以相信安紐托斯的話，也可以不相信安紐托斯的話；是否赦免我，我並不在意，因爲，我已經遭遇幾次死亡的威脅，但我仍不改變自己的信念。

你們可以仔細想想。事實上，對我判處死刑，你們的損失比我還大。當然，米利特斯和安紐托斯可以對法官要求判我死刑，也可以將我驅逐出境或剝奪我的公民權，他們認爲這對我是一種迫害。我自己卻不這麼想，因爲違反正義，判我死刑，那才是最糟的事。因此，我的辯白可以說是爲各位所做的辯護。你們將我處刑，也就是把神賜給你們的，在你們手中將它毀滅，從此，你們恐怕不易再找到像我這樣的人了……

26·最後的判決

人類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像蘇格拉底這樣的辯白，雖然，他的辯白足以證明他的言行並未犯法，也未犯罪，然而，他終究還是被判處死刑。

五百零一人的裁判陪審員進行投票，結果以二八一比二二〇的六十票之差，判決蘇格拉底有罪。

按照當時的法律，罪狀判定之後，應先由原告提出一種他們認爲適當的刑法，再由被告自己提一種刑法，最後由執政官決定執行那一種刑，來利特斯要求判以死刑。蘇格拉底只要提出一種較輕的刑法，一定可以獲得認可，但是他卻毅然辯稱無罪，不該受刑，如果提議減輕刑罰，等於承認自己有罪。

蘇格拉底堅持自己的行爲不僅無罪，而且是爲社會謀福利，所以不肯要求減輕刑罰；但是因爲法律規定他一定要提出一種受刑方式，他最後只好提議「罰款一姆拉」，因爲這是他所能負擔全額的極限。他的弟子深恐他的建議會得罪法官，因而提出願「罰款三十姆拉」，但已經於事無補了，原本支持他的人已紛紛轉而投票贊成判決死刑。

27・最後的辯白

蘇格拉底的生命，危在旦夕，死亡就在眼前；他內心早已做好準備，隨時隨地接受死亡。法庭允許他做最後的辯白，他說：

「各位雅典人！你們相信了原告的話將我處死，你們將會因這件事而得到懲罰的。我今天會遭遇這種命運，並不是因爲口才欠佳，實在是因爲我說出使你們困窘的事，令各位不得不改變主意，我不是那種人。

逃避死亡的方式很多，而且逃避死亡並非難事，實際上，堅拒誘惑，不做壞事，才是不容易做到的事。今天，我背上不正當的罪，但是，如果你們認爲往後必能平安無事，那你們就完全錯誤。因爲這種不正當的事，是不可能令人信服的，一定會有人挺身而出主持正義。假使你們認爲可以停止這樣的攻擊，那就是犯了更大的錯誤，畢竟壓制別人是相當困難的；欲指導別人，使其成爲優秀的人才，倒是相當容易的事。

那麼，對於投票支持我無罪的各位！我也想對你們說幾句話。平常，若有

不吉利的預兆發生，我內心的聲音會發出警告，然而，這次什麼警示都沒有；因此我相信：雖然我無罪，卻必須以這種方式死亡。

依我看來，死亡不是件壞事，而是一種永遠安息的狀態。對一個好人來說，死亡可以帶他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在那裡他可以得到公正的審判，可以會見許多古代的賢人。

我不會對告發我的人或宣告我有罪的人懷有怨恨之意，現在，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們：

有一天，我的兒子要是長大了，希望你們也讓他像我一樣接受痛苦吧！我的兒子若不致力於學問，卻為金錢疲於奔命；不像一個眞正的人，卻偏偏自己以為是堂堂正正的人，你們可以對他加以處罰，如此一來，我和我兒子，都可以從各位那裡，得到相同的待遇。

然而，死亡的時刻近了，我是即將死去的人，各位今後則要繼續生存，我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誰也無法斷定那一種境界最好，一切只有神知道。」

從判決那一天到行刑，蘇格拉底已在獄中度過了一個月。這期間，他曾和

家族、朋友及弟子們談話，他一點也不恐懼、不迷惑、不沮喪，他的態度穩重而冷靜。

他的朋友和弟子們提出逃亡計畫，他不予理會，他認為逃遁以求苟活是卑劣的行為，法律是必須服從的。他面對死亡仍表現了守法、自信、和愛智的精神。

今天，我們來閱讀他的經歷，探討他的思想，絕不僅是學他論辯時的高明技巧，而是他的精神。蘇格拉底的精神，已經成為一種典範，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蘇格拉底的死，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只不過是個被處死的離經叛道者在與他們訣別，然而，對全人類來說，卻是一次新的心靈體驗。

28・神授的思想

一般所說的思想，是指內心萌發的想法，也就是在生活當中產生，並且指導生活一切行動的觀點。而思考作用所產生的意識內容，也是一種思想，所以，思想含有變化的可能性。

研究蘇格拉底的思想，必須考慮他的思想是從那裡來，因爲思想的來源對一個人的思想有決定性的影響。

蘇格拉底不斷地思考、修正，最後才產生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他。而蘇格拉底的「自覺性」十分成熟，成熟到將他自覺的思想，視爲一種使命。

一般所謂使命，是被給予的任務。一個人，如果被任命爲使者，一定會被賦予某項特定的任務，頒布這項命令的人，必定是身分較高的人。對蘇格拉底來說，給予他任務的是「神諭」，因此，我們可以稱他的思想爲「天職」。他的這種「天職」，與他的死有密切關係，而他最後就是以死來貫徹他一生的原則。

蘇格拉底曾參加三次戰役，每次都有「神祕的聲音」呼喚他，給予他指示，而特耳菲的阿波羅神又對凱利豐說「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這些都是蘇格拉底所被賦予的使命。

他在行使他的使命時，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自以爲通達明理的人，認識自己的「無知」。而他之所以要先喚醒人類的「無知」，就是因爲他對「靈魂」的獨特看法。

蘇格拉底創造了「靈魂」的概念，他的這種概念受到奧斐克教義的影響。奧斐克教裡的靈魂是一個永生不朽的個體，而且具有「神性」，人類只要能按該教的儀禮立身處世，就能恢復靈魂的神性，得到永生。

蘇格拉底認爲，「靈魂」擁有奧斐克教派所提到的一切重要性及不朽性，並是「存在於我們體內的一種精神，我們憑它來斷定我們的智、愚、善、惡」。如此看來，靈魂不是鬼魂，而是一種自覺的人格。因此，蘇格拉底一直強調，要「照顧靈魂，使其臻於至善至美」。他所說的「照顧」與奧斐克教所說的不同，在奧斐克教裡，「照顧靈魂」即是「按道德、禮儀行事」；然而蘇格拉底所提的「照顧」，則是培養理性，使思考與行爲都能合乎理性。基於此，

蘇格拉底以爲，我們若能對自己的所作所爲提出合理的解釋，就是盡到了照顧靈魂的職責。

蘇格拉底創造的這種觀念，因基督教的建立日益被歐洲人接納，並且成爲歐洲思想界與學術界的傳統。

事實上，國法也在不斷地變化，蘇格拉底雖然沒有破壞雅典的國法，他的思想卻被認爲違反了雅典的法律。他的思想並沒有破壞法律卻超越時代，所以，思想的命運雖然在傳統中消失，但在人們的心中卻繼續生存。

蘇格拉底在「辯白」中曾強調，要以靈魂不死的形式表現自己的精神，因而，思想並不會死亡，會永遠生存下去。

有時，思想就像閃電一樣，忽然在人的心中閃爍，使人頓悟。但是，蘇格拉底思想的誕生，並不像閃電那麼快速。

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國家的命運與個人的生死，息息相關，而動蕩不安的社會下的人們，更需要精神的糧食，蘇格拉底也和其他人一樣，需要哲學來慰藉心靈。

當時的哲學分爲自然哲學及辯論家所謂的人際哲學，這兩種哲學形成了兩

道主流。但是，都無法使蘇格拉底感到滿意。所以，蘇格拉底雖曾對自然哲學關心，後來又轉移了方向，專注於研究人類。

蘇格拉底首先向詭辯家（後面將做介紹）挑戰，這種挑戰日益明朗、尖銳。蘇格拉底愈清楚詭辯家所使用的方法，就愈不滿他們所揭示的某種哲學。而且他也感覺到政治家的腐敗、墮落。

雅典人都非常信仰神和傳統性的宗教。很多人都想知道，衆神對這種值得憂慮的情況如何判斷。也許神對蘇格拉底有深切的瞭解，所以藉由爽朗的凱洛豐傳達了神諭。

凱洛豐詢問神時，神告訴他，雅典城內沒有比蘇格拉底更好的智者，所以，蘇格拉底終於接受了神諭。起初，蘇格拉底聽到這句話時，曾非常迷惑與震驚，他以為神的語言應該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他又不敢完全相信，他以為神的這句話一定有更深的涵意，於是，他先研究自己，再出外旅行，尋找智者。

特耳菲神殿上刻有一句話：「認識自己。」蘇格拉底尋找知者的方法也是先瞭解自己。他經由與別人的問答，剖開自己的內在與別人的內在。他認為一個人思考，容易陷入自我矛盾的狀態中，瞭解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別人的

鏡子來照自己，也就是說經過交談、答問，來考核自己和別人。

蘇格拉底做這件事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他覺得「自己像牛虻一樣」。他把雅典比喻為牛和馬，自己就是在旁邊跟踪、令人厭煩的虻。虻是有點像蒼蠅但體積更大的一種昆蟲，專吸人和牛馬的血。虻若附在人身上太久，就很可能會被打落，遭遇死亡，虻雖不知道這點，但是，蘇格拉底知道這一點。他之所以仍舊跟在「牛馬」身上而不願離開，是為了執行他的使命。

虻吸食人血以生存，有時會把人從睡夢中吵醒，蘇格拉底的行為也有類似的結果，使雅典人知道自己無知，警戒他們照顧自己的靈魂。

在「辯白」中，蘇格拉底將自己比喻為虻；他也知道，「虻」必然會因叮「牛馬」而死，而被虻叮者當然也會死，只有思想的靈魂，絕不會死。

蘇格拉底除了將自己比喻為虻外，又被喻為「電鰐」。人們說他像是海裡面扁平的電鰐魚一樣。凡是與他交談的人，最後都會被他的問題所麻痺，以至於對什麼都無法回答，暴露出自己的無知。

29·倫理學

蘇格拉底自認負有神聖的使命，他先要使自以爲聰明的人發現自己的無知，再進而呼籲人人「照顧」靈魂，獲得至善至美的生活知識。

他認爲，道德是可以學習的，而他雖然不是一位普通的傳道者，卻致力於傳授道德方面的知識。他在倫理學方面的見解，與他的「靈魂說」和「知識論」是相互印證，關係密切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倫理學」是奠基於「知識論」的；因爲他以爲「罪惡根源於無知」、「美德就是知識」、「行惡之人只是對美德的錯誤估計，而非心甘情願的」。

我們先看看他所謂「行惡之人不是心甘情願的」這種理論。他認爲，沒有人不希望得到善或幸福，一個人會去做壞事必定是他的良知被蒙蔽，以至於把壞事誤以爲是善的。如果一個人明瞭靈魂墮落的損失，明白物質上的享受或表面的財富權利所帶給人的好處，與靈魂的好處相比，顯得一文不值，他就不會再做壞事了。換句話說，他認爲會去做壞事的人，只是因爲誤以爲他所做的事

能帶給他善與幸福，而不是眞心去行惡的。

從以上的說法，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美德即知識」。所謂美德，就是一種對「道德價値」的肯定，對「善」的堅定信仰，而人之所以行善，所以擁有各種美德，就是因爲培養了理性的行爲與思考，而理性的培養，端賴客觀的知識。蘇格拉底以爲「知識是一種回憶或認識的過程」，各種善的知識早已存在我們的心中，老師只要設法鼓勵人們辨認、發現它們，所以蘇格拉底總是使用問答法激發人類本心中的善。

綜觀蘇格拉底的倫理學說，就是在闡揚「道德價値」，並認爲它就代表知識。他主張「罪惡根源於無知」，所以一個人只要知道什麼是善，就一定會行善；只要使人們知道「美德即知識」，並在日常生活上實行美德，這個社會就必然和諧。

亞里斯多德曾批評蘇格拉底忽略了靈魂的缺陷。因爲蘇氏以爲，人類只要明瞭何爲善，就會去行善，這種說法植基在一項假設上，那就是：人的行爲都受理智的控制。蘇氏卻忽略了，大部分人的行爲，是受感情所左右，而這就是靈魂本身的缺陷。亞里斯多德的批評確實有幾分道理存在，蘇格拉底是個依理

智行事的人，難怪他會以爲，人類的行爲都是受理智支配。不過，雖然如此，蘇氏的學說，仍有攻不破的眞諦。

30・知識論

蘇格拉底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創立了科學的治學方法——辯證法、歸納法，並且經由這種方法建立了他的知識論——「形相說」。

辯證法是靠交談來追求眞理的一種方法。蘇格拉底發現不能從研究大自然中獲得宇宙的眞理後，就轉變了學習的方向，因而發展出辯證法。辯證法的原則是：靠對話或辯論獲得眞理。這種方式可以自己實行，因爲「靈魂」能自問自答。

〈斐多〉中對辯證法有詳細的介紹，方法如下——蘇格拉底先建立一個「命題」，並假設其爲眞，然後依此推想結論。

「辯證法」不但爲蘇格拉底找到追求眞理的方法，也爲後世指出探求眞理的可行途徑。柏拉圖曾運用此法，並更進一步將推論的結果與觀測的事實相比較，以證實推論是否能成立。

蘇格拉底所創的學說中，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知識論。

知識論所導致的最直接的效果是，推翻了詭辯家所倡導的「眞理就是知覺、感覺」的說法，恢復了眞理的客觀性。

蘇格拉底的學說，試著用公平客觀的態度來處理知識的來源，後世哲學家稱這種說法爲「形相說」，而所謂「形相」就是「概念」或「共相」。「形相」是一件事物所具有的普遍且不變的特性，是由歸納比較同一種類的各個物件的性質而來的，將物件相似的性質保留，剔除特殊而互異的性質，就可爲某一種物件確立形相。

比方說，我們不能把棕色這個性質，納入馬的形相中，因爲有些馬雖是棕色，但並非所有的馬都是棕色的。然而，我們卻可把「四隻腳」這個性質納入，因爲所有的馬都有四隻腳。

德行也可經由歸納比較確立其形相。如此，詭辯家就不能說：「我所認爲對的，對於我就是對的，我所執意去做的；無論怎樣，這對我而言，就是合乎道德的。」因爲，我們若要看一個人的某件行爲是否合於道德，只要考察此一行爲，與道德的形相是否相符即可。

由此看來，蘇格拉底的形相說，在某一方面而言是科學上的絕對的定義，

在另一方面，則是道德的理想標準與規範。蘇格拉底很重視道德的標準，因爲有了這些，是非才有公斷，不至於莫衷一是。

31・詭辯家

翻開希臘的歷史，我們絕不可忽略詭辯家（Sophist）的存在。因爲，萌芽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哲學，經過一世紀時間發展，到蘇格拉底時代，其內涵已起了很多變化，而詭辯家在這種轉變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現代的觀點看來，詭辯家並不是始創知識的人，而只是一群見風轉舵，以解說知識爲生的人。詭辯家意味著「辯論家」或「賣弄唇舌的人」。

蘇格拉底以前，出現了很多位哲學家，如泰利斯（Thales）、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巴曼尼狄斯（Parmenides）、季諾（Zeno）、畢達哥拉斯等，不過他們所研究的是天文等自然現象，致力於外界事物的本性及物質世界的形成與法則。他們尙未發覺，經過質問與相互討論後，可以歸納出人類內心的變化。他們以爲解決內心疑問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己與自然相通，藉自然現象印證心靈。於是，他們提出「水是萬物的根源」、「地、水、風、火是萬物的根源」等說法。

早期的這些哲學家們的觀點漸漸遭到噩運，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左右，已經有許多人開始懷疑他們的價值，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都開始轉變方向，不再以研究自然哲學爲終生職志。在這些人當中，就包括了詭辯家。

「詭辯家」這一階層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風氣也很有關係，在民主政治的體系下，只要聰明，能迎合大衆心理，掌握人民情感，若受過相當的教育，還可能取得權力與名譽。而詭辯家的興起，就是由於大衆對知識的需求。當時的青年，心中充滿了政治慾望、求知慾、與升官發財的夢想，於是詭辯家應運而生，教導青年如何平步青雲。

巴特農神廟。

詭辯家已經自覺到必須探討人生，於是鼓其如簧之舌，遊歷各地，並教導青年。他們研究人類的方法與蘇格拉底不同，他們的目標不在追求眞理，只在「使人信服」，所以經常不顧事實，用奇怪的譬喩，冷僻、閃爍的言詞，以及懾人的氣勢討論問題。

在衆多以「傳授知識」爲職業的詭辯家中，阿布泰勒籍的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及果加斯（Grogias）、蒲魯太納斯（Piotinus）及希米亞斯（Hippbs）較爲有名。

普羅塔哥拉斯名望甚高，他的名言是：「人是萬物的權衡者，存在者則見其爲存在，無有者則見其爲無有。」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眞理存在於每一個人自己的心中，只要自己感覺那是眞理，它就是眞理。

普氏擅長運用詭辯術，又頗懂得如何宣傳自己和教導別人，所以有許多年輕人推崇他、跟從他。一般人都以爲他是當時最好的老師，但蘇格拉底頗不以爲然。蘇格拉底認爲眞理不能憑各人的主觀來決定，如果說「知識就是知覺」、「世上沒有錯誤的事」，那麼理性與知識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呢？

就拿「道德」來說吧！甲感覺中的道德是一種情形，乙感覺的又是另一

種，究竟誰對誰錯呢？如果相信普羅塔哥拉斯等哲學家的說法，就等於說甲乙都對，那麼，一切證明與辯論似乎都不必存在了。因此，蘇格拉底認爲如果忽略眞理，只專研辯論之術，實不足被稱爲良師。

雅典的青年希波克拉底希望成爲偉大人物，因此請求蘇格拉底帶他去見普羅塔哥拉斯，想聘請普氏爲師，蘇格拉底告訴他：「你只要付錢給他，他就會教你。」又說：「詭辯家是把靈魂當作商品的人，好像在做批發或零售商。」

其實，蘇格拉底已經具備比詭辯家更高明的能力。他與人辯論時，總是先謙虛的說自己什麼也不懂，希望明瞭對方的思想。於是對方就非常得意地賣弄他們所有的知識。蘇格拉底在聽了他們的議論後，總先誇讚一番，然後表示尙有一兩處不甚明瞭，遂提出幾個問題，把他們引以爲傲的理論中的空虛、愚謬全部揭開，令對方辭窮，而承認蘇格拉底的主張。

蒲魯太納斯也是個知識豐富的詭辯家。他曾自負的說：「只要讓我有機會任意拜訪一個國家，我一定可以說服那個國家最優秀的青年，使他們停止與比他們年紀稍長或年輕的人交往，而向我學習。這些青年會相信，只要和我在一起，一定能成爲最優秀的人。然而，從事我這種工作的人，必須特別小心，否

則不但會引起一般人的嫉妒；別有用心者，還會煽動群衆謀害我們。辯論術，雖然自古就有，但是，許多人敬而遠之，就是這個緣故。」

蘇格拉底曾經問蒲魯太納斯，他能教青年那一方面的知識，蒲氏回答：「有能力向我求教的人，一定都有一個富裕、健全、完整的家庭，我會教他們處理國家公共事務的方式，使他們獲得聲望與權利。換句話說，我教給他們的是一般的『德行』。」

32・修辭學

希臘人所謂的「德行」，就是一個人處理私人事務及政事的能力。詭辯家的產生，是基於大衆有學習「德行」的慾望，因此，如何教導青年這方面的才能，成了詭辯家的工作。

普羅塔哥拉斯等詭辯家認爲，想在政治上出人頭地最需要的不是眞理而是辯才，所以他們教導人時相當著重文詞的修飾。而這種以「德行」爲本質，運用巧妙的言辭人信服的學問，在當時被稱爲修辭學（Rhetoric）。

由於普氏等人認爲，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養在詩句及言語上的才能，所以他們教出來的政治家，沒有執著於眞理的精神，甚至不淸楚眞理究竟是什麼。反正，只要「言之成理」使大衆信服就好了，又何必管是非黑白呢？

蘇格拉底與那些詭辯家不同，他認爲忽略事實，只鑽研「說話的技術」，不符合哲學的精神。那些詭辯家與人辯論時，總是設法迷惑對方，將對方引到圈套裡；如果這個法子行不通，就故意用聲勢來嚇人，或用華麗、冷僻、閃爍

的文詞，使人聽了不知其所云。蘇格拉底則不然，他總是用平靜的態度，溫和而最普通的言詞與人討論。他相信眞理是從辯論及省察中得來的，基於此他提出了辯證法。

蘇格拉底那個時代，詭辯家提供了磨練思想和行爲的場所，使哲學的思維從天上回歸人間。

詭辯家的語源是詭辯者，其意義是「使知識的功用變得更好的人」。蘇格拉底並不否認詭辯家有這種能力，所以他也說詭辯者是「使人變得更聰明的人」或「教導他人的人」。但是，蘇格拉底也看出「知識是可怕的」，而如何教導是關鍵所在，盲從的人是不適合向詭辯家學習的。

蘇格拉底和詭辯家都已開始探索人類的心靈、靈魂，但是所用的方法和態度大不相同。

在那個時代，還出現了四位優秀的自然哲學家，他們是恩貝多克利斯，安納薩哥拉，及留肯柏斯（Leukippos）、戴摩柯尼塔斯（Demodritos）等，這些人是繼愛奧尼爾以後，自然哲學家的傳統人物。而詭辯家不太注意宇宙和自然的事情，只研究人際的問題。但是，爲什麼要研究人際的問題呢？因爲，詭辯家

對這個時代的要求，有敏銳的感覺，所以見風轉舵，開始研究進身之道。對詭辯家來說，知識和辯論是有用的事情。教授知識和說話技術，並索取金錢，這樣對教授的人及被教的人都有益處。

蘇格拉底研究人類的出發點不是爲了現實的物質享受，他不關心生活是否舒適，也不在意能否在國家社會嶄露頭角。他年輕時曾致力於安納薩哥拉所主張的「理性爲萬物種子」說，後來對它失望，於是不再研究自然，一心探討人類，並發展出一套他自己的「辯證法」。

「他始終不忘「特耳菲神殿」的諭言，所以將全人類的前途與命運視爲自己的責任。

33・高材生柏拉圖

蘇格拉底精神上的弟子很多，甚至可以說是無數的；凡是想學習的人，會無條件的接受蘇格拉底的教誨。他超越時代、人種和地區而生存下來，所以，從有他開始直到人類滅亡，他始終會繼續抓住許多求知者的心。

蘇格拉底主張靈魂不朽，他的精神也的確以某種形式生存在我們心中。他不但是一個教導性的哲人，更可以說是行動上的師表。他以身教使人心悅誠服，凡是受他薰陶的人，都學會自己反省，並且想盡辦法表現蘇格拉底的精神，但是，有幾個人能超越他呢？可以說幾乎沒有，而這其中唯一的例外，當屬柏拉圖。

假使沒有柏拉圖，我們不可能瞭解蘇格拉底的思想生平事跡，因爲，蘇格拉底生前沒有留下著作。他的言論和行爲，大都被他的高材生柏拉圖以對話體記錄下來，後人稱之爲「蘇格拉底對話錄」。

柏拉圖出身貴族家庭，天賦頗佳，長於詩，又有藝術天分，蘇格拉底死時

他才二十八歲，已經跟從蘇氏八年。

我們閱讀柏拉圖的《對話錄》時，可以感覺到柏拉圖的藝術天才。他創造出兼顧眞與美的一種文體——對話，使哲學披上了耀眼的外衣。他的文辭閃閃發光，生動有力，雪萊曾說：「柏拉圖嚴格精密的論理與詩的熱情融合統一，以綺麗而和諧的辭藻將二者融合爲一股不可抗拒的音樂洪流，展現在人們眼前，驅使議論往前奔馳，壓倒讀者，使讀者喘不過氣來。」

柏拉圖初期的哲學，全是蘇格拉底的遺產，中期至晚年的思想，則受到畢達哥拉斯數學理論的影響，但絕不能抹殺蘇格拉底對他的深厚影響。只有從柏拉圖晚年的政治活動和所遭受的挫折中，才能明顯的看出他與蘇格拉底的不同。

柏拉圖的完全理想主義，就是從蘇格拉底的思想派生出來的。柏拉圖以「觀念論」爲頂點，以其壯大哲學體系，也是拜蘇格拉底之賜，而「辯證法」更成爲柏拉圖哲學方法的根本。

松托里尼島海邊一景。

34．小蘇格拉底派

蘇格拉底死後，他那多方面的思想就被分裂成許多派，奇怪的是，他的門下弟子所繼承的蘇格拉底互有出入。結果產生的不是一個學派，而是派自各立門戶。每一個人都自命繼承蘇格拉底，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這正使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預言應驗了，他的朋友、弟子們讓整個雅典都不得安寧。蘇格拉底的弟子中只有柏拉圖算能紹承師業，並有所建樹。另外有三人則只各吸收了

某一片段思想，發展成一套較狹隘的思想體系。這三個人是安提斯西尼斯（Antisthenes）、亞里斯提帕斯（Aristippus）和歐幾里德（Euclides）。

安提斯西尼斯誕生於公元前四四四年，是犬儒學派的創始者，以為捨棄一切享樂，超然於一切之上即是德。蘇格拉底曾指出德行就是知識，德行是可敬的，並且一心追求智慧與德行，超然於世俗的物質享樂之外。犬儒學派執著於此而不知變通，於是主張生命的目的，就是超然於物慾之外，捨棄一切生活的享樂，嚴格地節制慾望。

其次，因為蘇格拉底曾說世上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道德倫理知識，所以犬儒學派貶抑一切藝術和學問，認為只要得到道德倫理，就不再需要其他方面的知識了。

蘇格拉底一生正直行事，不理會他人的毀譽，不重視他人的意見，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自然，並非矯情立異，然而犬儒學派卻往往故意侮慢公眾意見，表現出傲世、無禮的態度。

犬儒學派的這些偏失，完全是因為對蘇格拉底學說瞭解得不夠徹底所造成的。安提斯西尼斯只看到表面的蘇格拉底，於是依樣畫葫蘆，將動機與目的混

淆不清，結果終於不為大衆接受。

亞里斯提帕斯是施勒尼學派的創立者，此派從大自然與快樂的觀念發展出一套享樂主義的倫理學說。主張快樂是人生唯一的目的，而他們追求的快樂是個人主觀的快樂，是自利的，因個人的感覺而有所不同。此一學派裡所謂的賢人，就是能謹愼地運用智慧與遠見，追求個人快樂的人。

歐幾里德是美格拉派的開山祖，他認為「善」是唯一的「存有」，惡是虛僞而不存在的。一切德行，如仁愛、謹愼等都是「善」的不同名稱；而惡、變化等都是其反面，也就是「非有」(無)的名稱。存在主義大師雅士培認為此一派發展了蘇格拉底運用邏輯的辯證術，指出重要的邏輯謬說。

以上三派都執著於蘇格拉底主張的「德行是人生唯一目的」說，但是都未能窺其全貌，以至各有偏頗，不能傳之久遠，而此三派就是後人所謂的「小蘇格拉底學派」。

35・歸去來兮

全人類公認的聖哲蘇格拉底死了，他所給人們樹立的典範及傳說，也在他喝下毒酒走向死亡的那一時刻降生了。他的死，縈懷在他的朋友弟子和親友的心中，也在後人以至於我們的心中。使人們幾千年來不斷的談論他，以同樣的精神去生活去從事哲學的思考。

雖然蘇格拉底的形象在人類發展的不同的歷史階段面貌各異，如初期的教父把他看作一位基督宗教殉道烈士的先驅；啓蒙時代的學者看他是一位獨立的思想家；而尼采則苛責他爲希臘悲劇精神的死對頭……

但是當我們無論從什麼途徑而獲得蘇格拉底的某種形象，總覺得他在衝擊著我們的心靈，這不是所謂的詩意和幻想可以辦得到的。即使他的形象缺乏科學上的精神性，但是聖哲蘇格拉底確實咄咄逼人地站在我們面前。

附錄

柏拉圖《理想國》節選

（文中「蘇」即蘇格拉底）

關於政治

卷九

蘇：最後要談的，是專制政體的人。我們要再問一次，人類是怎樣從民主政體的人蛻變出來的？他的生活是幸福呢，還是痛苦呢？

阿：不錯，他是僅餘的一位。

蘇：我們之前還有一個問題，沒有答案。

阿：什麼問題？

蘇：我以爲還不曾恰當地定義「欲求」的本質和數量。在下定義以前，我們的研討會是永遠沒有結果的。

阿：現在補救這個缺點，也並不遲呀。

蘇：不錯。那麼，請注意我希望你瞭解的要點：我認爲，某些是非必要的樂趣和欲求而且是非法的。人人都似乎有，但在若干人身上，它們受到法律和理性的控制，希望能用更好的欲求，戰勝了低等的欲求——它們或全遭放逐，或需求減少而力量減弱。但在其他人身上，它們既強大也衆多。

阿：你是指那些欲求呢？

蘇：我指的是，當推理、人情與執政的力量睡覺時，我們內心的野獸卻仍保持清醒，他們饜足了酒肉，站了起來，擺脫睡眠，出發去滿足其欲求。沒有一種可以想到的愚行罪行——連愛淫或任何其它違反自然的結合、殺人，或食用禁忌的東西都不例外——在這個人把一切羞恥和道德倫理都拋棄的時候，沒有什麼是他做不出來的。

阿：真的是這樣。

蘇：但是，一個人的行動如果是健康而有節制的，在入睡前已喚醒了他的理性力量，飼以高貴的思想與探究，集中心智於沉思默省；並且適切地滿足他的欲念，卻足以使欲念沈睡，防止了它們影響爲人高尚的原則——這是他留在以往抽象爲對象的寧靜裡，以便自由的冥想和追求對過去、現在或未

來尚未知道的知識。假使他跟別人有什麼過節，便可以把情緒血氣平靜下來——我說呀，他在休息以前，安撫了這兩種非理性的原則，喚醒了第三種，便是理性，那麼，如你所知地，他就離眞理至近，不太可能被虛幻、非法的念頭所操縱。

阿：我十分同意。

蘇：我說這些，可就又離了正題。但我希望你注意的是，在我們所有的人身上，甚至在好人身上，都有一種無法控制的野獸天性，在睡眠中偷窺。請想一想我說得對不對，你同意不同意？

阿：我同意。

蘇：現在呢，讓我們歸納一下民主政治的本質。我們豈不是假定，有一個人自青年以來，受到吝嗇的父親的訓練。父親使他心裡產生節儉欲，斥責那些以娛樂、裝飾爲目的的欲求？

阿：不錯。

蘇：然後，他又跟較風流、放蕩那類的人混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行爲，可就因嫌惡他父親的怪吝，走上極端。最後，他又因爲比引他變壞的人好，就受

到兩個相反的方向的牽引，終於停在當中，過一種並非粗俗而奴役於情緒的生活，卻是自以爲對各種樂趣，都要做有節制的滿足。民主政治的本質，不是這樣源自於寡頭政治麼？

阿：是的，我們原來這樣想，現在還是這樣想。

蘇：現在呢，許多年過去了，你可就要揣想，這麼個人有了兒子，依他父親的原則養育成人。

阿：我揣想得到。

蘇：那麼，你還要進一步揣想，原來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情形，也發生在兒子身上，他被勾引到完全無法控制的生活裡去，那些引誘他的人還說這是完全的自由呢。他的父親和朋友，擁護他那些尚不失當的欲求；對方一派，則在相反的欲求上幫他。這些可惡的魔法師與專制者的製造者，一旦發覺他們要失對他的控制，就設法在他心裡裝上一種強烈的愛欲，來領導他那些怠惰、浪費的欲念。一種惡毒的有翅雄蜂——這是能適切地描繪這種愛欲的惟一意象。

阿：沒錯，這是能適切地描述愛欲的惟一意象。

蘇：當他的其它欲念，在檀香、花環與酒的煙氣裡，在毫無顧忌的放逸生活的樂趣裡，在他的周圍環繞，盡量滋養它們在他那雄蜂般天性裡培育欲望之刺，那時候，這靈魂的主宰，即瘋狂的做它近衛首領，便瘋了似的發作起來。他如果發現心裡還有善念或當善欲念興起，或者還有羞恥之心殘留，就會立即把這些好的觀念，直到他完全肅除節制，成爲十足的癲狂。

阿：不錯，那正是專制政制治產生的方式。

蘇：這豈不就是從前他們稱愛是一種專制的理由？

阿：如果是的話，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蘇：此外，醉漢豈不也具有專制者的精神？

阿：不錯。

蘇：你知道，一個心神喪失的人，會幻想他能執政，不僅是治人，而且要治神。

阿：他會的。

蘇：崇尚專制政體的人，依其眞義而言，是在他受到天性、習慣、或兩者同時的影響，變得沉醉、欲火高熾、感情抑鬱①的時候出現的。我的朋友，你說

是不是呀？

阿：確鑿不移。

蘇：人是如此，本源也是如此。其次，他是怎樣生活的呢？

阿：按喜歡吹毛求疵的人的口頭禪：還請高見②。

蘇：我揣想，在他過程的下一階段，就會有宴飲、縱酒、喧鬧和女色等等。他心靈的殿堂，以愛欲爲主宰，掌理他的靈魂所關切一切事。

阿：那是一定的。

蘇：是啊。如此日日夜夜，他的欲求愈來愈強，要求也很多。

阿：那是一定的。

蘇：他如果有收入、有財富，也很快就會用光。

阿：沒錯。

蘇：然後就是負債，財產減少。

阿：當然嘛。

蘇：及至他無產可賣，他那些欲念便像擠在一窠裡的雛鴉，大叫著要東西吃，而他在愛欲促使下，特別是主要愛欲的促使下，可就著急地一心要找到他

能巧奪其產業的人，好來滿足自己的欲念。

阿：不錯，一定會是這樣。

蘇：他要想躲避可怕的身心煎熬，於是不管用什麼方法，都非弄到錢不可。

阿：是啊，非弄到不可。

蘇：他身上既有接二連三的樂趣，後樂又取代了前樂的權勢，則他既幼於父母，就會要求享受得比父母更多。他如果已把自己所有的產業用光，就會搶著分父母的。

阿：毫無疑問。

蘇：他的父母如果不肯讓步，他就會先試著欺騙他們吧？

阿：大有可能。

蘇：如果兩老堅持不肯，結果會是怎麼樣呢？那位仁兄，會因爲對他們專制，感到良心不安嗎？

阿：那裡的話，我倒替他的父母感到不安呢！

蘇：可是，天哪，阿第曼圖哟，只因爲結了個娼妓新歡，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你是否相信，他會毆打他的母親——一個多年照顧他，沒有她就不會有他

的人。而且他還會把娼妓接到家裡，讓母親受她的管轄？再不然，在同樣的情況下，他也會這樣對付他的老父親——人生第一個也最少不了的朋友，爲的卻是一個妙齡的新戀人，一個完全是非必要的人？

阿：我完全相信他會那麼做。

蘇：然則一個專制的兒子可眞讓他父母受苦嘍。

阿：可是不麼?!

蘇：首先，他搶走他們的財產，然後，財產既光，欲求卻在他靈魂的蜂巢裡起哄，他就會私入民家，或夜間攔路剝人家的衣服，再來就去洗劫廟宇。同時，他幼年所有判斷善惡的意見③，都被那些剛獲釋放的念頭推翻，後者並且成了愛欲的保鏢，分享他的帝國。在他還處在民主政治裡，他還服從法律和父親的時候，這些意見只在他睡夢中得自由。但他現在受制於愛欲，他就經常在他醒著的時候，（就算他以前睡夢中也很少發生。）他會犯出最慘絕人寰的謀殺，吃禁忌的食物，會做出任何其它可怕的事來。慾望是他的專制暴君，在他的心底無法無天，凌駕一切；它既稱了王，便引導著他，就像專制者領導國家那樣，去從事任何鹵莽破壞的事，從而維持自己

和他的狐群狗黨的優勢，不論是那些因惡濟惡自外而來的，或是因同惡的天性自他心裡顯露出來的。我們不是已有他生活的面貌了麼？

阿：沒錯。

蘇：國家裡面，這種人如果只是少數，而多數人仍都心地善良，他們就會離家到別的地方去，爲別的專制者充當保鏢和傭兵，因專制者可能需要他們打仗。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就會留在城邦，造成許出多小麻煩來。

阿：什麼樣的小麻煩呀？

蘇：舉例來說，他們是小偷、竊賊、強盜、搶匪、人口販子。如果他會花言巧語，就變成通風報訊的、作僞證的、收受賄賂的。

阿：既然犯人不多，這張犯罪單子，可也還不大呢！

蘇：是啊。不過，大小只是相對的字眼。這類事情，依它們對國家造成的禍害而言，倒是離專制者還有十萬八千里。但當這群惡徒和他們的黨羽，人數增多，感到力強勢大啦，再有民衆對他們著迷的情形的助力下，他們便可以從他們中間，選出其靈魂中最具專制者氣質的人，推他爲專制者。

阿：沒錯，他也最有當專制者的資格。

蘇：民衆肯讓步還好。他們如要抗拒他，他既然是以毆打父母發跡，這時候他如有力量，就會毆打他們，而且會使他那親愛的父國或母邦，像克里特人說的，受他那些年青臣僚的治理。這些是他籌畫來統治他們，當他們的主人的。這便是他的熱情與欲求的終極。

阿：一點也沒錯。

蘇：這類人只是平民，還沒有權力的時候，其性格如此：他們完全只跟諂媚他們，願意當他們的工具的人交往。他們若想從旁人那裡得到好處的時候，同樣會磕頭打躬，說是他們如何如何愛他敬他。好處到手後，他們就又翻臉不認人啦。

阿：這倒是真的。

蘇：他們永遠不是主人就是僕人，永遠不會是任何人的朋友。專制者永遠嘗不到眞自由，眞友誼。

阿：當然嘗不到。

蘇：我們不是可以正確地說，這種人十分陰險？

阿：毫無疑問。

蘇：我們的正義觀念，如果是對的，他們就是全然非正義的嘍？

阿：是。我們的觀念本來就完全正確。

蘇：那麼，讓我們用一句話總結極惡的人的性格吧：他是我們夢裡所見，醒時仍然存在的惡物。

阿：完全正確。

蘇：他便是天性最近專制者的統治者，活得愈久，專制得愈厲害。

葛：那是一定。

蘇：這證明窮凶極惡的人，不也是最痛苦的人嗎？專制得最久最甚的，也最持續和眞正痛苦，儘管這個意見，並不爲一般人接受？

葛：是的，經常如此。

蘇：專制的人，豈不必然像專制政體的國家；民主的人，豈不必然像民主政體的國家，而且依此類推？

葛：當然。

蘇：國家與國家相比，道德與幸福成正比例；人與人相比，豈不也是這樣？

葛：那還用說。

蘇：那麼，比較一下我們原來由國王治理的城邦和由專制者治理的城邦，它們與道德的關係怎樣？

葛：它們是兩個極端，一個是最好，一個是最壞。

蘇：那是不會有錯，因此，我要立刻問你，對於它們的相對幸福與痛苦，是否也達到相似的結論。我們不要見到專制者的幽靈，就驚慌失措。專制者只是一個單位，或許有少數黨羽，但我們仍然要像我們應做的那樣，在城邦裡到處走走看看，然後再表示意見。

葛：這種邀請很公平。我認爲，人人也必以爲，專制政制是最壞的政府形式，國王的治理是最幸福的。

蘇：衡量那兩種人的時候，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平地做同樣的要求，也便是要求一位法官，其心可以設身處地，看透人性的法官？他可不能像個孩子，只打量外頭，被專制者外表的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弄得眼花撩亂，而是個要具有洞察力的人。我能否假定，裁判下來的時候，我們都能聽得到，法官是眞能判斷，而且曾與專制者共處，並能旁觀到後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在家庭關係裡，剝除他那悲劇的外衣時的情形，還察及他在國家危險時

的狀況。這樣的法官，在比較他與他人時，一要告訴我們，專制者的幸福與痛苦情形。

葛：這項建議也十分公平。

蘇：我可否認定：我們都是有能力、富經驗的法官，之前也曾遇到專制政治的人？那樣，我們就有回答我們的問題的人啦。

葛：可以。

蘇：我請你不要忘記個人與國家的相似性。你記住這一點，審視他們，再請你告訴我他們各自的情形好吧？

葛：你是什麼意思？

蘇：以國家爲始，你說由專制者統治的國家，是自由的呢還是奴役的呢？

葛：再沒有比這種城邦更像是完全奴役的啦。

蘇：不過，你知道，這種國家裡，不僅有主子，也有自由人。

葛：不錯，我看得出來，有少數的自由人。但就一般而言，人民和其中最優越的人，都遭到可怕的貶抑和奴役。

蘇：那麼，人既同於國家，同樣的法則，豈不適用於兩者？這個人的靈魂，充

滿了陰毒與醜陋——他身上最優越的成分，遭到奴役；另有一小撮統治的，則是最壞最瘋狂的。

葛：無可避免嘛。

蘇：你說，這個人的靈魂，是自由人的呢，還是奴隸的？

葛：我的意見是，他有奴隸的靈魂。

蘇：遭專制者奴役的國家，完全不能依志願行動吧？

葛：完全不能。

蘇：依靈魂的整體面言，受制於專政者的靈魂，也最不能做它願做的事。有種牛虻般的東西刺惱它，使它充滿困難和懊恨吧？

葛：當然。

蘇：專制者治下的城邦，是窮是富呢？

葛：窮。

蘇：專制的靈魂，必然永遠困窮，難於饜足嘍？

葛：没錯。

蘇：這種國家，這種人，必然永遠充滿畏懼嘍？

葛：那還用說。

蘇：還有那種國家裡，能有更多的哀傷、悲痛、呻吟和痛苦嗎？

葛：當然没有啦。

蘇：專制的人，經常在劇烈的情緒和欲求裡，你想，還有什麼人比他更多痛苦？

葛：不可能嘛。

蘇：考慮到這些以及類似的禍患，你是認爲，專制政制的國家是最痛苦的國家啦？

葛：而且我還是對的呢。

蘇：當然，當然。你在專制的人身上，見到同樣禍患的時候，有什麼話好說？

葛：我説他比所有人都還要痛苦。

蘇：在這一點上，我想你就開始不對啦。

葛：你是什麽意思？

蘇：我不相信他已到達痛苦不幸的頂端。

葛：然而誰是最痛苦的呢？

蘇：我就要說起的那個人。

葛：那個人是誰？

蘇：具有專制的天性，卻不能過私人生活，而更不幸地成了公共的專制者。

葛：依剛才說過的話來看，我想你是對的。

蘇：是啊。不過，在這種至關緊要的論辯上，你還應該更肯定一點，不要僅僅是「我想」。在我一切問題裡面，善惡的問題，都是最大的問題。

葛：對極了。

蘇：讓我給你個可能瞭解這個問題的例證。

葛：什麼例證啊？

蘇：城邦內擁有許多奴隸的那些富人的情形嘛。你可以從他們那裡，形成專制者的情況的觀念。兩者都有奴隸，其唯一的不同點在於後者的奴隸特別多。

葛：是的，這是他們的不同。

蘇：你知道，他們活得很安全，不必怕他們的僕人。

葛：他們應該怕什麼呢？

蘇：什麼也不必怕。但是你注意到這是什麼原因了嗎？

葛：是的。原因是全城邦裡都聯合起來，保護每個人。

蘇：不錯。但你試想這些奴隸主中的一位，算他有五十名奴隸吧，如果遭到神祇把他和他的全家，連同財產、奴隸，都搬運到荒野裡去，使他得不到自由的人幫助他，他豈不驚恐萬分，害怕他自己的僕人，會處死他和他的妻兒？

葛：是的，他會怕得要命。

蘇：這時候，他便只有奉承各個奴隸，雖然滿心不願意，卻許下免贖金釋放和其它承諾——他非討好他的僕人不可。

葛：是的，那是他自救的惟一辦法。

蘇：假使那位神祇，是把他搬到一個四周鄰居，都不許任何人做別人的主子，而且要殺犯下這種罪名的人，又怎麼樣呢？

葛：你如果假設，他四周都是虎視眈眈的敵人，他的情況就更壞啦。

蘇：這豈不就是專制者注定要下的監獄。他既有我們所說的那種天性，就一定滿懷畏懼和欲念？他的靈魂虛弱而貪婪，就城邦裡所有的人來講，他是惟

一從來不得旅行，不得看其他自由的人願意看的東西的人，而是生活在洞裡，和女人躲在屋裡一樣。並且嫉妒曾到外國見過世面的任何其他公民。

葛：一點不錯。

蘇：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個人修養不佳的，專制者。定是最痛苦不幸的人，不但不能過私人生活，還受命運操縱，成爲公共的專制者，這豈不更爲痛苦？他非但不能主宰自己，又要當別人的主人。他就像病患或半身不遂的人，不能自甘隱退，反而被迫跟他人搏鬥、作戰。

葛：不錯，這種比喻很貼切。

蘇：他的情況豈不全然痛苦不幸？這位實際的專制者，所過的生活，豈不是比你認定的最壞的生活，還要更壞？

葛：當然啦。

蘇：不論別人怎樣想，眞正的專制者，是眞正的奴隸，被迫從事最甚的諂媚和嚴厲，奉承人類中最惡毒的。他有著自己完全不能予以滿足的欲求，有著較任何人都多的願望，你如果知道怎樣觀察他靈魂的整體，會看到他內心的眞正困窮。他一輩子受畏懼的包圍，整日動搖不安，心猿意馬，跟他所

像的那個國家十分相像，對吧？

葛：一點也不錯。

蘇：此外，如我們之前所說，他有了權，就變得更壞：他變得嫉妒，而且非嫉妒不可，起初更加寡信，更加非正義，更加無朋友，更不虔敬。他取得、享受各種罪惡，結果卻是痛苦萬狀，也使得別人跟他一樣地痛苦。

葛：任何稍具知識的人，都不能反駁你的話。

蘇：那麼，你盡可以像戲劇競賽時④的總裁判，也依你的意見裁定，在幸福的階梯上，誰最占先，誰在第二位，以及其他人的順序如何。他們共是五種人：國王的、尊榮的、寡頭的、民主式的，和專制式。

葛：裁定頗爲容易。他們可以像唱詩班那樣魚貫登台，我依道德與罪惡，幸福與痛苦的標準，按他們入場的順序來判斷。

蘇：我們要不要雇個傳話的，還是要我來宣布：大善士阿里斯東的令郎，茲已裁定，至善⑤至正義者，亦爲至幸福者。斯人亦爲在克己上最具王者氣象者；至惡至非正義者，亦爲最痛苦者，斯人則爲對己對國家，最爲專制者。

葛：你自己宣布好啦。

蘇：我要不要再加上一句：「不論其是否爲神人所鑒所察」？

葛：謹遵台命。

蘇：那麼，這些便是我們的第一樁證明，另外還有別的，而且可能頗具重要性。

葛：那是什麼呢？

蘇：第二樁證明，來自靈魂的本性。我們業已把靈魂跟國家一樣，分爲三種原則，我以爲這種分畫，可以提供另一證明。

葛：什麼性質的呢？

蘇：我認爲，這三種原則，相當於三種樂趣，也相當於三種欲求和治理權力。

葛：這是什麼意思呢？

蘇：我們說過，人依恃一種原則求學，依恃另一種發怒；至於第三種形式甚多，卻無定名，而以一般性的形容詞「內斂」來概括說明它，這是因爲它的主要成份是飲、食與其他感官欲求，而這些欲求都特別有力和激烈，再還有愛錢，因爲這類欲求一般都可以藉金錢的助力，得到滿足。

葛：那是不錯的。

蘇：如果我們說，這第三種的愛欲和樂趣，都與「利」有關，我們就能夠依單一的概念，正確地與理性地把靈魂的這一部分，視之爲貪利或愛錢。

葛：我同意你的話。

蘇：此外，情感因素，豈不完全貫注在統治、征服和揚名上？

葛：不錯。

蘇：假使我們把它稱之爲競爭或野心的欲念，合適不合適呢？

葛：合適極啦。

蘇：另一方面，人人都看得出來，知識的原則，完全指向眞理，不像前兩者那樣，計較利和名。

葛：差得遠嘍。

蘇：「愛智」或「受知」是我們可以正確地用來稱呼靈魂的這一部分了？

葛：當然。

蘇：一般情形是，這種人的靈魂由這種原則作主，那種便是那種原則，以此類推吧？

葛：是的。

蘇：那麼，我們在開始時，可以假定人分三種：愛智的、愛榮譽的、愛利的嘍？

葛：完全正確。

蘇：樂趣也共有三種，各爲他們的對象吧？

葛：不錯。

蘇：如果你輪流詢問他們這三種人，哪一個的生活最爲愉快？他們會誇讚自己的，貶損別人的：愛錢的就會以金銀的實際好處，來比較賺不到錢的榮譽和學問的空虛。

葛：沒錯。

蘇：愛榮譽的意見是什麼？他會不會認爲，財富的樂趣是庸俗的，而學問的樂趣，如不能置身通顯，對他豈不就是雲霧胡扯？

葛：一點也不差。

蘇：我們應否假定，哲學家會認爲，跟知道眞理、從事永遠不息的學問、幾近天福的樂趣比較起來，其它樂趣還有什麼價值？他豈不說其它樂趣衹是必

要，意謂如果不是非要不可，他就寧可不要？

葛：毫無問題。

蘇：那麼，既然各種人的樂趣與生活，都有爭論，而問題不是那一種生活較令人敬佩或比較其優劣，而是較多快樂或較少痛苦，我們怎樣才能說得正確呢？

葛：我也說不上來。

蘇：好吧。但標準應該是什麼？還有比經驗、智慧和理性更好的標準嗎？

葛：再沒有更好的啦。

蘇：那麼，想一想。在這三個人中間，哪一位對我們所講的樂趣，具有最大的經驗？在研求基本眞理的本性時，愛利的人所有求知樂趣的經驗，是不是大於哲學家所有求利的樂趣方面的經驗呢？

葛：哲學家比愛利的人强得多。自幼及長，他必然一向都知道其它樂趣的滋味。愛利者在其全部經驗上，並未必然地嘗到——或者，我應該說，縱然他欲求過，大約也不曾嘗過——學習和認識眞理的甜蜜。

蘇：然則愛智者具有雙重經驗，所以較愛利者强得多嘍？

葛：是的，強得太多啦。

蘇：其次，是他在愛名的樂趣上有更大經驗呢？還是愛名者在智慧的樂趣上有更大經驗？

葛：不是這麼説。三者都依其達成目標的程度，得到榮譽。富人、烈士和智者，同樣都有他們的群衆，而他們既都受到崇敬，也就都有愛名的樂趣的經驗。但只有哲學家才能具有真正內在的快樂。

蘇：他的經驗使他能夠較別人更擅於判斷嗎？

葛：更擅長得多啦。

蘇：他是惟一在經驗之外，兼具智慧的嘍？

葛：當然啦。

蘇：此外，那種作為判斷工具的官能，必非貪焚或野心的人所能有，而盡屬於哲學家嘍？

葛：什麼官能呀？

蘇：理性嘛，我們不是說過嗎，裁決要依它為準。

葛：是的。

蘇：而推論是他特有的工具？

葛：當然。

蘇：假使標準是財富和利得，愛利者的頌讚和指責可就一定是最令人信賴的嘍？

葛：那還用說。

蘇：或者假使榮譽、勝利或勇敢是標準，那麼，有野心的人或固執的人所作的判斷，就會是最正確的嘍？

葛：顯然如此。

蘇：但既然經驗、智慧和理性才是評判標準——

葛：惟一可能的推論是，愛智慧、愛理性的人稱道的樂趣，才是最真正的樂趣。

蘇：於是我們得到這個結果：靈魂中知性部分的樂趣，是三者裡最可喜的；我們當中誰有它做主原則的，誰就過最愉快的生活。

葛：沒有問題。智者稱道他自已的生活，必是權威之論。

蘇：法官先生認為，次一種生活，次一種樂趣，是那些呢？

葛：顯然是軍人和愛名譽者。他較愛錢的人更接近自己。

蘇：最後才是愛錢的啦？

葛：一點也不差。

蘇：然則正義的人，在這場衝突中連著兩次打倒了非正義的人。現在要來第三審啦。這一審要獻給奧林匹斯山上的人類救星宙斯。有位聖人在我耳朵旁輕聲說，除了智者的樂趣外，再沒有那麼眞、那麼純的樂趣，因爲其它的一切都只是影子。這總應當是最激烈、最有決定性的回合吧？

葛：不錯，是最大的。但是，你可否解釋一下？

蘇：我擬出題目的細節來，由你回答我的問題看看。

葛：請吧。

蘇：那麼請問：快樂豈不與痛苦相反？

葛：不錯。

蘇：兩者之間，還有一種既不快樂，又不痛苦的中間狀況吧？

葛：有哇。

蘇：你是說介於兩者之間，不啻是靈魂無所歸依？

葛：是的。

蘇：人生病的時候，說些什麼，你記得嗎？

葛：說些什麼？

蘇：什麼東西都沒有健康來得快樂。但他們如不生病，再也不會想到這是最快樂的。

葛：不錯，我記得啦。

蘇：人受到劇烈痛苦的時候。你一定聽到他們說，再沒有比去除痛苦更快樂的啦？

葛：聽到過。

蘇：還有很多其它痛苦，只要停止受苦，就算沒有任何積極的享受，他們就會誇說那是最大的快樂？

葛：不錯，以當時而言，能得到休息他們就高興、滿足了。

蘇：另一方面，愉快一旦終止，這種終止可就是痛苦了？

葛：毫無疑問。

蘇：然則這中間停頓的狀態可說是快樂的，也可說是痛苦的？

葛：似乎這樣。

蘇：但兩者都不是的，能變成兩者都是的嗎？

葛：我想是不能的。

蘇：樂、苦兩者都是靈魂的運動，對不對？

葛：是的。

蘇：但我們已證明，兩者既不是靜止也非運動，而且是介於兩者之間？

葛：是的。

蘇：我們假定沒有痛苦就是快樂，沒有快樂就是痛苦，怎麼可能是對的呢？

葛：就是說呀。

蘇：然則這一切只是表象，不是眞實。換句話說，只有在當時快樂與痛苦的情形相比較時，停止是快樂，痛苦則是與愉快的情形相比較，而這種說法，經由眞快樂的標準加以考驗，就顯得並非眞實，而是一種欺騙，是不是呢？

葛：這是自然的推理。

蘇：你試看沒有先行痛苦的其它樂趣，就不會像你現在這樣想，認爲快樂只是

停止痛苦，或痛苦只是停止快樂。

葛：那些樂趣是什麼？怎樣找到它們呢？

蘇：它們多得很嘛。舉例來說，氣味給予的樂趣很大，而並沒有先行的痛苦。樂趣來之後，消失以後也不會留下痛苦。

葛：一點也不錯。

蘇：那麼，我們切不可隨便相信，絕對的快樂是痛苦的停止，或者痛苦是快樂的停止。

葛：萬萬不可。

蘇：不過呢，經過肉體的刺激達到靈魂的樂趣，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類——它們都是免於痛苦。

葛：那倒是真的。

蘇：未來的樂趣和痛苦，預期也是屬於這種本質囉？

葛：是的。

蘇：要不要我舉例說明？

葛：我洗耳恭聽。

蘇：你會同意，本質有其上、中、下三種區別吧？

葛：我會。

蘇：一個人如果處於中、下程度，會不會料想他在往上爬？中等程度的人，看看他自己一路走來的足跡，假使他不曾見過眞正的上乘世界，會不會以爲，他已經爬到了最高處？

葛：當然嘛，他怎麼會有別的想法呢？

蘇：但如果人家又把他帶回原處，他會猜想，並且是正確地知道，他的程度下降了吧？

葛：毫無疑問。

蘇：這一切都是因爲他對眞正的上、中、下等程度，一無所知吧？

葛：是的。

蘇：那麼，沒有體驗過眞理的人，例如對很多其它事物都有錯誤觀念的人，如果對快樂與痛苦之間的情況觀念錯誤，那麼他們在只要一接近痛苦的事物的時候，就感到痛苦，而且認爲所經驗的痛苦是眞的。並且同樣地，當他們被拖離痛苦，就堅信他們業已滿足和快樂的目標，這是你還會感到奇怪

嗎？他們對快樂一無所知，就錯誤地將痛苦與無痛苦相比較，相當於把黑色和灰色視爲對比色，而不是黑與白相對比——我說，對這種情形，你能感覺奇怪嗎？

葛：不能。我倒寧可對相反的情形感覺奇怪。

蘇：你應該這樣來看這件事：飢餓和口渴是肉體狀態的空虛狀態，對吧？

葛：是的。

蘇：那麼無知和愚蠢就是靈魂的空虛狀態嘍？

葛：不錯。

蘇：食物和智慧是兩者的相關滿足品啦？

葛：當然。

蘇：這種滿足，是較少存在的較眞，還是較多存在的較眞？

葛：顯然是較多存在的啦。

蘇：按你的判斷，哪些事物具有較多的純粹存在——是以生理上的一切物質的存在較多呢？還是那種以灼見、眞知、心靈與各種不同道德爲其本質的，存在較多呢？

葛：與不變的本質有關的存在，當然要純粹多啦。

蘇：不變事物的本質，在知識裡的存在程度，與其在本質裡的存在程度相等？

葛：是的。

蘇：與存在的眞理中的程度也相等吧？

葛：是的。

蘇：相反的，具有較少眞理的也就具有較少本質啦？

葛：這是必然的。

蘇：那麼，一般而言，那些滿足肉體的各類事物，可就較那些滿足靈魂的事物缺少眞理與本質啦？

葛：少得多了。

蘇：肉體本身豈不也較靈魂缺少眞理與本質？

葛：是的。

蘇：充滿較多眞正存在的實際也具有較多眞正的存在，和充滿較少眞正存在的相比較，實際也較少眞正存在的，其存在是更眞實的吧？

葛：當然。

蘇：假使被順應自然的事物充滿是一種樂趣，那麼，凡是讓較眞正存在的充滿的，可以較爲眞正地享受眞正的樂趣。另一方面，較少眞存正在的事物，會感到較少的眞正滿足，只是能享受幻象似的，較少眞實的快樂。

葛：毫無問題。

蘇：那麼，那些對智慧與道德一無所知，經常耽於生理欲望的人，上升下降僅止於中等程度地帶。在這個地帶裡，他們終生來去，漫無目的，再也進不了眞正的上乘世界。他從不往那邊看，也找不到前去的路，既沒有眞正地得到眞正本質的充滿，也嘗不到純粹、持久的樂趣。他們像牲口，眼睛經常往下看，頭俯到地面上，也就是說，他們對養肥、進補和繁殖，這些樂事過分沈溺愛上，他們用鐵製的角和蹄互撞互踢，並且基於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求，互相殘殺。這是因爲他們用以充塞自己的都是欠缺實際的存在，他們存在的那一部分，也是不實際的、無節制的。

葛：蘇格拉底呀，你描述衆人的生活，簡直跟神讖那樣洞燭一切。

蘇：每個人的快樂是摻雜了痛苦的——哪裡有可能不是這樣的呢？這些快樂只是眞實的影子和畫面，因對比而顯得有聲有色，對比卻誇大了明、暗，因

此，它們就在愚蠢的人心裡，種下對它們的瘋狂欲求。大家爭奪它們，猶之斯台西可洛聽說，希臘人出於對眞理的無知，在特洛城爭奪海倫的影子。

葛：那類情形的發生是無可避免的。

蘇：靈魂裡的激情成分，不是必然也會有同樣情形嗎？情感容易激動的人，因情感激動而行動，則不管他是基於嫉妒或野心、激烈或好爭、憤怒或不滿，只要他旨在追求榮譽、勝利一心要滿足他的氣憤，理性與常識，豈不也像這個樣子？

葛：是的，同樣情形，也會發生在情感部分。

蘇：那麼，我們豈不可以很自信地主張，愛利者與愛名者在理性與知識的導引和陪伴下追求快樂，得到智慧所指示的樂趣就會依他們遵循眞理的程度，達到他們可能達到的、最高程度的最眞樂趣。如此一來則可假設，對某人最好的，也就是最自然的，而不啻有了對他們最自然的樂趣。

葛：當然，最好的也是最自然的。

蘇：依照哲學原則，整個靈魂，未經分歧的時候，每個部分都是正義的，並且

各盡其責，各享本身所能享受的最佳、最眞樂趣吧？

葛：一點也不錯。

蘇：但如果另兩個原則有一個占了上風，靈魂便不能達到其本身的快樂，反而強迫其餘部分，去追求一種僅屬影子，也非它們本有的樂趣吧？

葛：不錯。

蘇：它們與哲學和理性的距離愈大，這樂趣也愈是古怪和虛幻吧？

葛：是的。

蘇：距離法律和秩序最遠的，也是距離理性最遠的吧？

葛：顯然是。

蘇：情欲和專制政制式的欲求，如我們之前所見，不是距離得最遠麼？

葛：對呀。

蘇：王道和有序的欲求，不是距離最近麼？

葛：是呀。

蘇：然則專制者的生活，距離眞正或全然的快樂最遠，國王的離得最近啦？

葛：當然。

蘇：但如果是這樣，專制者就過得最痛苦，國王就過得最愉快啦？

葛：應該是這樣的。

蘇：你知道他們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少嗎？

葛：敬請賜教。

蘇：樂趣似乎有三種：一種眞，兩種假。專制者的罪過，在於超越了假的。他脫離法律和理性，而跟某些奴隸性的樂趣聚合，這些便是他的附庸，而他墮落的程度，只能用數字來表示。

葛：這是什麼意思？

蘇：我假定專制者是自寡頭者數來的第三位，而民主者居中，對不對？

葛：對。

蘇：前此我們說的，如果符合眞理，則他的樂趣影像，以眞相而論，就較寡頭者的樂趣遠了三倍。

葛：是的。

蘇：寡頭者是自王道數來的第三位——如果我們把王道和貴族政治視爲同一的——對嗎？

葛：對，是第三位。

蘇：那麼，專制者與眞正幸福的距離，其間隔的數字是三乘三嘍？

葛：顯然如此。

蘇：然則專制式的幸福影子，由長度數額決定後，是平方數字嘍⑦？

葛：當然啦。

蘇：如果你提高其倍數，使平方成爲立方便不難於瞭解，專制者與國王的距離，是多麼的遙遠。

葛：不錯，算術家很容易就能算出來。

蘇：或者，有人從另一端開始，測量國王與專制者在眞正快樂上的距離，他會發現，在乘完了以後，所得的數字，在等距離下前者較後者生活得快樂了七二九倍，後者較前者生活得痛苦了同樣的倍數。

葛：這番核算妙極啦！而正義者與非正義者，在快樂與痛苦上的距離，又是何等地巨大啊！

蘇：卻也是正確的核算，而如果人類關切晝、夜、月、年的話，這數字卻又與人生有何等密切的關係！⑧

葛：是的，人生確實與這些有關。

蘇：那麼如果善和正義的人，在快樂上是如此地優於惡和非正義的人，在人生的合理與美和道德上，他可就更優越得不可計數嘍？

葛：是優越得不可計數嘛。

蘇：我們既到達了論辯的這個階段，不妨再回到使我們之前的話題：不是有人說過，對於名為正義其實在非完全正義的人而言，非正義是得利的麼？

葛：不錯，說過那句話。

蘇：那麼，我們既然已經決定了正義和非正義的力量與性質，就不妨再跟這個人談談。

葛：我們要跟他說什麼呀？

蘇：我們姑且把靈魂比做影像，以便他能夠看到他自己所說的話。

葛：什麼樣子的呢？

蘇：靈魂的理想影像，類如古代神話所做的複合創造，比方獅頭羊身蛇尾噴火獸、石上女怪或是冥府的三頭犬，以及許多其它的東西，都據說是幾種天性聚合在一起的。

葛：人家倒是說有這種結合。

蘇：那麼，你現在就捏出個模子來吧。它是有許多頭的怪物，這些頭圍成一圈，包羅了各種馴順凶野的獸類，是它能夠化生和隨意加以變化的。

葛：你把藝術家的能耐想得太神奇啦。不過呢，語言既然比蠟或類似的東西更容易捏塑，就算有你講的模型吧。

蘇：其次，假設你又捏了個獅子形，再一個人形。第二個比第一個小，第三個又比第二個小。

葛：這工作更容易啦。我按你說的做好啦。

蘇：把它們連在一起，變成三合一吧。

葛：遵命。

蘇：再次，把它們的外形，捏成一個人的形象，好讓看不到內部只看到外貌的人，相信這個怪物只是一個人。

葛：辦到啦。

蘇：對那位主張人從事非正義就有利，從事正義就無利的先生，讓我們回答說：如果他是對的，則他不只是說，對我們而言那個人形怪物有利的，是

它讓那個多頭的怪物饜足；是加強獅子和屬獅子的氣質，而要餓煞、軟化那個人，讓他因而只好由另外兩個形隨意拖來拖去。他不能設法使它們互相熟悉或和諧，相反地，卻應該讓他們廝打、啃咬、互相吞噬。

葛：當然。這正是贊同非正義的人所說的。

蘇：支持正義的人，回答他說；他的言行，應該使他內心的人，沒法取得整個人形怪物完全控制。他監守怪物，要像一位好農夫那樣，培育、修養其溫和的氣質，防止其凶野氣質的成長。他要把獅心部分引回同伴，而在照應全體上，使各部互相結合且跟他自己結合。

葛：是的，這是主張正義的人會說的。

蘇：因此，從不管是樂趣、榮譽或利益各方面來看，贊同正義的人都是對的，所說的都是眞理；而反對正義的人都是錯誤、虛假、無知的。

葛：不錯，從每一方面來看都是這樣。

蘇：那麼，來，讓我們和藹地跟那位非出有心的非正義者講理。我們要對他說：「親愛的先生呀，你對一般高貴與卑賤的事物，有什麼想法？高貴的豈不是以人性控制獸性的，或者說，激起人心裡的神祇氣質的；卑賤的豈

不是以獸制人的。」他大概不免回答「是啊」——他能不這麼回答嗎？

葛：他如果重視我的意見，可就免不了。

蘇：不過，如果他在這個階段同意我們的話，我們不妨再請他回答另一個問題：「那麼，如果一個人接受金銀，其條件是他把自己最高貴的部分交由最卑賤的部分去奴役，他能得到什麼利益呢？誰能想像，如果一個人爲了錢把兒女賣掉爲奴爲婢，特別是買主又是凶狠的壞人的時候，則不論他拿到的那筆錢是多麼地多，他又如何能占到便宜？任何一個毫無悔意的人把自己最神聖的本質，賣給最無法無天、最可恥的買主，則誰能不罵他是可惡的賤人？愛麗菲莉以丈夫的生命爲代價，得到一隻項圈⑨，這個人接受賄賂，卻是爲了遭遇更糟的惡運。

葛：是的，糟得多啦——這是我可以保證的。

蘇：缺乏節制的人，不是因爲他心裡存在的碩大多樣怪獸，得到太多的自由，而一向遭到譴責嗎？

葛：顯然是的。

蘇：當人心中的獅子與蛇成分成長得過分，力量過大的時候，人豈不會遭到傲

慢與暴躁的指謫？

葛：是的。

蘇：奢侈和柔弱也受到指謫，因爲它們使同一個人過分不求振作或軟弱，變成了儒夫。

葛：不錯。

蘇：一個有血氣的動物，受制於目無法紀的怪物，並且爲了他永遠無法滿足的金錢，使他自青年時代就習慣於被踩在爛泥裡，於是本來是獅子本性的，變成了猴子，豈不也受到諂媚和自賤的責罵嗎？

葛：不差。

蘇：低下的行業和手藝，爲什麼顯得不高尚呢？那是因爲它們暗示出較高原則上的軟弱本性嗎？個人不能控制自己心裡的動物，卻要奉承它們，以致他的全部心機，都用於向它們獻媚。

葛：這似乎是理由。

蘇：因此，我們既願意讓他跟最好的人接受一樣的規則，就說，他應該充當至善的，其心中神祇只做主的僕人。這並不是要像傳拉西麻查斯所說，使僕

人受到損失，而是因爲最好人人都讓其內心所有的神聖智慧爲其主宰。如果這是不可能的，那就要受制於外在的權威，以便我們全體都能在可能範圍內，受到同樣的管理，成爲平等的朋友。

葛：不錯。

蘇：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這一點正是法律的意旨，而法律是整個城邦的盟友。這一點還可以從我們對孩子的權威上看出來。我們如不能在他們的心裡，建立類似國家結構的原則，並以培養這種較高等的方式，來在它們心裡造出我們所有的保護者與統治者，就不能准許他們自由。這些辦到以後，他們就可以從心所欲啦。

葛：是的，法律的目的很清楚。

蘇：那麼，我們能以什麼觀點及理由，來說人可以因不義、無節制或其它卑鄙氣質，而得到利益呢？儘管他可以用其邪惡，取得金錢權勢，非正義等等，卻使他成爲惡人呀。

葛：從那個觀點說都不能。

蘇：縱然他的不義沒被發現與懲罰，他又能有什麼好處？行爲不被發現的人，

只會愈來愈壞，被發現和受到懲罰的人，卻可以使他天性中桀傲不馴的部分沉默與人情化，他心中溫柔的部分得到自由，他的整個靈魂都因有了正義、節制與智慧而達到完美與高貴，其程度是肉體雖接受美、力量與健康的稟賦，卻是再也不能達到的。比較之下，靈魂較肉體更令人尊敬。

葛：當然。

蘇：爲求達到這種高貴的目的，明理的人會獻上畢生的精力。首先，他會崇敬那些把這高貴本質深印在他的靈魂上的學問，而漠視其它的學問，是嗎？

葛：顯然是的。

蘇：其次，他要規律他的身體習慣與訓練，而他不僅不會向獸性、非理性的樂趣低頭，甚至把健康也視爲次要的事。他的首要目的，不是英俊、強壯或健康，除非他能夠因此得到節制，而是要欲求正其本身，以圖維持靈魂的諧調。是不是呢？

葛：只要他心裡有真正的快樂，當然要這樣。

蘇：在取得財富上，他還要遵守秩序和諧調的原則。他不肯讓自己受世人愚蠢的喝采所眩惑，或累積財富而使自己遭受無窮的禍患。

葛：當然不會。

蘇：他要注視自己心裡的城邦，殫精竭慮，不使任何動亂發生（例如那些可以由過富過窮所引起的）。他會依據這個原則，來規律他的財產，取予都以自己的能力爲準。

葛：一點也不差。

蘇：爲了同樣的理由，他會愉快地接受和享用他認爲可以使他成爲更好的人的榮譽。但那些公私榮譽中可能攪亂他的生活的，他就要避免吧？

葛：如果他的動機是這樣的，那麼，他就不會是政治家啦。

蘇：他絕對會的，在他所屬的城邦裡，他一定會市政治家的，雖然，除非他得到神聖的召喚，他或者不肯在自己的國家執政。

葛：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說，他會在我們締造的國家裡執政，而這個國家只存在於觀念裡。我相信，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沒有這麼個國家。

蘇：我認爲：在天上有這個國家的典型，凡希望它的人都能看見它，看見它的，也就可以把自己的家秩序化。不過，不論這種國家是否存在，或將來

會否成爲事實都無關緊要。人會照著那座城邦的方式來生活，而不理會其它城邦。

葛：我也這樣想。

注釋

①指具有黑膽汁者，亦即抑鬱的人，惟抑鬱顯爲與衆不同的人常有的特徵。亞里斯多德說，凡是在哲學、政治、文學或技藝上超群的人，都是憂鬱的。

②回答自知答案，卻要把問題問人的人的用語，是帶俏皮話味的玩笑語。

③另兩種別本抄本支持的說法是：「……作爲法官的意見……」或「……宣判刑責的意見……」

④指悲劇、喜劇競賽時的分類方式。

⑤以阿里斯東（Ariston—最佳）的名字取笑的雙關語。第三種，形式甚多，卻無定名，而以一般性的形容詞「肉欲」來概括說明它，這是因爲它的主要成分是飲、食與其它感官欲求，而這些欲求都特別有力和激烈。再還有愛錢，因爲這類欲求一般都可以藉金錢的助力，得到滿足。

⑥Stesichorus（歌隊統領）是衆人上給他的尊號，本名Tisias，西西利人，活躍

於公元前六三〇年間。據説他因爲寫詩嘲笑海倫爲特洛競爭的禍水而目盲，又因寫了一首悔過的抒情詩而復明。他被尊爲希臘抒情詩的荷馬，另有人傳説他是荷馬的化身。

⑦ 蘇格拉底在此處把專制者與王道者的快感，比喻爲實質幾何圖形，以利了解。第一步是線，來自兩種快感的兩點之間的距離。蘇氏以反諷的方式稱之爲「平面」，因爲其長度爲九，由兩個原素（３×３）構成，僅可以表示長與寬。以術語來説，平方數字可稱爲「平面數字」。這「平面線」再經平方、立方，其結果是立體，其數字是七二九。至於蘇氏爲什麼選擇這個數值，或是他爲什麼用乘法而不用加法，或是爲什麼一定要產生立體，則除非在這種早期的以數學説明人類情形的企圖裡，他希望所得數值，愈大愈好，可就無從索解。

⑧ 蘇氏以前的，畢達哥拉斯派哲學已核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天又半。設若夜晚的與此相同，則其和爲七二九。此人還主張，「大年」應有七二九個月。蘇氏或者暗示此説。但七二九究竟如何表現年數，也是無法知道的事。

⑨ 她接受了伊底帕斯王的叛子的賄賂，迫使其夫參加攻庇比斯的戰爭，這便是有名的七雄爭城記。她丈夫因而陣亡他鄉，她則被兒子殺死。

勁草叢書 67
聖哲四傳 3
蘇格拉底

著者 南 風
文字編輯 姚文雀／廖妙珠
美術編輯 林姿秀

發行人 陳銘民
發行所 晨星出版社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20 FAX:(04)3597123
E-mail:morning@tcts.seed.net.tw
郵政劃撥：02319825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甘龍強 律師
印刷 耀隆印刷廠
初版 中華民國88年2月28日
再版 中華民國88年6月10日 三刷（6001-8000）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9號4F之9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19 FAX:(04)3595493

定價 2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687-1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格拉底／南風著；.－－初版.－－臺中市：晨星發行；臺北市：知己總經銷，民87
面；　公分.－－（勁草叢書；67）
ISBN 957-583-687-1(平裝)

1.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傳記
2.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學術思想-哲學

141.28　　87011504

蘇格拉底

西元前三三九年春末，
雅典法庭因爲蘇格拉底的學說，
有鼓勵年輕人邪思異想的嫌疑，
宣佈了他的死刑。
蘇格拉底面對命運中無法逃離的災厄，
只說：「你們若殺了我，就很難再找到像我這樣的人。
我是神賜給這個城邦的牛虻。
牛因肥大而懶惰、遲鈍，
需要牛虻的刺激；
神把我賜予你們，
你們卻像一個沈睡中突然被喚醒的人那樣，
大感憤怒、惱火，
恨不得立刻置我於死地。
從此，你們的餘生就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
這個鬱鬱不得志的哲學家，
一生中有不少遭時人與後人誤解之處，
但他始終執著於眞理的探求，
就算被指爲邪端異說也不以爲意，
本書以詳細的篇幅，
介紹了蘇格拉底的思想及其行徑，
使讀者彷如處於那樣一個
箝制思想、哲思飄渺的時代，
親眼觀察蘇格拉底的一言一行，
體驗他以生命[illegible]理的一生。

ISBN 957-583-687-1
00099
9 789575 836870
晨星出版 NT:99

經典
推廣

精神書局
高價回收舊書
TEL: 2385 7371
$ 15.00